

# 杏花

Almond Flowers 2010, Vol. 4  
二〇一〇年第四期 总第十四期

冬季号



神的全球城市宣教  
洛桑事件访谈录  
我们为什么是家庭教会  
在通往洛桑会议的路上  
普世教会传扬整全的福音直到地极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王勃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 卷首语



第三届世界洛桑宣教大会已经告一段落，但本次大会对于中国教会的影响却会长远持续。虽然中国教会的参会者没有能够整体赴开普敦参会，但我们相信，中国教会却以未能“到场”的方式参与了这次洛桑大会；以缺席的方式“在场”于整个开普敦会议。虽然一些参会者只走到了机场，离开普敦还有千山万水，但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与世界其他基督的教会、与所有从世界各地去的弟兄姊妹相连在一起。

当然，这次中国教会的参会者未能赴会，相信也有神的许可。在他奥秘的旨意中，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寻求和反省的地方。中国参会者本想把这次大会当作是中国教会在世界教会面前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但现在，事实显露出中国教会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走向世界宣教的路途上，还有很多功课需要学习。

这次中国教会已经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不同类型家庭教会之间的彼此接纳、支持与连接。借着这次洛桑大会的筹备、代表的推选，各地区的传统型教会、团队型教会、城市新兴教会及专业团体在耶稣基督这位教会元首里，在要同心回应世界教会借宣教士带给中国教会无数恩典这个心愿上，在要合意将福音传向地极的大使命中，走到了一起，一同见证了本次大会所要求的在基督里的合一：“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或作“全”）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弗2:20—21）

但中国参会者被阻也将中国教会一个长久以来让人心痛的分裂再次显明出来。六十年过去，不少人以为这个分裂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这次事件却让我们看到，作为基督耶稣的教会，若不是“被建立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不管时间过去多久，各房都无法联络得合式。造成中国教会分裂的，既不是本次国际洛桑大会组委会，也不是这些被阻的中国参会代表，而是那干涉中国信徒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权力，以及依附并效忠这种公权力的“三自”组织。六十年来，正是这种非教会性的官方行业组织像一个插入中国教会的楔子一样造成了中国教会的分裂。这个非教会行业组织不仅使“三自”下的地方堂会失去法人地位，掳去其自治与自传的权柄，占有其自养的教会资产，同时也意图如此地控制整个家庭教会，从而作为中国教会的代表，使中国教会不是连于元首基督，而是连于拥有世俗公权力的凯撒。

愿神怜悯中国教会。我们不知道中国教会的这种分裂何时才会结束，但我们知道，只要连于元首基督，认识神的儿子，中国教会必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相信，有一天中国教会必以其长成的身量出现在世界教会面前，在“整全的教会把整全的福音传向整个的世界”这个大的使命中承担她当承担的责任。

本期主题是“洛桑事件”。我们知道，反思洛桑事件对中国教会的长远影响还需要时间，但我们相信，把现在所经历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正是这种反思的良好开始。但愿中国教会在经历洛桑事件后有更好的成长。■





# 目录

## 卷首语

### 真理讲台

- 3 ▶ 《洛桑信约》讲解节选/约翰·斯托得 孙毅译
- 5 ▶ 神的全球城市宣教/蒂莫西·凯勒

### 洛桑会议

- 12 ▶ 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筹备大事记/李继 整理
- 15 ▶ 致洛桑会议的信/天明执笔
- 18 ▶ 洛桑事件访谈录/本刊编辑部
- 29 ▶ 洛桑会议日志/Maria
- 38 ▶ 洛桑会议札记/王东
- 49 ▶ 洛桑中国参会者通信选录
- 52 ▶ 我们为什么是家庭教会/王怡
- 55 ▶ 在通往洛桑会议的路上/魏洪
- 57 ▶ 被看护日记选/明义

附:

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应邀代表的公开信

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应邀代表的代祷信

### 神学思考

- 64 ▶ 普世教会传扬整全的福音直到地极/洛桑神学工作小组
- 73 ▶ 洛桑会议与政府宗教政策分析/张守东
- 82 ▶ 洛桑事件后守望教会与政府关系走向/曹志
- 94 ▶ 参与书写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想像/宋军

### 灵性操练

- 97 ▶ 你清理自己了吗? /孙毅

### 敬虔生活

- 100 ▶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记“访民”老康/苏小树
- 103 ▶ 跟从主耶稣，在侍奉中成长/樊春良

### 读书沙龙

- 110 ▶ 耶稣政治学? /许宏
- 115 ▶ 浅评《多元社会中的基督教》/临风
- 121 ▶ 苦难是尊贵的——读《全备关怀的牧养之道》/小雪

### 文化透视

- 124 ▶ 这是新互联网革命的前夜? /许宏
- 128 ▶ 不自由的公司/文峰

### 艺术广角

- 132 ▶ 如此“能不忆江南”——远行记忆之六/姜原来
- 140 ▶ 寻找溪水边书屋/章以诺

### 读者之声

- 143 ▶ 读者反馈

- 封三 ▶ 主爱在中国(简谱)



编辑

《杏花》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出版

本刊浏览及下载网址:

<http://www.xhjournal.cn/>

投稿邮箱

[xinghua2007@gmail.com](mailto:xinghua2007@gmail.com)

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 《洛桑信约》讲解节选<sup>1</sup>

文 / 约翰·斯托得 (John Stott) 译 / 孙毅

神赋予每个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和平、公正与自由，使教会可以顺服神、服事主基督、不受干涉地宣扬福音。所以我们要为国家的领袖们祈祷，并且呼吁他们根据神的旨意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声明确保思想与良知的自由，以及实践和传扬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也深切地关注那些遭受不公正囚禁的人，尤其是那些因着为耶稣作见证而受苦的人。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自由而祈祷并付出努力；同时，我们也不因他们遭迫害而胆怯。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不管会付上多大的代价，都要反对不公正的事，并且忠于福音。我们也不可忘记耶稣的警告：逼迫是不可避免的（提前2:1—4；徒4:19,5:29；西3:24；来13:1—3；路4:18；加5:11,6:12；太5:10—12；约15:18—21）。

——《洛桑信约》十三节：自由与逼迫

魔鬼不满足于将罪与过犯带到教会中来达到他的企图，他还会从外部攻击神的教会，或者是通过身体逼迫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设立限制性条例的方式，来阻止教会的事工。因此，《洛桑信约》的十三节：自由与逼迫，勇敢地抓住了非常棘手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问题。它表明，其中的每一方都对另一方负有责任；在援引《提摩太前书》2:1—4的基础上，这节阐明了双方的责任。

对政府一方，神赋予它的责任是维护和平、公正与自由，好“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2节）。在这样的条件下，使教会可以顺服神、服事主基督（西3:24：“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没有一个已经认耶稣是主的基督徒会同时宣称：凯撒是主；参见可12:17），不受干涉地宣扬福音（隐含在3、4节中，参见，徒4:19；5:29）。

教会同样对政府负有责任，特别在于我们要为国家的领袖们祈祷（1、2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教会不可停止这样的祷告。并且，她还负有一个责任，就是尽其可能地成为所在国家的良知，提醒他们的领导人，其所拥有的角色是来自神的。因此，我们不只是为了我们的领导人去呼求神，我们也当呼吁我们的领导人，呼吁他们确保思想与良知的自由，以及实践和传扬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自由已经被写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并被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明确接受，当时只有八票弃权。

在这个《世界人权宣言》中，第18款这样写道：“每个人都拥有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他可以改变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如下的自由，即或个人或在群体中，或公开或私下，通过教导、实践、敬拜或仪式来表达其宗教信仰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保证这些自由乃是符合神的旨意，因为神设立政府，就是为了惩治罪犯，而褒奖善良的公民；既不限定合法的自由，也不会欺压无辜之人（罗13:1节以下）。

在分别描述了教会与国家相互的责任后，本节转向了对逼迫所造成后果的关注。我们也深切地关注那些遭受不公正囚禁的人。我们不把他们称为“良心犯”，因为某些人的良心还是太扭曲以致不能够成为可靠的引导。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不如说是这样一些专制的牺牲品，他们既没有做什么坏事也没有带来任何的损害，而只是因为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是行了在上述自由范围中的某些行为，而被不公正地囚禁。在这些人中，我们所关心的尤其是那些因着为耶稣作见证而受苦的人（启1:9）。我们已经被命令不只是一要纪念他们，

甚至是“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来13:3）。这里单是同情还不够，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自由而祈祷并付出努力（参见路4:18）。

还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到，那就是我们也不因他们遭迫害而胆怯。逼迫者总会以为，他们能够运用暴力来达成他们的意愿，来摧毁教会。但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并且永远也不会成功。尽管我们知道人是脆弱的，但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不管会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反对不公正的事，并且忠于福音。确实，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没有付过什么代价，但我们要认识到暴政出现的可能性，认识到逼迫在当下尚为自由的家中出现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也不可忘记耶稣的警告：逼迫是不可避免的（参见太5:10—12）。<sup>1</sup>

1 摘自约翰·斯托得著，《洛桑信约——讲解与注释》，ed. by John Stott, *Making Christ Known*,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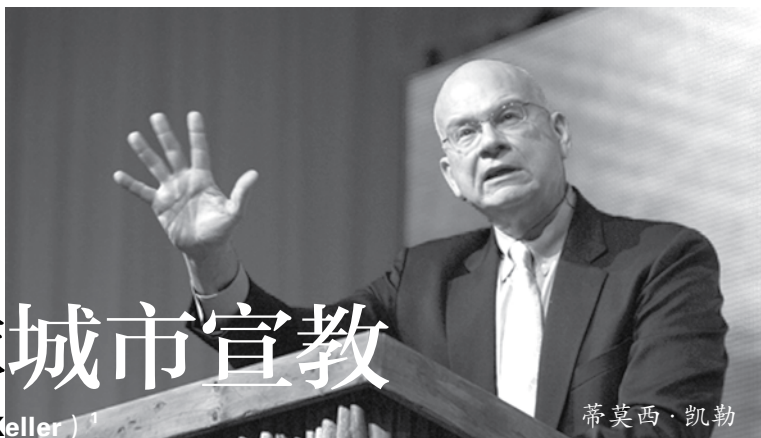




# 神的全球城市宣教

文 / 蒂莫西·凯勒 (Timothy Keller)

蒂莫西·凯勒



## 一、什么是城市？

今天城市的定义几乎完全基于人口规模。较大的人口中心叫“城市”，小的叫“乡镇”，最小的就叫“村庄”。然而，这是我们目前的习惯用法，不可以推及圣经上的术语。希伯来语中表示城市的主要用词的意思是被防御工事或城墙所包围的任何人类居住地。古代多数的城市人口只有1000—3000人，圣经中的“城市”与其说是指人口数量，不如说与人口密度有关。《诗篇》122:3就提到这种密度：“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连络整齐”原词的意思是彼此紧密地缠绕和连接在一起。在一个由防御工事围起来的都市里，人们彼此住得很近，房屋鳞次栉比，街道紧密相接。事实上，古代多数城市的占地估计在5—10英亩之间，平均每英亩约240个居民。相比之下，当代纽约市的曼哈顿区每英亩土地上平均下来却只有105个居民。

因此，在古代，城市就是今天可以称作具有“综合用途”、并可以依靠步行来生活的人类居住区。由于城市人口稠密，城市里面有居住区和工作区，有买卖区，有从事和享受艺术的地方，还有敬拜神和寻求公正的地方，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步行能够到达的距离

内。古代的乡村和村庄是不可能具备以上所有功能的，而在我们现代社会，所谓“郊区”则有意避免建成这种居住模式。郊区是明确要建成单一用途的区域——所以，居住、工作、娱乐和学习的地方彼此分开，只能开车到达，而且通常需要穿过步行主义者所不喜欢的区域。

城市之所以是城市，就在于一个“近”字。城市把人聚集在一起，并因此也把居住区域、工作场所和文化机构都聚集在一起。城市也创造了街道生活和集市，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带来了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频繁的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和交流。这就是圣经作者谈到“城市”时所指的意思。

## 二、圣经中的城市宣教

### 1、耶路撒冷

旧约早期，城市对于救赎的重要性在于耶路撒冷本身就是城市社会的典范——“为全地所喜悦”（诗48:2）——向世人展示出以上帝为主的人类生活是什么模式。有不少圣经学者都提及那个时代宣教工作的“向心”流动：上帝吸引万民来城里看他彰显于以色列的荣耀，看他所造的圣洁的族类——他们的集体生活

也向世人展示出上帝的品格（申4:5—8）——并借此呼召万民来相信他。然而，《约拿书》奇妙地预示着一个振聋发聩的大转变，那就是“离心式的”新约宣教：新约乃是把信徒从耶路撒冷差出去，差到世界中去。旧约的众先知当中，唯有约拿被差往异教城市去，呼召那城悔改。神最后所说的一句话可谓击中人心：上帝呼召约拿去爱尼尼微这座异教大城，是因为那里居住着为数众多的灵里瞎眼的人（拿4:10—11）。

## 2、巴比伦

上述由向心到离心的发展在以色列被掳之后进入到另一个阶段。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生活在这个邪恶而嗜血成性的异教城市。信徒跟这样一个地方有什么关联呢？信徒对这城当有怎样的立场呢？《耶利米书》28—29章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要点：神吩咐他的子民“生养众多，……不至减少”（耶29:6），以此来保持他们与世人迥然有别的共同体身份并在异邦之地继续增长。但是，神也让他们在那里安居，参与那座大城的生活。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田园，而最突出的是，神呼召他们要服事那座城，要“为那城求平安”，并“为那城祷告耶和华”（耶29:7）。他们不仅要在城里的犹太人区增添本族的人数，也要使用自己的资源使那城同得好处。

这真是很好的平衡！地上的城与上帝之城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然而上帝之城的公民必须在地上的城里作最好的公民。神呼召犹太被掳之民服事异教之城，使那城同得好处。其实神也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服事异教之城、为那城谋好处，这也是神子民兴旺繁荣的最佳可能的途径——“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7）。神所关心的，仍然是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并建立他的子民，而这正是后来所成就的事。由于犹太人进入并

为这座异教大城求平安，他们才积累了最终返回故乡重建家园所必需的影响和力量优势。而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犹太人仍然作为一个世界性、国际性的民族分散在地上众城之中，这些城在耶稣到来之后成了传播基督信息的关键基地。

## 三、寄居者

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模式也应当成为教会在世界的模式呢？是的。被掳后的以色列不再以一个拥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共同体和反主流的文化形式居住在其他民族之中。这也正是教会现在的形式。彼得和雅各都承认这一点，他们在书信中称呼信徒为“散住”（雅1:1）和“寄居”（彼前1:1）的。彼得两次使用*parapidemois*——意思是“外侨”——来表示寄居的意思：他们住在某一国，但他们既不是本国人，也不是过路客。

彼得呼召基督徒也这样住在异教社会中，叫别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但他也警戒他们要做好受逼迫的打算（彼前2:11—12）。《耶利米书》29章显然与彼得的话遥相呼应。跟犹太被掳之民一样，基督徒寄居者也要参与所在城市的生活，为城里的居民谋福利，而不是去征服他们或者对他们视而不见。信徒应当做好准备，他们周围的社会一方面会敌视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和服事，另一方面也会被他们所吸引。彼得的意思是，信徒的好行为至少会使得某些异教徒归荣耀给神。

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在他就《彼得前书》所写的一篇文章“软区别”中表明，彼得所预见到的这种张力（受迫害与吸引人，传福音与服事人之间的张力），并



不完全符合历史上基督与文化关系的任何模式。彼得认为福音总是非常令人讨厌，永远都不会被世界完全包容或接纳。这不像那种倡导文化转型的关系模式，也不像那些类似于基督教国家的政教合一的模式。一些福音派信徒和传统的基督徒希望看到一个本质上属基督教的文化，彼得的话对他们提出了警告。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模式则只强调传福音，对于基督信息是否能影响文化态度则非常悲观。对此，《彼得前书》2:12以及耶稣在《马太福音》5:16的话都预先指出，基督徒的信心与行为的某些方面在任何异教文化中都会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将会影响人来赞美和荣耀神。

#### 四、撒玛利亚城和地极

教会也是作为一个世界性且分散的会众团契存活于世，就像寄居的以色列人那样。在《使徒行传》8章，我们看到神强制性地要把基督徒从耶路撒冷赶散出去，结果却极大地推进了基督徒的宣教事工。他们立刻到了撒玛利亚城。这是一个犹太人教导他们的孩子要鄙视的城，就像约拿鄙视尼尼微或犹太人鄙视巴比伦那样。然而，已经被福音改变了的基督徒，不像那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先知，也不像寄居的以色列人，他们立刻在撒玛利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宣教运动（徒8:1以下）。

最后我们来看初期教会阶段。我们看到，神为救赎世人的宣教工作，不再以哪个特别的城市（如耶路撒冷或巴比伦）为中心，世上所有城市都至关重要。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往雅典去，那里是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知识中心。在《使徒行传》18章，他旅行到哥林多，那里是整个罗马帝国的商业中心之一。在《使徒行传》19章，他来到以弗所，

那里也许算是罗马世界的宗教中心，因为那里是很多异教崇拜，尤其是皇帝崇拜的轴心，仅这一座城里就有三座皇帝庙。到《使徒行传》的结尾，保罗终于来到罗马，那里是帝国的权力首府，当时世界的军事和政治中心。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总结说：“看起来保罗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有意从一个战略中心城市转移到另一个战略重心城市，那就是他的策略。”保罗得着城市，也就得着了整个社会。他在写给歌罗西教会的书信中证实了这一点。在信中，保罗跟进吕吉斯谷诸城——老底嘉、希拉波立、歌罗西——的门徒（西4:13—16）。其实保罗本人从来没有去过那些地方，那些门徒很可能是通过以弗所教会的传道而归信的。把福音信息在中心城市铺展开来，你就得着了整个地区和整个社会。

城市事工之所以如此有效，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城市对赢得某一种文化至关重要。在乡村，你也许会赢得一两个律师归向基督，但要赢得整个法律界职业人士，你就必须进到那些拥有法律学校、法律刊物出版社等机构的城市里去。

（2）城市对赢得全球至关重要。在乡村，你只能赢得居住在那里的单个族群归向主，但要想一次把福音传到十个、二十个新的族群/语言中，你就必须到城市去。在那里，你可以借着一种地方通用语得着所有这些族群/语言的人。

（3）城市对赢得个人至关重要。我想说的是，城市是叫人躁动不安的地方。乡村和村庄的特点就是稳定，那里居民的生活方式更加一成不变。而城市因其多样性和高强度的生活，对新事物也更为开放——例如对福音！城里人到处被人——像自己的人以及不像自己的人——包围，而且流动性要大得多，因此，城里人对改变或归信的态度比其他任何一种

居民都更为开放。无论他们是因何故搬到城市，一旦他们来到这里，生活的压力和多样性都会让哪怕最传统、最不友善的人也对福音敞开心门。

初期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城市运动，在大多数乡村人还是异教徒的时候就赢得了罗马的城市人口归向基督。然而，正是因为基督信仰抓住了城市，它也最终抓住了整个社会，这向来都是一种必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在《基督教的兴起》中阐述了该观点：“城市里充满了无家可归者和穷困潦倒者，就此而言，基督信仰提供了仁爱与盼望；城市里充满了初来乍到者及异乡人，就此而言，基督信仰提供了人与人相连的直接基础；城市里充满了无依无靠的寡妇与孤儿，就此而言，基督教提供了全新的、更宽广的家庭之感；城市因种族暴力冲突而四分五裂，就此而言，基督信仰为建立社会和睦提供了新的基础。……但在多个世纪中，人类都在缺乏基督教神学或基督教社会体系的支撑中忍受着一次次灾难。所以我绝不是说古代世界的苦难导致了基督教的出现，我想要证明的是，基督信仰一旦出现，它在对付这些社会痼疾方面的优势很快就一证自明，并在最终的胜利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因为基督徒]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城市运动，而是一种新文化。”

基督徒宣教赢得了古希腊—罗马世界，因为它先赢得了城市。社会精英固然重要，但基督教会没有仅仅关注在他们身上。那时候跟现在一样，城市里充满了穷人，而城市基督徒对穷人的委身是有目共睹、引人注目的。基督徒一方面赢得社会精英，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与贫穷的人认同，从而借着城市改写了历史，也改变了文化。理查德·弗莱彻（Richard Fletcher）在《野蛮人的归信》中表明，在公元100—1500年之间，也就是基督徒向欧洲宣教期间，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 五、当今的城市宣教

### 1、城市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1950年，世界上只有纽约和伦敦这两个世界性城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然而到今天，这样的城市已经有二十多个——其中十二个城市在最近二十年里才出现在排行榜上——并且还会出现更多。世界城市在经济与文化上变得越来越强大有力；城市是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经济、社会、技术交流的基地。技术/通讯的革命，意味着世界大城市的文化和价值观正被传递到全球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当中。比如：爱荷华州甚至墨西哥的孩子变得更像洛杉矶或纽约的年轻人，而不像本地的成人。未来世界的秩序将是一种全球性、多文化、以城市为中心的秩序。文化和生活是一个整体，世界城市在决定这一整体的航向上正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甚至在世界上像欧洲和北美这样城市的规模并没有增长的地区也是如此。

世界城市之所以对宣教如此重要，还有第二方面的原因。迅速发展的城市中有成千上万的新移民，这些人对待福音的态度比他们进入城市之前要更为敞开。首先，他们从传统环境中被连根拔起以后，对新观念和改变一般都更开放。其次，他们极其需要帮助和支持来面对城市生活中道德、经济、情感和属灵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从前在农村的亲戚关系和人际网络变得微弱或缺失，而通常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所提供的服务里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另一方面，教会则提供了可以帮助他们的共同体，一个新的属灵家庭，还有使人得自由的福音信息。“任何群体和个人，只要能满足新的城市人口的这些需要，只要能立刻喂养他们的身体，滋养他们的灵魂，就有大量的果子在前面等着他们去摘。”



## 2、教会需要处境化

然而，城市宣教面临一个巨大障碍，这障碍不是在城市自身之内，也不是在城市居民中间，而是存在于教会内部。绝大多数福音派教会和教会领袖的观点通常与城市无关，甚至是反城市的。很多事工方法都是在城市外面打造出来，然后简单地输入到城市，而很少考虑到这种方法其实在城市居民与福音信息之间竖起了不必要的障碍。这样的传道人如果进入城市发展事工，会发现传福音很困难，很难赢得城市人归向主。此外，他们也会发现很难预备基督徒在一个多元化、世俗化、文化蕴含丰富的环境中生活。正如圣经需要翻译成读者的本地语言，同样，福音也需要以城市居民能够明白的方式体现和传播出来。对于城市来说一个处境化和本土化的教会有哪些特征呢？

从事城市事工者都知道，不同种族或民族、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然而所生活的地方更具同质性（或者在文化上比大城市更具同质性）的人群，往往看不到他们的许多看法、习惯只不过是他们那个种族或阶层所特有的。总之，城市教会的领袖要想有效地开展事工，就必须接受更多的教育，了解不同族群、阶层、种族及持不同信仰的人们的看法和情感。城市人都知道，两个不同族群的人往往使用同样的词，表达的意思却大相径庭。所以，他们若要谈论不同族群在看法上会迥异的问题时，就会非常谨慎和小心。

其次，信徒需要明白如何在参与艺术、戏剧、商业、金融、学术知识以及政府和公共政策领域的活动的同时，在教会的大墙之外持守他们的信仰。但传统的福音事工在这一点上往往帮不上信徒什么忙。倘若远离大城市，倒是比较可能生活在隔绝的小天地里，参加一些大都在晚上或周末举行的门徒训练活动。

但在城市里就行不通，城市人毕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职场上奔忙或处于长时间的工作中。

第三，绝大多数福音派教会在其所处的整体文化中属于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人重视隐私、安全、同类相处，看重情感生活、空间、秩序和控制。相比之下，城市里却充满了那种讽刺挖苦、急躁不安和喜欢多样性的人，这些人更能容忍模糊不清和混乱无序。如果教会牧者非但不能在城市文化中起作用，反而在城市中又弄出一种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宣教士混合体”，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无法向外影响人，无法领人归主，也无法把周围的人纳入他们的邻舍之中。

第四，非城市教会通常处在功能运行良好的社区环境中，也就是社会结构稳定或至少完整的地方。然而，城市环境远比其他环境复杂。因此，从事城市事工者若想工作有果效，就要学习如何分析这些环境。此外，城市教会诠释他们所处的环境时，不只是为了确定传福音的目标群体，尽管这的确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他们还要设法使环境变得更健康、更安全，成为更人性化而且适合居住的地方。这正是本着《耶利米书》29章的精神，为城市谋福利。

传统的自由派教会往往单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待宣教，他们的目标是使城市成为更公义、更人性化的社会，其方式是努力追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公义以及共同利益。这只对了一部分。传统的保守派教会则往往单从教会增长的角度来看待宣教，他们的目标是使城市里上帝的教会成长并增加，其方式是使归信者的数量增长，从而使教会的能力也增长。这也只对了一部分。上述两方面必须结合起来，因为任取其一的结果必然都是萎缩。一方面，如果没有新信徒的持续流入，以及他们因经历到新生的恩典而改变且得到能力，教会就无法真正服事所在的城市；另

一方面，如果教会里充满了那类忽视或敌视邻舍共同利益的人，教会的增长也会戛然而止。一个教会如果只对信主家庭的人“行善”，而不是对“众人”“行善”（加6:10），就会（理所当然！）被看作种族或宗派分子。不信的人如果没有“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就不会归“荣耀给神”，至少不会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讽刺的是，如果城市教会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传福音当中，却无人透过服事去满足城市的需要，那么，传福音的效果就会差很多。经历恩典必然导致倾倒生命，用行动去服事贫乏人（赛1:10—18, 58:1—10；雅2:14—17）。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应当透过服事去满足那些贫穷的“寄居者”——可能是非信徒的外邦人——的需要，因为他们也曾在埃及寄居，而神拯救了他们（申10:19）。每一次经历恩典，都应当使我们特别地爱我们那些贫穷却还未归信的邻舍。

从圣经上来看，人若借着别人传福音而经历了得救的恩典，就会受感动而把自己的财富全部拿出来与人分享，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如果这世界看到这样的分享，看到“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徒4:34），教会见证福音时就会更加有力（徒4:33）。因此，行公义和传恩典是相辅相成的，在基督徒个人经历中是如此，在城市教会的服事与果效上也是如此。

### 3、赢得城市需要运动

要想赢得整个城市，只有几个有影响力的教会，甚或突然冒出一股复兴的能量或大量新的归信者，都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用福音改变城市，需要一场自我持续、能自然增长、以教会倍增为核心的事工和网络结构的运动。

那是怎样的呢？基督徒以服事的姿态生活在城市中。新的企业、非盈利性机构或多或少更新了他们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信徒把信仰与工作融合为一体，使每一份职业都

成了国度的活动。校园事工和其他福音机构有机地产生新的基督徒领袖，他们留在城市，进入各教会和网络结构中。人们运用他们的能力、财富和影响力，为处在社会边缘的其他人谋益处、推动事工及建立新教会。教会和个体基督徒支持并且投身于艺术。让我们来逐一探讨。

（1）新兴教会是这些福音生态系统的核心。新兴教会为基督徒团体和网络提供属灵的氧气，这些基督徒几十年来从事着沉重的更新和救赎城市的“举重”工作。新兴教会是门徒训练和信徒倍增的主要集结地，也是带动所有事工的财务动力。因此，这个生态系统是大量新兴教会的集合。这些教会必须以福音为中心；以城市为本；注重宣教/传福音；平衡发展，不断成长；以多样化的形式自我复制；跨传统、跨种族/阶层。这就是福音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核心。

（2）该生态系统也培养能得着特殊人群的传福音网络和系统。校园事工作为培养新领袖的引擎，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除此之外，非常有效的针对特殊人群的其他福音机构常常也是必要的，可以分别得着精英阶层、穷人、穆斯林、印度教徒以及其他特殊文化/宗教群体。

（3）专业领域（例如商业、政府、学术、艺术和媒体等领域）内部的文化领袖所组成的网络和组织也是这个福音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至关重要，这些人必须活跃于教会，教会则精心训练他们，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应对公共生活。这些领袖还须在各自的领域内部彼此连接和彼此支持，催生新的文化机构和思想学派。

（4）由基督徒成立和发起、为城市的平安尤其是穷人的平安效力的机构和创启事工，也是该生态系统的标志。必须培育成百上千个新的非盈利和盈利性的公司，来服事每一



个社区、每一组需要的人群。此外还有联合协作的教会联盟与教会机构，它们要服事基督徒家庭和个人，从长远角度支持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例如学校、神学院以及其他能够帮助跨代基督徒、使他们能够维持城市生活的机构）。

（5）除此之外，这种生态系统还有交叠式的城市领袖关系网。具有影响力且拥有资源的教会运动领袖、神学家/教师、机构带领人以及文化领袖和活动资助人彼此认识，并为整个城市提供异象和方向。

## 六、临界点

孤立的事件或个体机构如果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形成一场不断成长、自我持续的运动。

**福音运动的临界点。**当福音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各就其位，并且多数教会都拥有自己的活力、带领者和思维定式，可以使教会在建立五到六年之内就另植一个新堂时，教会植堂活动就成了一场运动。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一场自我持续的运动就爆发了。运动会自然而然产生足够的新信徒、领袖、会众和牧者，使运动继续成长，而不需要什么单独的运动指挥——控制中心。城市中的基督身体能够在财政方面自足，培养自己的领袖，进行自己的培训；总有足够数量有冲击力的领袖兴起；每隔七到十年，基督徒和教会的数量就会翻番。那么，一个城市必须拥有多少间教会，才能让人看到这种情景的出现呢？要对每个城市和每一种文化背景给出具体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但总之，这个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必须各就其位并且足够壮大。

**城市临界点。**使福音运动达到临界点是我们的重要目标，但另外一个临界点也不容忽视。当一个福音运动达到临界点时，这个

生态系统就可能培育基督的身体达到一个点，以至于整个城市也达到其临界点。当这时，城市里被福音塑造的基督徒数量将会激增，以至于基督徒对城市市民和社会生活——以及对文化本身——的影响力变得有目共睹，不容否认。举个例子，如果一种新的居民类型（富人、穷人或文化上与其他人有差异的人）所占人口不到总人口的5%，社区环境基本上会保持不变。而有些监狱事工的牧师报告说，如果有超过10%的犯人成为基督徒，就会改变监狱的集体文化。囚犯之间的关系，囚犯与看守之间的关系都会改变——一切都改变了。同样，当新的居民类型所占数量达到5%—20%之间时，社区的风气就会随这部分群体的文化发生转变。在纽约，有些群体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很明显，因为他们的人数至少占总人口的5%到15%，而这些人公众生活中很活跃。

城市福音运动有多大可能成长得如此壮大，从而达到“改变城市的临界点”，使得福音开始对城市生活及其所生发的文化产生看得见的影响呢？我们知道，借着神的恩典，这可以发生，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先例。然而，只有很少的基督徒领袖，就像约翰·卫斯理，会活着看见他们所发起的运动成长到如此大有成效的水平。所以，城市牧者应当把这作为奋斗目标，并为此献上自己的一生，但不要指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目标实现。这就是盼望与忍耐之间的正确平衡，我们若想看到我们的城市成为蒙爱的城，并且被得着而归给基督，就需要努力活在这种盼望与忍耐的平衡当中。<sup>1</sup>

1 蒂莫西·凯勒是美国救赎主教会的牧师。本文是他为2010年第三届洛桑会议撰写的论文。

# 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筹备大事记

## 2008年3月12日 洛桑咨询会（香港）

33位教会领袖在香港道风山聚会，其中有28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九个城市。洛桑主席道格·伯索尔（Doug Birdsall）介绍洛桑运动。在讨论中，除个别同工以外，绝大多数牧师都积极表态：是时候了，中国教会应参加洛桑会议，并表示如果自己被邀请愿意参加洛桑会议。

大家提出：筹备中要好好考虑“三自”问题，并对筹备工作提出建议：建立国内筹备小组；参加洛桑会议的费用自理；借此平台促进中国教会的合一与开始参与普世宣教。

在会议结束前，戴绍曾牧师带病来到会场，勉励教牧同工要在主里合一，不必在加尔文主义和阿明尼乌主义上争来争去。

## 2008年7月28日 策划小组会议

策划小组在厦门成立，其任务是策划并推动成立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筹备委员会。会上讨论提出：中国教会参加洛桑会议的意义在于合一和宣教；策划小组与中国教会的长辈们（包括李天恩、杨心斐、谢模善等老一辈传道人）沟通，争取得到他们的认同和代祷；对《洛桑信约》的认识上需达成一致；初步确定按不同地区教会、团队及专项事工领域等分派参会者名额，见证神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中的工作。

## 2008年10月15日 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海分会议）

成员以上海、福建、浙江温州等地的教牧同工为主。

被邀参会的一位老牧师提到，1989年第二届洛桑会议时，政府公开说“不会批准”，所以一个没去。他还特别提到洛桑能促进合一：“以往教会互不往来，缺乏敞开的交通，发表片面的看法，造成分裂。国内教会特别需要合一。看来神要做工，把家庭教会合一起来。要有宽广的心。如何合一？借着洛桑，各个教会能够为着基督的缘故合一起来。”

会上总结出对待“三自”的态度：不管“三自”去参加洛桑会议与否，我们家庭教会作为中国教会的主流一定要去参加洛桑会议；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反对“三自”而参加洛桑会议。

## 2008年11月6日 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北京分会议）

成员以北京等地及团队型教会的教会同工为主。中国洛桑筹委会成员名单全部确定，中国洛桑筹委会正式成立。

为使参会者的提名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决定分四个领域来提名推荐候选人，并大体确定了推荐候选人的名额分配：

- （1）传统的家庭教会（直接承接自老一辈们的家庭教会）
- （2）团队型家庭教会（以团队模式建立的跨区域教会）



(3) 新兴的城市教会（近些年在城市兴起的家庭教会）

(4) 各专项事工领域（神学教育、宣教、文字出版等）

洛桑会议参会者的提名，由筹委会成员根据被推荐人之情况，按不同领域的候选人来提名并向筹委会推荐。被推荐人必须可靠，认同《洛桑信约》，并在本地教会以及外教会（包括专项事工领域）具有一定的属灵影响力，又与当地同工关系和谐，被提名及推荐不会给本教会、本团队及当地教会带来裂痕。筹委会根据被提名的人选，最终确定向洛桑推荐之人选名单（注：被推荐的人能否参加会议最终取决于洛桑委员会，而且邀请都是由洛桑发出个人邀请，而不是团体邀请）。

此外，在参会费用上，大家达成基本的共识：希望我们中国教会能够自理（不考虑向海外筹款），这也是我们中国教会承担责任和学习奉献的一次机会，有这样承担和奉献的心志才能走向宣教；并且希望参加会议的费用由参会者个人自行解决，但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较大，希望那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教会能够帮补经济落后地区的参会者同工的费用。

### **2009年召开多次筹委会会议推荐参会者**

2009年1月8日、4月20日、6月23日、9月10日分别召开筹委会会议。筹委会按照洛桑会议对年龄、性别、少数民族、地区分布、各个专项服侍领域等方面的比例要求，完成绝大部分参会者的提名推荐。共推选出230位国内参会者。

在此过程中，筹委会成员之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认识，进行了深入的交通，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地区的牧者们加强了彼此的团契，并促进了合一。有些同工也在此过程中就一些过去的历史问题开始敞开对话，带来了关系的医治和恢复。

会议推举出执行小组，由执行小组具体负责接下来的各项洛桑参会工作。各地开始筹款动员工作。

### **2009年9月6日 内地基督徒企业家在香港为中国洛桑奉献**

内地基督徒商人参加在香港举办的香柏年会，其间介绍了洛桑会议，参会的内地基督徒企业家当场认捐，支持国内和海外参会者费用，实收到现金130多万。这是中国洛桑收到的第一笔大额奉献。

### **2010年2月到7月 分区推动各地教会筹款**

2月4日开始推动北京众教会为洛桑奉献。

5月19日执行小组同工到厦门推动奉献。

6月3日执行小组同工到上海推动奉献。

7月中旬到7月底，执行小组到上海、温州、厦门、呼和浩特、安徽、沈阳等地推动当地教会为洛桑奉献。

9月底，中国洛桑所需费用陆续到位，共收到奉献六百多万元。其中，北京教会奉献158万，内蒙教会奉献102万，上海教会奉献38万，团队型教会奉献31万多。支持海外100位参会者的费用全部汇款到了洛桑，中国参会者的参会费、宾馆费用也全部汇款到位。坚持赴会的参会者的机票费用也都到位，并订好了机票。

## 2010年10月 重大事件

10月8日 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留参会者刘劲涛弟兄，给予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

10月10日 北京五位志愿者在北京首都机场海关被拦截。他们的护照暂时被没收，要到25号会议结束之后才能退还。

10月13日 北京及部分外地参会者共二十几位入住希尔顿酒店。往返于酒店与T3航站楼，送一批批的参会者前往边检，又在出关口迎接被拦阻回来的参会者，一直到16日凌晨最后一批参会者被拦回。

10月11日—16日，各地参会者受到有关方面重重拦阻，参会者或被拦在家中，无法前往机场；或在机场被拦回。在北京机场滞留的二十几位参会者转移到东方太阳城聚会。大陆只有两位参会者顺利登机前往南非开普敦。

10月15日 在北京机场滞留的参会者共同发表《公开信》，提出三点：首先，家庭教会是中国教会的主体，是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第二，中国家庭教会教牧同工渴望参加第三届洛桑会议。第三，政府有关部门的拦阻侵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严重违背了国家宪法。

10月15日 成都四位参会者在海关被拦截，其中王怡弟兄被六位全副武装的警察强行从二楼架到一楼，并拖行100多米，其护照也被没收。

10月17日 二十几位参会者在东方太阳城主日崇拜之后，分小组讨论《洛桑会前报告》，此时二十几位市国保及宗教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进入会场，宣布此次聚会为非法宗教聚会，要求停止聚会。下午，一百多位来自各区国保、民宗侨、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把参会者从宾馆分散带走，十几位被送回家中，另外十几位中途被强行带到别的地方，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他们的手机、电脑等也被强行没收，被告知要到25日以后才能离开。在参会者本人及家属、教会同工的努力争取下，到10月19日，参会者全部平安回到各自家中。

10月17日 中国大陆七名参会者参加洛桑会议（其中两名参会者是从中国大陆前往，另外五名是从其他国家前往参会）。

10月19日 洛桑会议在亚洲之夜播放《主爱在中国》，洛桑主席道格·伯索尔提请所有洛桑参会者为中国祷告。

## 2010年11月4日 未能赴会的北京地区被邀代表在京聚会

与会者分享了未能赴会的经历及总结，不少人提出中国家庭教会需要就此次参加洛桑运动开展各方面的神学反思，包括“三自”问题、政教关系、教会合一等。大家提出一些典型的问题，比如：在面对政府压力时如何保持各人良心的自由、同时又努力持守在基督里的合一？当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应当如何回应？家庭教会的合法化是否需要我们努力采取行动？

## 2010年11月9日 中国洛桑筹委会总结会议

筹委会回顾自2008年以来的筹备工作，听取了执行小组的工作报告及财务报告（包括审计报告），并通过了余款的处理办法（按奉献的比例返还给北京、上海、内蒙、福建等地教会），筹委会工作到此结束。

中国洛桑筹委会正式解散。

（李继 整理）

## 1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罗8:35）

## 一

全球瞩目的基督教盛会第三届洛桑会议即将闭幕，但我们这些被邀的两百多位中国代表却未能出席此次大会，对此我们深感遗憾。三年前，当听到国际洛桑准备邀请中国教会参会时，我们感受到，这是基督的大家庭向中国教会发出的呼唤。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团契已被阻隔了60年。为了恢复与普世基督身体的团契，也为了能够在其中了解、学习和参与普世宣教，两年前我们就成立了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筹备会。在筹备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老一辈们对我们参会的支持，也经历了农村与城市、传统与新型教会间的合一，教会及专项事工领域的连接，教会牧者与基督徒专业人士间的配搭，并且在各地以

洛桑会议为契机传递宣教的异象、推动金钱的奉献。神透过洛桑会议在中国的筹备过程，大大祝福了中国教会自身的成长与成熟。

## 二

这次为赴会实际办理签证和预定好机票的160位中国大陆应邀参会者，大多数在海关被拦截无法出境，部分被强行堵在家门口无法去机场，也有参会者没能赴会，是因政府介入，所在单位不给请假，或参会者所在教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坚持参会的一些代表护照被没收，甚至有一位代表遭到拘留。尽管被拦截在海关的部分地区的参会代表后来遭到软禁、受到二十四小时监控，也有些地区参会代表听到扬言要取缔家庭教会的威胁，但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力量可以阻隔基督身体合一的连接，没有一种势力能够阻挡基督教会的成长及宣教的步伐。二百年来，



中国教会一直都在各样的拦阻中经历神自己的大爱，见证福音的大能。

### 三

自1807年马礼逊入华宣教以来，欧洲、美洲、澳洲等全世界各地的上万名宣教士，蒙神呼召，背井离乡，带着神对中国人民的爱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当中有的人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们不曾得到什么，孤独、疾病、患难和流血却常伴随他们。神的爱借着他们的舍己和艰苦的努力，让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人民听到福音，信基督而同享神救恩的好处。他们把福音的种子，从沿海撒到内陆，撒到边疆的小山村，在中国各处建立教会、医院和学校。在这样服侍中国的过程中，共有五百多位宣教士献上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宣教士们所撒下的福音的种子，借着他们所浇灌的血，在中国茁壮成长起来，成了中国教会建立及成长的祝福，这也见证了主自己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

### 四

1949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历史性巨变。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教会经历了火一般的试炼。所有的宣教士陆续被迫离开他们心爱的宣教禾场——中国，公开被许可的教会不断被合并、缩减，大批的传道人被捕入狱，圣经被烧，教堂被毁，信徒四散，以至到60年代末期，有形的教会似乎从这个国家完全消失，基督教这棵大树仿佛从这片土地上被连根拔除了。然而，神自己的工作并没有离开他的中国教会。他的爱激励中国

基督徒坚守信仰，为此他们甘心舍己，甚至殉道。神透过他们的苦难，炼净了中国教会，并在中国打下了教会的根基。从此，在中国，基督教不再是洋教，而成为中国人自己的信仰。这样，中国教会坚实的根基立住了，正如主所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太16:18）神借着中国老一代基督徒在苦难中所表现出的忠贞的爱，有力地见证了主爱在中国的得胜，正如圣经所言：“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8:35—37）

### 五

1979年，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会仿佛迎来了“百花开放、百鸟鸣叫”（歌2:12）的春天。神点燃了深埋在他儿女心中那不息的福音火焰。福音的火开始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燃烧起来，人们带着痛苦、破碎的心灵涌入教会，神也兴起许多传道人，差派他们到中国各处。福音在广阔的农村地区被传开，教会在全国各地迅速被建立起来。1989年之后，神点燃了城市教会的复兴之火，以大学生为主要群体的知识分子及城市人群，带着饥渴、破碎的心灵，寻找真神，归入基督的名下，新型的城市教会在各处不断被建立起来。这样，在过去的三十年，从农村到城市、从工人到学者、从商人到艺术家、从老人到孩童，各个地区、阶层、行业、年龄的人们，在基督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破碎、受伤的心灵经历神的爱

而得到了医治。现在的中国，不仅处在商业繁荣的年代，更是处在信仰复兴的年代。基督徒在各行各业、不同的领域里，在日常生活中，以爱向世人见证并分享基督信仰的真实与美好，教会也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和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 六

人们涌入教会，生命在基督里得到改变，教会在各处被建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信仰的复兴，教会开始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基督信仰也逐渐影响中国的各阶层。中国教会进入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期，她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首先，是政教关系的张力。教会的成长不断突破原有的政教关系模式，滞后的宗教政策无法承载今天中国教会的成长。若不改变现有的宗教政策，这种张力就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次200位参会者被拦是明显的例证。其次是世俗化的挑战。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内经历了信仰的破碎、经济快速增长和巨变的物质主义在社会中盛行，道德在沦丧，越来越多的婚姻和家庭经历破碎。面对如此快速世俗化的社会，教会如何保守圣洁，并且在这些挑战中仍以基督的爱和智慧把福音带给人们，以十字架的大爱安慰受伤的灵魂，医治破碎的婚姻，重建社会的道德，点燃基督里的新希望，这是教会的重大课题。第三个挑战，就是教会的建造与宣教。新一代传道人中，很多人在过去没有见过教会，不是在教会中成长起来的，却蒙召建造教会。因此如何建造教会，教会如何在社会中“作光作盐”、如何承担世界宣教的使命，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和教会需要学习的属灵功课。

## 七

请你们为我们中国教会祷告：

(1) 为着政教关系的改善来祷告。求神让中国政府面对中国教会成长的现实，改变现行的宗教政策，以这次“洛桑事件”为契机，中国在上政府官员能够积极与教会的牧者进行对话和沟通，从根本上制定出落实宪法所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消除政府与教会间长期存在的张力，促进和谐政教关系的建立；并且祈求神消除政治给中国的家庭教会及三自教会带来的分离，使中国教会在基督里早日合一。

(2) 求神以真理保守中国教会，面对不断世俗化的社会，能够保守圣洁，并且以爱和智慧在这个世代传扬主的福音，以十字架的大爱和真理医治受伤的灵魂，重建破碎的家庭，随着教会的成长，教会作为这世界的“光和盐”，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祝福。

(3) 求神带领中国教会，让我们更多了解并学习宣教，开始参与普世宣教，并且最终能够与普世教会共同承担世界宣教的使命，“偿还福音的债”，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

我们在主里再次感谢你们对中国教会的关心、代祷和支持！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罗1:7）

2010年10月24日

（天明 执笔）

1 这封信是洛桑中国大陆代表在洛桑会议期间为回应当时关注中国教会的海外教会，特别是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华人教会而写的。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够寄出。

# 洛桑事件访谈录

[编者按] 2010年11月下旬，在洛桑事件已经告一个段落后，本刊分别访谈了原中国洛桑筹委会执行委员会的金明日牧师（以下简称明日）与李圣风牧师（以下简称圣风），请他们就自己亲身经历的洛桑事件的整个过程，谈了一些切身感受及反思，相信会给那些对洛桑事件感兴趣并希望有更多的人提供一些帮助。本文根据录音整理。

《杏花》：现在洛桑大会已经结束，作为中国洛桑筹委会中的一员，回顾此次筹委会三年的工作，在其中有哪些事情是让你感到心里特别得安慰的？又有哪些事情是让你感到遗憾的？在这三年的过程中，哪个阶段对你来说是最难熬的？

明日：在整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收获，第一，得到老一代的牧者李天恩牧师、杨心斐阿姨等的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教会能够参与洛桑，会给中国教会带来祝福，这是一件很让人欣慰的事情，让我们后辈们非常得安慰、受激励。

第二，这一代的教牧同工，包括20位筹委会成员和5位执行委员，在长达两年多的同工时间里彼此间有很多的祝福和见证。同工之间的个性、神学立场和工作作风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之间的认识更多，就更能包容接纳，有些同工之间以前比较生疏，借着这次筹备的工作，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甚至一些同工之间以前关系不是很好的，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彼此和好，这都是美好的见证。

我印象最深的是10月8日北京的同工们决定13日大家要一起聚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共进共退，一起来承受压力。我们约好13日中午在北京机场见面，当时压力很

大，到处听到的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强硬措施，我当时心里以为能够出来三四位就不错了，但是去了机场发现20多位同工都去了，那时心里特别得激励，非常感恩。

第三，北京包括全国各地在奉献上有很大的支持，中国教会以前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这么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实际上各地的奉献压力不少，我们都是第一次，甚至很多牧师在教会牧会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奉献的事情，这次规模这么大，压力很大，特别是后期的压力更大，因为这时候大笔的款项需要到账，并且要支付到大会，或者做别的处理。很感恩的是，上帝通过出其不意的方式，透过弟兄姊妹的奉献及时补足了需要，这真是美好的见证。

遗憾的事情也很多，最大的遗憾当然是洛桑大会未能去成，我们真的非常渴望在福音里的国际团契，但是受到了拦阻，有些人受到打压，护照被吊销，大部分的人在海关被拦截，我们一方面很震惊，另一方面很遗憾。

另外，在压力增大以后，代表们中间有小部分的不同意见，部分教会的同工在特别大的压力中退却，我们完全能理解，但是难免有些失望，不过失望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

任何合一运动都必须面对不同组织、不同教会、不同的神学传统，而且个人的领导风格，生命的成熟度不同等都会带来差异和张力。在具体的问题上越需要高度的合一，实际上差异会越来越突出，有些时候内部也会有冲突。如果以后再遇到要推动全国性合一运动的事情，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比如目标要更清楚，到底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在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原则，事先要有更清楚的文字论述和更广泛的酝酿，到具体执行时可能会更有效率。我们需要更好的组织系统，而这次就是很少的人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我们具体做工作的同工们压力很大，我们有一位同工，放下教会的工作达半年之久，全时间投入到洛桑的事工中来。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这种跨教会、跨团队的全国性联合事奉的经验，这次甚至需要与国际机构来合作。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筹备参加开普敦会议的工作艰难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最后大部分同工团队的成员一起走到了海关，我觉得还是重大的突破，美好的回忆。



**圣风：**2009年9月份，洛桑中国筹委会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会议，为了进一步推动会务和筹款，决定成立执行小组，我从这时起被推选为执行小组的成员，成为5名执委中的一个，这时筹委会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前我并没有参加筹委会。我参加执行小组后，与几位执行小组同工一同参与了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推动筹款，第二是分区推动介绍洛桑，第三是中国之夜的预备，第四是去开普敦之前的一些会务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有三点，第一，

在其中学习和享受教牧同工的合一。六十多年来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主题能像洛桑这样在全国教会范围内建立起如此广泛的联系——传统的家庭教会、团队型的教会、城市新兴的家庭教会、基督徒专业人士，这四个层面彼此联络在一起，上帝借着洛桑会议成就了教会彼此之间更深的联络和合一。我在执行小组和其他的同工一起来共事、一起来推动，在合一事奉当中也非常喜乐，深切感受到弟兄彼此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第二，见证了中国教会的成长。特别是在筹款的经历中，看见了中国教会的成长。其实这次筹款的挑战非常大，因为我们当中之前没有人做过这一类的事奉，更没有为参加

某一个国际会议来集体筹款的先例。况且这次筹款的数额也不小，但在这样的挑战中大家非常努力地去推动，并且也看到全国各地的教会筹款的热切回应。筹款的结果见证了中国教会的成长，特别是让人从中看到了中国教会愿意承担

任的心志。要知道中国教会不只要付两百多位中国代表的参会费用，还包括海外一百多位代表的费用。感谢神，我们最后顺利完成了筹款的任务。

第三，一封公开信和一首诗歌。公开信是在海关被拦截的情势之下大家一同祷告、一同讨论起草整理的，这封信的公开，及时地表达了中国教会代表们的心声，也算是公开表达家庭教会的心声，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另外，虽然中国代表大部分没能出去，但是把《主爱在中国》这一首诗歌送到了大会现场，在亚洲之夜的晚上、在普世四千多位教会代表面前见证了神在中国的作为。

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去成。在两年多的

时间里众多筹委会的成员、执行小组的成员、全国各地的同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努力，满心期待能够参加会议，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没有参加成，这是最大的遗憾，这不但是我个人的遗憾，海外教会也表达了这样的遗憾。在一些文章中，我看到开普敦大会中国缺席以后，南非的洛桑委员会主席彼得(Peter)公开表达了这种遗憾，“得知中国政府不允许中国应邀代表离开中国参加这次洛桑会议，我们感到深深的遗憾，中国代表团的缺席令人深感失望，没有中国代表团的弟兄姊妹的经验分享和参与，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洛桑运动执行主席也说：“我们的意图和放权让中国弟兄姊妹邀请代表的过程被中国政府误解，对此我们深表遗憾。”还有乌干达教会大主教、非洲组委会的主席亨利主教说：“领导层当中对这件事感到深深的失望和遗憾，洛桑会议没有中国的弟兄姊妹参加，就像世界杯没有巴西队参加一样。”看到海外教会的领袖们表达出这样的遗憾，我个人作为当事人就更加遗憾了。

最难熬的时期，可以说不只一次。面对巨大的筹款压力的时候，感觉负担很重；在准备中国之夜的节目时，几次讨论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同样非常地纠结；面对政府的压力时，寻索应当怎样回应及做决定，也同样经历了很多的心思意念层面的挣扎。不过，我想比起方兵，我的压力还是小很多。他是负担起最大责任的同工，在整个过程中付出也是最多的。虽说有压力，但在与方兵、天明、明日、张恒牧师等一同面对挑战的时候，心中是充满喜乐与安慰的。

《杏花》：当政府有关部门开始阻扰参会者，不断约谈、威胁的时候，相信也找你谈话了，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你当时觉得此次中国教会参会的前景如何？坦诚地说，那

时你觉得能与会的概率是多少？当时筹委会采取了哪些对策？

明日：这次洛桑运动有基本的原则，我们要走公开化的路线，所以从2008年3月开始酝酿是否要参会、成立筹委会、推荐代表、组织募款、分区推动、设立网站等，政府方面都知道，也跟我们多层次地接触，直到2010年8月，政府才明确表态不允许我们参加会议，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公开反对参会，甚至有些工作人员还暗示我们不会有太大的拦阻。但从8月份开始各地就出现了一些强硬的措施，有些地方拘禁代表、没收护照。9月末他们找到我，告诉我说，洛桑会议没有大问题，你们的动机也很单纯，但是这次洛桑很可能被反华的势力所利用，所以我们不让你去。

我也表明我的立场，表示我们一定要去，也表达了我们的遗憾。

一般社会人士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一致认为洛桑会议是突破性的会议，难度会非常大，我们不是不知道特殊的处境，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我们都能按照信仰的原则来办事，我们认为中国教会参加此次洛桑会议的意义非同寻常，可以借此表达中国教会到普世宣教的委身、对过去150年来外国宣教士在这片土地投入的认可和感恩。我们看重的是这个层面的意义，政府未必知道我们的关注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我们的动机和目的，包括我们具体的筹备过程。当8月份他们不同意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表示遗憾，还是存有一定的盼望，只是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全面拦截。即使到最后，我们还估计他们会放一批人出去，甚至我们估计大概会有四十多个人能出去，但是没想到政府做得这么强硬，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最后的结果，我也在主里面领受，我们不能去也有主的美意。

**圣风**：今年上半年政府开始接触我们，但那时并没有坚定表达政府反对赴会的立场，直到今年9月份（这个时候距离洛桑会议开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各方面都筹备得差不多了），北京国保、民宗侨等部门七八个人约我谈话，并正式表达了政府的立场，说他们代表政府劝我不要去赴会。记得当时我回应他们说：“这件事情我们筹备了相当长的时间，参加这个会议对中国教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中国教会成长的机会，对国家民族而言，也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会议没有不合理和不好的地方。”他们进一步把这件事情抬升到国家民族利益的层面，并希望当场就表态放弃赴会。我说：“现在不能马上给你们答复，我需要回去和同工们商量一下。”其实，那几天几位执委会同工都先后被有关部门约谈。我们见面后经过讨论，一致有个善意的愿望，希望和政府有更多的对话，但是政府从上到下都做了决定，北京市这个层面不能做任何的改变。我就感觉到局势是不能挽回的，大部分人应该是出不去了。但是我依然对政府心存善意的愿望，我试着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如果所有人被拦截的话，在政治上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在国际社会上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而如果能放一些人出去，对政府而言也是保有面子的。即使最后在机场的时候，有不少弟兄姊妹还认为政府不会绝到连一个都不放，我们没有走到终点的时候不知道最后的结局。

**《杏花》**：北京的一批牧者在机场被拦阻而不能赴会，听说那时你也在那一群牧者中，你们一起在机场旁的一个宾馆中度过了几天的时间。那几天的情景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心里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明日**：13日中午我们北京的代表在机场集合，有两名外地代表在如此大的压力下也来

到北京和我们会合，他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得激励。一开始我们定在第二航站楼的宾馆，但是后来发现那里的宾馆比较小，我们觉得不合适，就立即转移到希尔顿饭店。在饭店住了三天，这几天是特别关键的时刻，13、14、15日三天，每天都有出发的人，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到机场，他们被拦阻，我们接他们回来，然后再送下一拨，心里面有种很悲壮的感觉。但是那几天我们的灵里是非常自由的，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相互鼓励，也一起面对压力，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在那三天的时间里，我们起草了《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应邀代表的公开信》和《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应邀代表的代祷信》。

在北京我们总共大概有六次出关，一拨一拨前去，很壮烈，每次在送行的时候燃起一些新的期待，但是每次又受到挫折、感到失望，接下来继续差派下一拨。机场的海关人员见到我们说：“看，这拨人又来了。”政府的很多官员当时也在机场守候，他们感到不理解，问我说：“金牧师，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出去的，为什么一拨又一拨的？”教会内部也有人质疑，明明知道没有希望，为什么还去机场？我们需要解读这件事情，我们去到海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权利，如果我们不去的话就是自动放弃，自动放弃权利与被剥夺权利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坚信这是我们份内的事情，是我们应该享受到的权利。

我估计这次洛桑之后中国教会捍卫自己权利的意识会大大提高，这是公民社会的意识，值得特别关注。

**圣风**：13日中午北京代表们约好一起在机场见面，我本来计划晚上过去，上午和下午都有事情要处理。13日早上我一出门就发现我



的车被人跟踪，我到哪里他们都跟着我，后来我就来到教会读经祷告，他们就在走廊里守候，我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着我到这里？”他们说，是上级下达的命令，这几天都要跟着我。我一听，干脆就直接去机场吧，坐地铁时他们跟上来，但是到了三元桥机场线的时候他们就不跟了，因为他们在机场已经布置了大量的人员。

在机场度过的这几天，我深切体会到了同工们的合一，以及面对患难时切切仰望交托神的信心，在基督里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信任。

按原计划13日当天晚上就有人出发，方兵牧师是第一拨，我们一行把他送到海关，在外面等消息，后来方兵牧师在里面打电话告诉我们他没能出关，我们就在外面等了两个小时，一直等到他出来后我们再一同回宾馆。14日白天我们就

在一起祷告分享，晚上再送、再接，当第一天、第二天所有人都在出关时被拦后，我们就估计第三天也会如此。代表们出关被拦的时候对方给出的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我们觉得我们出席开普敦洛桑会议这么纯粹的宗教活动不应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觉得应该对外表达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就在15日一起讨论并写了一封公开信，同时还写了代祷信。其中公开信拟写了好几版，最后和大家见面的是第三版，这封公开信的对象就是政府，我们希望借着公开信表达中国教会代表的心声，甚至希望这封信能够达到政府最高层，让他们了解家庭教会的现状，这是我们所期盼的。我们先把这封信递交北京国保，之后把信发到各地牧者的邮箱，后来听说一个小时之内公开信和代祷信就开始在海内外各教会传递。



16日凌晨当最后一批出关的代表被拦截后，我们决定找一个营地，大家借此有团契的时间，学习洛桑会议的一些材料，查考《以弗所书》，因为洛桑会议是要查考《以弗所书》。虽然不能去会场，我们也希望聚集在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于是16日我们一起去了顺义太阳城营地。17日是主日，我们敬拜完了之后正准备分组查经，突然就有几十个人冲进来，宣布我们在非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要求我们立即停止。执行小组4位同工和他们谈话，谈了很长时间，我们原来计划是18日离开这里，所以我们想还是按照原定计划18号结束。

从中午吃饭一直僵持到下午三点钟，后来他们等不及了，一百多号人一起涌进餐厅，这些人包括国保、民宗侨、派出所、街道居委会的人员。他们冲进来时其实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决定一起离开这里，我们不希望造成肢体冲突，不希望

看到情绪性的事件发生，这样对彼此都不好。各自所在片区的人员上来将人带走，我这边来了大概六个人，四个街道的人，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是我住宅区的片警，我和他已经认识十多年了。于是我坐上他们的车回家，回去的路上车停在六环上，其中一个人出去接电话，后来上车后就说，接到上级的电话，我们不能回家了，先去西山的一个宾馆过一段时间，车就直接把我拉到了宾馆。我们几个人都是被分别拉走的，后来我才知道天明和我是在同一个地方，当时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在那里，我的手机、电脑被锁到保险柜了，双方各拿一把钥匙，我自己打不开，他们也打不开，他们态度还可以，反复强调是上级下达的命令，他们只是执行而已。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就和家里和教会打招呼了，告诉他们我有可能一段时间不能回去，我也不

知道多长时间。18日晚上九点多，我们教会的执事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因为那个时候方兵、明日都出来了，天明晚上八点也被放出来了，执事们开会决定19日派同工到街道居委会去要人，一开始居委会态度不太好，他们就一直问，不断沟通，不断表明如果超过24小时还不放人的话，就属于非法拘禁，那么他们就要找律师来处理。后来他们就联系上我了，19日下午我就被放出来，出来后得知自己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杏花》：老一代人视受苦为荣耀，而很少为自己辩解或者指责政府的某些行为，那么新一代的牧者发出的这种抗议之声，指责这些行为是“邪恶”，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

明日：我记得赵西门弟兄为主的缘故被监禁、剥夺政治权利很多年，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向法院起诉，要求给他平反，恢复他的权利，赵弟兄当时说，作为主的一个仆人，受苦、被羞辱、权利被践踏，他都无所谓，他甘愿为主的缘故付上一切的代价，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原因让福音受到羞辱，譬如给传道人扣上“政治上反动”，是“非法”的帽子，这个罪名一定要洗清。从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的领受也是如此，我愿意为福音受苦、忍耐，但是也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不仅仅保护自己，也保护所代表的教会和这一代人的福音见证，这是另一种受苦。老一代人在默默忍耐中等候、甘愿受苦，他们表达了生命的勇气和韧性；这一代人如果面对压力、挑战时什么都不说，不仅不是继承老一代的精神，反而是一种懦弱和胆怯的表现。在这个时代更积极地为福音谋取权利和机会才是继承了老一代的勇敢和坚韧，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要求我们有不同形式的回应。

《杏花》：筹委会在筹集奉献款的时候，听说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唯一的一个不需要洛桑大会赞助费用的国家，而且主动承担周边部分国家与会代表的费用，这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当时筹委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给自己增加了筹款的压力吗？

明日：我们大部分参与的人认为，参加洛桑会议是中国教会60年来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公开地重回国际大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所以会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次参会，我们认为这是对150年来西方教会一直在中国教会身上投入的回报。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宣教士重新进入中国，在他们眼中中国是需要他们支持的对象，即使是现在海外的教会也是这么认为。我们参会也想表达中国教会已经按照他们的祷告和期待那样来成长，中国教会也要见证上帝在自己身上的作为；第二，表明在未来世界福音化的过程中中国教会愿意承担责任，从被给予的心态转变为主动承担的心态，财政上的奉献和支持是中国教会未来参与宣教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教牧同工把这次参与洛桑视为中国教会的“成人礼”。大家在2008年3月酝酿是否要参加洛桑会议时就有一致的看见，如果这次要参与的话，财政上一定要独立。后来在首尔会议上决定支持100位其他贫困国家的代表参加洛桑，当时考虑的是这些国家都是我们未来要服侍的对象，所以我们要尽力支持他们。

国内很多的弟兄姊妹热情参与奉献，内蒙有一家教会，他们一年奉献才17万左右，但是他们为洛桑奉献了25万，他们是非常委身的，也非常尽力。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落实得比较到位，会众参与很多，有一些地方还没有传递到会众层面。整体来说，中国教会传递普世宣教、合一宣教的异象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这次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圣风：这个决定是执行小组成立之前就已经做出的。那时筹委会一致认为，这次洛桑会议是见证中国教会成长的好时机，中国教会自筹代表赴会经费，而且还要带着还福音债的心承担一百多位周边国家及非洲代表的费用。洛桑会议是一个宣教的会议，对参会者的奉献就等于是对宣教的支持。将来中国教会要走向宣教，洛桑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中国教会应该还普世教会宣教的债。从新教入华至今的200年间，被派到中国这片禾场的宣教士以及投入到我们这里的宣教奉献几乎都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教会是欠福音的债最多的教会。我自己10年前在上帝面前祷告思想“福音的债”的时候，上帝就曾经给我一个感动，“你既然说中国欠了福音的债，要不要算算到底欠了多少？”那个时候我就粗略地翻阅了中国教会史的参考书，得知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教会至少欠了10,000名宣教士、500名殉道者、13,000间教会学校、5000间教会医院、1000间福利机构、10,000次救济灾荒的债，这只是粗略的估计，具体的还要再统计。欠了这么多的债，中国教会应该还了，这次洛桑会议的奉献是中国教会走向宣教的起步。当时我在教会中传递洛桑会议在普世宣教运动中的意义，我说，洛桑会议是宣教的会议，中国教会要成为宣教的教会，当然要为这个事情奉献。当时刚好是玉树赈灾，我说，像这样一些赈灾，教会可以承担，国家也会承担，企业也会承担，中央电视台一个晚上的义演就能筹到二十多亿元，但是在宣教方面只有基督徒、只有教会才能够支持。我们教会为此次洛桑奉献了十多万。中国教会有责任见证上帝对中国的祝福。

我后来收到一位巴基斯坦参会代表托人带来的照片，是他的全家福，他特别感谢我们，说是中国教会支持他参加会议，所以要特别

向中国教会表示感谢，我看到这照片之后特别感动。

《杏花》：200多位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表没有走出去，那么这些筹集到的款项将会如何处理？我们没有走出去，那么本该我们负担的周边国家代表使用了我们奉献的款项吗？所筹集的款项会用于何处？

明日：奉献款项主要用在这几个方面：一、230多位代表的注册费用，这是中国代表名额经过国际洛桑确认后，已经付给国际洛桑的费用，他们收到后才能给我们发邀请函；二、100多位其他国家代表的赴会费用，中国教会帮助他们付，每个人是两万五；三、行政费用，包括签证费用等；四、中国代表的住处是两年前就订好的，最后我们没有去成，当时我们就达成一致，如果我们去不成，宾馆的房间就无偿奉献给国际洛桑，由他们来安排使用，他们在那里接待世界各地的客人，表达中国教会对他们的欢迎；五、剩余的款项按照六大牧区奉献的比例返还给各个牧区，让他们自行解决，但是不能违背这次洛桑会议的宗旨。全国筹委会宣布解散，更详细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会在年末做出来。

《杏花》：中国参会者基本上没有按照筹委会的预期参加洛桑大会，在你看来，这是否意味着筹备工作的失败？就目前这个结果来看，此次洛桑事件对中国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它给家庭教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会表现在哪些方面？

明日：从表面上来说，我们是为了参会而在中国教会推动了这次活动，大部分代表未能参与是非常遗憾的，但不能因此说，这次洛桑是失败的。

首先，两年半的筹备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有一个上海的同工总结得很好，如果把中国



教会比喻成一支足球队，那么传统的教会就好比是后卫，他们沉稳，擅于防守，滴水不漏，但是他们在全场不够活跃，进攻起来也不够有威力。90年代兴起的大型团队教会好比是中场，他们的活动量很大，在全场漫天飞，影响力巨大，但比起后卫技术不够精湛，进攻时也不到位，未必有破门的事情发生。新兴城市教会好比是前锋，他们有机会的话就有一些突破性的工作。这可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启示。这次洛桑是上帝给中国教会的一个特别的机会，让传统教会、团队教会、城市教会一起上场，练练这场足球比赛。以往传统教会为福音做很多，大型团队型教会也摆上，城市教会也复兴，但是大家坐在一起同桌谋事这在中国教会6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更有法律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海外中国大陆的工作者参与进来，这是一个成就，无论我们去还是没去，这个成就有目共睹。

第二，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教会和世界教会之间的沟通。虽然这次我们人没去，但这230名是正式被邀代表，都有席位，这表明国际教会和家庭教会的接纳和认可。230名代表最后从海外去的有5位，中国大陆去了2位，一共是7位，我们常常说7是一个圆满完整的数字，他们也是代表，也可以见证上帝怎样恩待中国。我们通过行动、通过我们送去的《主爱在中国》让全世界的弟兄姊妹听到了我们的见证。会议结束后，很多国家的弟兄姊妹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我们的问候和支持，我们很得力量。有一个代表回来说巴基斯坦的教会一直连续为中国代表代祷，全世界教会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同心来为中国教会祷告，我们身体虽然不在一处，但是灵里的团契已经促成，这个成就非常巨大，是谁都不能磨灭的。

第三，合一宣教。中国教会未来要和其

他国家的教会一起参与到普世合一宣教中来，我们从来没有把参加洛桑会议当成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目标，整个洛桑的基本精神和信念得到中国教会的认同，我们认为洛桑运动是全世界最有力度的宣教运动，我们认同他们的异象，我们愿意一同委身。这个仅仅是一个开始，会议没有参加成并不影响中国教会委身在这个宣教大使命中。中国教会和洛桑运动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链接，我认为未来也会大大激励中国教会走向合一宣教。

第四，领导力的操练。20位筹委会成员和160多位通过签证的代表一起承受考验，一起承担压力，一起推动这么艰难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这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成就。上帝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彼此建立了非常坚定的友谊和信任，这对中国教会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产业。

第五，在奉献上的突破。中国教会在奉献上一直非常缺乏，其实弟兄姊妹都知道此次洛桑风险比较大，但是他们还是愿意以这么大的热情来参与奉献，等到环境宽松，我们再具体推动宣教，我认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我深受激励。中国教会对宣教异象的领受和委身有很大的突破。

第六，由于一些历史原因，60年来中国教会，甚至三自教会都划清和海外教会的界限，在中国这是非常敏感的领域，但借助这次洛桑参会，主给了中国教会胆识和感动，承认海外教会对华宣教的贡献，这既表明中国教会的成熟，也显示出我们主体意识的崛起——不是别人如何看待你，而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这个意义及后来的影响力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继续观察和发掘。

**圣风：**洛桑运动早就开始了，不是仅仅参加成会议才表明是参加洛桑。从筹备会议的时期开始，洛桑的精神——合一和宣教的精

神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传递，可能在此之前中国教会也有合一和宣教，但是这件事情促使中国教会更深地经历合一和宣教。我深深感到，两年多的筹备过程已经成就了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除了感恩，还能说什么呢？筹委会在最后总结这次洛桑会议筹备工作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感恩的地方同时也正是洛桑会议带给中国教会的意义：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让中国教会更多思考和学习合一与宣教；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让中国传统家庭教会、团队型家庭教会、城市新兴家庭教会和各专项事工领域的团队空前地连结，追求基督里的合一；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激励众多教会参与奉献，不仅筹集了所有中国代表的参会经费，而且能奉献支持临近国家及非洲地区100多位代表的费用，向普世教会表达了中国教会在基督里的一份爱心和承担；

感谢神借着筹备洛桑会议促进了中国教会自身的成长和成熟，让中国教会在国际视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而追求在神学思想、教会建造、社会关怀、普世宣教方面的长进；

感谢神，在赴会被拦阻的过程中，各地同工学习跟随主，走十架道路，在各地经历主同在的喜乐和平安，并在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表明了我们的信仰和立场，见证分享了上帝的福音；

感谢神借着洛桑会议更加激发中国教会承担普世宣教的使命，朝普世宣教的方向前进并更加坚定了普世宣教的信心。

感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教会需要在神学思考、教会建造、社会关怀和普世宣教上有更好的长进，中国需要神学家的兴起，中国需要更强壮的教会兴起，中国需要更多专业化的人士兴起，为主发光，中国教会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

《杏花》：洛桑事件告一段落，对后洛桑时期的中国教会而言，你认为中国的政教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家庭教会如何面对这种后洛桑时期的处境？

明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宗教政策实际上一直在变化中，最近几年一些城市教会的兴起和浮出水面，甚至社科院、北大的研究部门推动家庭教会透明化的运动，在一些媒体，譬如凤凰卫视、环球时报和CHINA DAILY上刊登关于家庭教会的信息，给世界关注中国教会的人一些乐观的信息。

通过洛桑事件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立场基本上没有变化，政府仍然认为官方指定的教会才具有合法性，政府指定群体之外的占大多数的教会属于“非法”，这点基本的认识没有改变。但有一些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他们在处理宗教问题的时候比以前更谨慎，包括在洛桑筹备阶段，政府一直与我们进行广泛的接触，也是一种变化，要是以前的话在萌芽状态就扼杀了，虽然在局部的地方有强硬的措施出现，例如扣留人、没收护照等，但是从整体来说，仍能看出政府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有克制，至少洛桑结束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采取更紧缩的政策。

人们很关心洛桑事件是否给中国政教关系带来什么影响，我也一直在观察、探索中，我认为一定会起重要的变化，但是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看。短期来说，政府这次从上到下拦阻代表参会，是最近比较罕见地公开针对家庭教会的强硬措施，在局部的地区，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会强化这种措施；因政府打压家庭教会的行动，那么局部的地方教会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也会增加，这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长期来说，这次事件是60年来中国教会和政府比较罕见的大范围的沟通，可谓前所未有，我们也从来没有如此频繁地

和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我们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彼此交流。虽然最后没有去成，但是沟通的过程取得的成就非常宝贵。

传统的家庭教会和政府之间没有健康的关系，这次洛桑我们做得非常好，从过去那种阴影中走出来，突破过去不正常的政教关系。过去家庭教会默默承受政府对自己的论断，也容易自己把自己当作非法或异类分子。其实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我们有权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我本人认为中国家庭教会在社会中是弱势群体，我们一定要多把自己的想法和存在状态向有关部门反映，自由和权力不可能自动地找上我们，有的时候必须有良性的交流，在交流中甚至可能出现碰撞，但不用惧怕。其实碰撞也是一种对话，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次事件是一个家庭教会与政府全面接触的事件，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有良性的，也有冲撞的，这个都会增进双方的理解，政府也借此机会更多理解了家庭教会，理解的增进肯定会带来新的政策的变化，而且我认为，是积极方面的变化。有人说会不会政策有回流、退潮，回到80年代更严厉的环境，但我认为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中国家庭教会现在享有的一切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形态变化引起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可能回到80年代，中国社会会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开放，公民享受的权利会越来越多，我认为大规模退缩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情从长久角度考虑一定会带来政教关系新的突破，这也是我们发布《公开信》，并且一直坚持走到海关的原因，我们觉得有必要把我们的要求清楚地表明出来。

我认为现有的宗教管理的模式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不配套，比较落后，是左倾影响留



下来的落后的管理体制，与中国社会脱节了，是极不相称的一个系统。在整个过程中，家庭教会需要采取主动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表达出来，我们是弱势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合一。我们需要承担社会的责任，在我们的权益还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们仍然根据主耶稣的教导，承担社会的责任，为创建和谐社会做贡献，基督徒在道德重建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两者要并行，不是我们这个群体只要权利，而是也应该尽自己的责任。最主要的是不要对上帝和我们生活的时代失去盼望，如果失去盼望，我们会变得绝望，一旦绝望了，就会非常暴躁。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应该忍耐、等候。

**圣风：**“后洛桑”这个字眼不是很准确，应该是“开普敦后”。洛桑会议一直会持续

下去，15年后我们希望能参加下一届的洛桑会议，甚至还希望能够请普世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北京，在北京举办第四届洛桑会议。

对未来教会的展望，我觉得中国教会还需要继续增长，并在政教关系上更深入、更主动地跟宗教研究部门、政策制定部门、学术领域还有其他部门沟通对话，其实未来的政教关系需要教会与政府带着善意及积极的心共同探索、共同建构，我们在祷告中需要寻求神的智慧，摸索走出一条健康的道路。

过去中国家庭教会和政府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政府不了解家庭教会，对它持怀疑的态度，甚至逼迫教会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这次洛桑事件促使教会跟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市级、区级、街道、居委会见面，成就了教会与政府各级部门的全面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民宗侨的工作人员问我：“你说我们不了解你们，你们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吗？”



回过头来看，我的确也不了解他们。如果说以前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家庭教会还可以隐藏起来聚会的话，现在家庭教会的身量越来越大，几百人、几千人，这么大的团体是不能再隐藏下去的。在开放的环境里，这成百上千的人有信仰，而且他们也是公民，应当享有公民的权益，但是目前教会没有合法的身份，这是潜藏的危机。譬如说我们教会在这间写字楼聚会，这不只是登记不登记的问题，涉及到的层面其实有很多，比如出入安全的问题，消防的问题，和邻舍关系的问题；另外，还有弟兄姊妹奉献的问题，当教会增长，弟兄姊妹奉献增多的时候，如果没有合法的机构监督管理资金，这是极不稳妥的。当代的家庭教会需要勇敢走出来，靠着上帝给的智慧创意性地寻索前面的道路。其实，学术界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多层面的人都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自由地发表意见、探索方向，有了一定成果之后，可以帮助相关部门更好地制定条例政策。

我个人对未来的政教关系持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历史的趋势。关注中国、世界的发展，还有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趋势，我发现整个世界彼此交流越来越深化，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开放，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的转型期。中国社会将会继续往前走，虽然不会像我们理想中那样一两年之内就发生某些变化，不过社会的潮流、历史的进程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的，谁也没有办法阻挡。从某个角度讲，中国教会要想成熟地推动普世宣教，政教关系必须有更多的改善。

关于家庭教会合法化的事情，我的看法是家庭教会本来就是合法的，只不过目前还没有拥有一个社会上的合法身份而已，这是迟早要解决的事情。合法化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的艰难，我想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内应该能够解决。其实，中国教会的存在与发展

并不需要依赖所谓“合法的身份”，从教会历史的发展中可以看见，从来没有教会是制定了很好的政策之后才可以发展起来的。反而是，教会发展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就要被动地形成。历史告诉我们，不是政策让教会发展，而是自有永有全能的上帝令教会发展。

教会一方面有宣教的使命，另一方面也有实践基督的爱的使命。下一年度北京联祷会的主题是“兴起宣教”。自北京地区教牧联祷会成立以来，我们有系列的主题，第一年是“兴起发光”，那一年发生了汶川地震，教会的确在其中兴起发光，第二年是“兴起建造”，教会内进行栽培牧养、制度建造等，第三年是“兴起代祷”，牧者之间、教会和教会之间需要彼此代祷。而明年，我们要“兴起宣教”，但这种宣教不是指到国外的宣教，而是社区宣教。过去北京的家庭教会以聚会点模式存在，在一个社区里存在四五年，却对那个社区产生不了影响，甚至也没有带领该社区的几个人信耶稣。教会要从聚会点模式的教会变成社区模式的教会。基督徒要成为社区的光和盐，把耶稣的爱分享给他们。中国社会需要爱，中国社会需要各样的志愿者，需要更多无条件的关怀和帮助，教会要把这一层生命的本质在社区里活出来。

我相信上帝爱中国教会，上帝预备中国教会，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我都是从正面看待中国教会在这次洛桑事件中的经历的。就是在患难痛苦当中也是同样感谢神，约瑟的人生很凄惨，被弟兄卖，下到监狱，最后上帝抬举他，使他成为家族的拯救者，成为国家的祝福。同样，神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上帝要预备和使用中国教会，中国教会不但会成为地方的祝福，也会成为民族的祝福，将来还会成为世界的祝福！我对上帝充满信心，对中国教会的未来也充满盼望！



# 洛桑会议日志

文 / Maria

我很感谢神让我能当选代表，参加洛桑会议。但没想到最后竟然还成了少数能参会的代表之一，这真是让我恐惧战兢。我不知道神在我的身上有什么旨意，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我要把参会的经历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

## 10月15日，星期五

我一个人辗转几个国际机场，30个小时的行程，终于到达开普敦机场，负责接待的弟兄姊妹们把我们带到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CTICC），里面有很多人，但见不到熟悉的面孔。我想确认一下我们是否还住在Strand Tower Hotel，但却查不到我的名字，问了半天才知道我们是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预订的宾馆，没有个人的名字，但可以直接去宾馆办理入住。

宾馆离会议中心不太远，步行大概十五

分钟左右，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拿着地图去找宾馆。参会的人都住在附近的宾馆，一路上都能看到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唯有我是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看着陌生的面孔，听着难懂的语言，我心里越发想念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只有祷告神，请他能差派更多的人来参会。（后来听说独自一人行走是很不安全的，大会也禁止代表单独行动，晚上六点以后，集体行动都要尽量减少。这真让我后怕不已，心里特别感谢神的保守。）

下午去注册。有四五百人在同时注册，现场设置了五、六个窗口，一会儿就注册完了。我拿到一张胸牌，为了不引人注意，胸牌上没有注明国家；还有一个会议专用包，里面放着会议手册，开普敦地图和旅游指南等等。

会前的接待安排得井井有条。虽然人很多，但一点也不混乱，有专门的问讯处，有

志愿者主动提供帮助，还有人负责安排住宿和交通等。志愿者很多是各地神学院的学生，如果不能当选代表，能做志愿者参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于大会来说也可以节省很多费用。参加这样的大型会议，我是第一次，如何组织和管理，我一点概念都没有，这次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了一圈又一圈，找不到一个中国代表团的人。

到了晚上才见到中国教会的负责人，这才和其他已经来参会的人联系上，会议前的一些安排也有了着落。

## 10月17日，星期日

上午参加完主日聚会后，我们聚在一起祷告，因为听说北京的代表们在开自己的洛桑会议时被包围，我们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同时又很盼望神能在最后为他们开出路，让他们能出来开会，哪怕是几天也行。

到开普敦几天来，我们不断听到中国代表受阻的事情，觉得很揪心。见不到自己的牧者和弟兄姊妹已经让人很伤心了，更让人难过的是中国教会想和全球基督的身体联合，为神作美好见证，填满马尼拉会议空出的200个座位的愿望很可能又落空了。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愿望告诉神，求他来成全。在祷告中我们忍不住都哭了，我们决定中午禁食，寻求神的旨意。

### 下午15:30—17点，桌子小组

这是在开普敦的桌子山下举行的神的盛大宴席，让人想起《雅歌》2:4：“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

这次大会把4000多人分在不同的桌子，六人一桌。每天上午第一堂大会信息内容都在围绕着整本《以弗所书》展开。以查考神的话语、小组观察、讲员释经讲道和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

第二堂大会信息往往是以不同方式（表演、多媒体、讲道和见证）围绕着当天的焦点展开，小组分享则是讨论如何将这些信息运用到本地教会的事工中。

我有幸和几位海外教会的长者分在一桌。

今天下午的主题主要是相互熟悉，围绕家庭、恩赐、服侍的区域、自己的软弱、遇到的困难，对大会的期望等进行自我介绍，每个人分享完后左边的人为他祷告。这样很快就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陌生，不仅看到别人的成绩，更是通过他人的有限、弱点和艰难，看到神如何透过软弱的人成就他的旨意。“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

### 17点，晚饭时间

我一直好奇几千人如何同时进餐，中国人喜欢坐在桌子旁进餐，有专门的服务员来服务，一次大型会议，专门为吃饭服务，就得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这里却是楼上楼下放了许多长条形的桌子，铺着白色的餐布，上面放着各种食物，代表们排着长队，有序地用盘子取食物，然后和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或坐或站，聊天分享，充分利用时间获取信息。饭后有服务员拿着垃圾袋来收盘子，一会儿就清理干净。四千多人吃饭，一个多小时，到处干干净净，非常经济有效。中国教会将来要举办这样的会议，在这里的确可以找到值得效仿的地方。





## 19 点，开幕式

终于盼来了大会的开幕式。

大会在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非洲弟兄姊妹的歌声、鼓声、舞蹈中拉开序幕。

有人说：福音传到非洲，他们就载歌载舞。听说非洲的敬拜非常活泼，果然名不虚传。一百多人的敬拜团，包括老人孩子，他们都充满激情、发自内心地赞美神；鼓声热烈而奔放；舞蹈灵动而活泼；还有一群孩子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歌唱，像可爱的天使。所有人的表情都很喜乐，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却如此喜乐平安，这真是神的祝福。“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诗 149：2—3）

在场的所有人都深受感染，大家都起立参与敬拜，不再有种族、语言、文化和地位的差别。不再因为有人举手、有人鼓掌、有人摇晃身体而发生分歧，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这似乎成了《启示录》中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在神宝座前敬拜的预演。

的确，本届洛桑大会是基督教历史上将最多不同种族、宗派、行业的男女聚集在一起的基督教聚会。根据大会数据，4,000 多位

的参会者代表了全球 198 个国家，几乎包括所有基督教宗派、所有年龄（四成参加者介乎 20 至 40 岁）及各行各业的弟兄姊妹（1,200 位牧师，1,200 位学者及学术界人士，以及 1,200 位医疗界、商界及媒体界人士）。还有将近 10 万人通过 GlobalLink 同步参与。

敬拜后，洛桑大会主席、国际洛桑执行主席道格·伯索尔（Doug Birdsall）致开幕辞，在两分多钟的致辞中，他说道：“神今晚就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应许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耶稣今晚就在我们中间，他也与不能和我们在一起的中国的弟兄姊妹同在，”他语调有些沉重，“神，求你祝福他们，在他们被限制在家里与外界隔离、他们的心特别渴望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让他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神，求你祝福他们的国家，给他们的国家领导人智慧的心和恩典来分辨。”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神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国内的弟兄姊妹感受到你的同在，也感受到我们的心和他们在一起……”

道格再次强调洛桑会议的使命：“我们来到这里来梦想。当那日，先知约珥预言‘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

“我们看到过救赎的历史的伟大故事。我们相信未来会如神所应许的那般光明。”他说，“这一周我们要来默想洛桑的使命——整全的教会把整全的福音带到整个世界的呼召。”

他还呼吁：“让我们祷告，当下次开洛桑会议的时候，未得之民的数目是零。”

开幕式上，大会还朗读了洛桑运动的两位发起人、著名的福音派领袖葛培理（Billy

Graham) 牧师和约翰·斯托得 (John Stott) 牧师的问候信。

大会还播放了从初代教会到现在的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史短片《宣教的转折点》(Turn Points), 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整个开幕式让人既兴奋又惆怅, 兴奋的是能和全球的基督徒在神的殿中一起敬拜, 惆怅的是中国代表的缺席, 心里还是盼望他们能有机会参与。

## 10月18日 星期一

今天, 开始进入大会的主题。

本届大会主题为“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林后5:19)。在以后的六天时间, 以真理、和好、世界宗教、新的宣教优先次序、诚信和正直、合作六个主题来讨论和分享, 并在下午的分组会议和对话小组更深入地探讨每一个主题, 与会者可以借此对各个议题进行互动、向演讲者提问或发表自己的观点。

今天的主题是基督的真理。

### 8:30—8:45, 敬拜

敬拜在会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因为神是至高无上的, 配得尊贵、荣耀和赞美。

敬拜团聚集了来自15个国家、愿意谦卑服侍的敬拜领袖, 他们来自南非、哥伦比亚、韩国、日本、巴基斯坦、中东地区、美国等。他们不仅很专业, 而且很敬虔, 不是在表演, 而是从心灵里唱出对神的赞美。敬拜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 从不同的语言、种族和人群中发出对他的赞美: “哈利路亚, 因为我们的神, 全能者作王了。”(启19:6)

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音乐感动的人, 在

敬拜中经常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这次虽然歌曲、语言我都不太熟悉, 但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

我非常享受这全球教会在神面前的敬拜, 但心底深处却有深深的遗憾: 敬拜团里没有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人。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我知道敬拜团的选拔肯定有一定的标准, 比如是知名的领袖, 有名的基督徒歌手, 熟练的英文等等, 但每当各个国家的歌手用自己的语言轮流唱赞美诗时, 却听不到汉语的演唱。好多次我都想上台去和他们一起演唱, 不是因为我唱得好, 只是希望全世界能听到中国人赞美神的歌声。但是因为特殊的情况, 我不能。我只能对神说: “只要你能听到, 这就够了!”

### 8:45—10:15, 圣经学习

洛桑戏剧小组首先表演了以弗所教会收到保罗的书信, 并阅读该书信的场景, 一下子把人们带到了当时的环境中。

今天查考《以弗所书》1章, 大概程序是:

1. 自己查考圣经;
2. 在小组里分享所领受的;
3. 讲员讲解;
4. 在小组里讨论讲员所讲的内容。

这是很好的学习方式, 据研究: 人们用听的方式, 所学到的内容只有30%—40%; 如果加上阅读、分享和讨论, 可达到60%—70%; 如果能去实践, 能掌握80%—90%。最重要的是小组成员的恩赐不一样, 从圣经中得到的也不一样, 大家一起分享, 就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神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的代表都是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新朋旧友相聚, 难免兴奋难眠, 甚至彻夜倾谈, 如果只是听讲员分享,

可能有不少人该打呼噜了。

今天的讲员是斯里兰卡的牧师阿吉特·费南度 (Ajith Fernando)，他讲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丰富”。

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人们归向耶稣是因为个人需要得到满足，而跟随耶稣则是认识他是真理。”所以一旦人们来到教会，我们不能只是讲人们喜欢听的，而忽视了人们应该听到的——就是关于十字架上的救恩的真理。

他批评当代的一些赞美诗只是关注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受苦及我们如何回应耶稣的爱，而忽略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核心是赢得我们的救恩：耶稣把我们罪中拯救出来意味着什么，他如何为了我们的利益忍受神的愤怒；他的宝血如何能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如何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而能成为义……

因此宣扬那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的基督是最重要的。

### 11:00—12:00, 在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传扬基督的真理

香港中神的院长余达心演讲的题目是“真理至关重要，我当奋起持守”，强调在多元化时代坚持基督真理的重要性。

迈克尔·赫布斯特 (Michael Herbst) 的题目是“在世俗文化中见证基督”，介绍了在深受无神论和世俗化影响的前东德地区如何活出真理，见证基督。

知名的福音派护教作家奥斯·葛尼斯在“真理的人”中强调：“要高举真理，必须先从教会本身开始。我们要抵挡以方法论、激进主义、娱乐、迎合慕道者需要等方式来贬低真理的强大诱惑，以上种种方式都企图用

现代人的看法来代替圣经对真理的理解。”

“西方基督徒随便忽视或否定圣经话语所维护的、很多弟兄姊妹宁可死也不肯否定的——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实在是令人羞耻的。”葛尼斯说。他的演讲不断引起阵阵的掌声。

### 12:30—14:00, 午餐时间

午餐很简单，餐盒里装着三明治、奶酪、饼干、饮料。

代表们一边吃午餐，一边参加活动：富勒同学会，美国黑人代表聚会，为中南亚祷告，为北非和撒哈拉地区祷告等等。

### 14:00—16:00, 多元主题

下午的几个主要分会场讨论的题目是“21世纪一个新鲜的见证方法”、“教义与分歧……多元世界的世俗表现”、“多媒体、高科技在福音禾场的应用”、“职场中的人们”等。

在小会场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对话。真是鲍鱼龙虾、鸡鸭鱼肉、青菜萝卜，应有尽有，但只能享受一样，其他的，只好留待以后慢慢来品尝了。

因为主要会场已经没有空位，我选了一个小会场的对话：“基督教第三教育的阿基里斯脚跟”，主讲人是迪尔克·容金德 (Dirk Jongkind)，他是荷兰人，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新约圣经的西奈山抄本。他谈的话题主要是探讨接受神学教育可能的一些负面作用。这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却要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没有同声翻译，幸好有一份书面材料。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有属灵恩赐的年轻人接受神学培训，得到一个博士学位，对他



的属灵生命是大有帮助的。但事实上，却存在一些诱惑，甚至有对福音和圣经失去单纯信心的危险。

危险在于学院系统

- 提供的是自己的真理；
- 提供的是自己的荣誉体系；
- 提供的是自己的长幼尊卑次序。

这些可能与圣经的真理相悖，结果导致宣教士得到学位后，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不再回到宣教工场，学生追求学位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尊重、权柄，却轻看那些仆人式的工作；学生还可能会受到自由派、后现代主义对圣经的解读的影响，对福音和宣教失去热情。

他呼吁神学院、教会和学生应该反思接受神学训练的目的，是更深地明白神的话语，更谦卑地服侍教会。

## 16:00—17:00, 区域性聚会

今天是中国区的聚会。会议的焦点是关于中国代表的缺席事件的问答。

## 19:15—21:00, 神通过他的教会在世界工作

今晚是亚洲之夜，议题是“受压迫的教会与宗教自由”。

因为中国代表未能赴会，大会专门安排二十分钟给中国教会。洛桑大会主席、国际洛桑执行主席道格·伯索尔读了获邀参会的中国家庭教会信徒早前给他的信。家庭教会信徒们在信中引用多节经文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其中两节为《腓立比书》1:29“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以及《雅各书》1: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地听、慢



慢地说、慢慢地动怒”。他们表示为了基督的缘故愿意顺服，平静地接受未能赴会的情况。

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李秀全牧师与香港“突破机构”荣誉总干事蔡元云医生被邀请上台，跟伯兹奥尔等各地教会领袖一起带领全体参会者为中国祷告。伯兹奥尔更邀请众参会者站立面对自己的空椅，特别纪念未能赴会的中国信徒，为他们祷告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及守望。

我周围有几个人跪在椅子旁，不远处有一个弟兄一直高举着椅子。

祷告完后，响起《主爱在中国》的歌声，熟悉的旋律，深沉而坚定。

这是我选的那首诗歌，因为旋律中有中国元素。我一心准备到大会来和大家一起演唱，没想到是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之后，是一个北朝鲜的小姊妹作见证。她只有十八岁，六岁随父母逃到中国，父母都信了主，父亲执意要返回北朝鲜传福音，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母亲因为生孩子也离开了人世，一对中国基督徒夫妇收养了她。在中国生活了六年之后，她去了韩国，现在在韩国上学，也在对北朝鲜宣教的机构服侍。

小小年纪，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她没有苦毒，有的却是对神的专心依靠。她最后说：“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谦卑地请求你们祷告，

让那照亮我父亲、母亲和我的上帝之光，能很快地照亮我国家的人民。”

我们常常羡慕那些生活富裕的西方人，但神却把我们放到一个无所依靠的环境中，为的是让我们单单依靠他，这是福分。

结束了忙碌而充实的一天，我祈求那圣灵之风吹拂过来，让我们能得着激情和力量。

## 10月19日，星期二

今天的主题是和好。

### 8 : 45—10:15 , 在圣经中共庆

今天学习《以弗所》2 : 1—22，带领查考圣经的是来自拉丁美洲的路得·帕蒂拉·狄波斯 (Ruth Padilla DeBorst)，她是带领《以弗所书》查经的唯一的女性，据说有人因此不想听她的分享，因为有些教会是不让女性讲道的。

她说这一章是“通过基督徒群体每天活出神的和好将万物带到基督里的宇宙计划”。“想象一下耶稣没有住在圣殿里面，没有住在遥远的至高之处，”她强调说，“他住在和好的基督徒群体中……我们已经死了，但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要把基督显现出来。我们将神已经成就在基督里的和好活出来了吗？”

### 11 : 00—12 : 30, 在分裂和破碎的世界里建立基督的和平

从印度来的普拉尼萨·蒂莫西 (Pranitha Timothy) 因为有脑瘤，她的声音低沉沙哑：“我用我的声音替无声的人说话。”她指的是印度的奴隶。全球有2700万奴隶，其中大部

分在印度，而儿童占1000万到1500万。他们有的人世代为奴，每天遭受毒打、折磨、侮辱和杀害，普拉尼萨所工作的组织就是暗中取证，通过警察把奴隶从主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并让奴隶主受到审判。

耶稣来了，“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欺压的得自由。”(路4 : 18b)

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姐妹见证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她与神和好，并且愿意与巴勒斯坦人世世代代的仇敌以色列人和好，并且致力于促进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犹太人和好的工作。

一个犹太人的弟兄因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向他的犹太亲朋好友传福音，并呼吁代表们为以色列人祷告，让以色列全家归向耶稣。

这两个从前不可能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仇敌，今天却成为肢体，一同站在舞台上见证神的作为，全场不断发出热烈的掌声，将荣耀归给神。“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弗2 : 14)

卢旺达的安东尼·路塔伊塞尔 (Antoine Rutayisire) 在“重现和好的福音”中说，卢旺达全国约有89%的人口为基督徒，但就在这基督教复兴的土地上，1994年却爆发了以图西族为目标的种族大屠杀，有100多万人在屠杀中丧生，而屠杀常常发生在教堂中，甚至许多情况下，教职人员也参与其中。究其原因：福音传播者从不去解决种族分离的问题；信徒还是在传统信仰中寻找答案解决实际问题；传教士本身制造分裂；教会和政治没有保持距离。

传讲完整的、整全的福音，并传讲相应的医治信息，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施暴者悔改，请求饶恕；受害者得到医治，预备饶恕，

真正的和好就会发生。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和好的理想之地。

这血淋淋的教训真是值得引以为戒。

## 12:30—14:00, 午餐联谊

今天的午餐时间是和韩国的弟兄姊妹座谈。

昨晚作见证的北朝鲜的小姊妹也在座，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加上我们有相似的处境，所以觉得分外亲切，也很佩服她的勇敢，因为来自那样一个疯狂的国家，心里也为她的将来祷告。

原来以为韩国人长幼秩序很清楚，气氛会很严肃，但在主里的相会却是轻松和谐的。他们说神把韩国放在中国地图的鸡嘴上，目的是让他们吃得饱饱的，这样可以满足整个身体的需要。在韩国每天都有很多人为中国祷告，也差派很多人到中国来传福音。

我觉得有些汗颜，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领受其他国家的弟兄姊妹们的恩典，却很少为他们祷告。

福音在韩国的复兴，在短短二十多年改变了这个国家，从前受欺凌的民族，今天在经济文化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的宣教士输出国，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

求神继续祝福韩国的教会！

## 14:00—15:30, 多元主题分会

今天多元主题分会的议题有：

- 动员普世宣教的资源
- 给万国的和平：宣教的神眼中的族群
- 环境危机、福音与基督徒见证
- 财富、贫困及权力：通过全球和本地

的教会有效地回应

我参加了“动员资源推动普世宣教”这个议题的讨论。该主题的中心内容就是教会要以基督为中心的管家——也就是管理上帝的资源，以成就上帝预定的旨意；并且在所有基督徒的生命中——不论贫富、地理位置和地位——培育出健康的奉献动机和奉献模式。

一个讲员以中国教会自筹资金解决代表费用，并且支持周边国家的100个代表为例，来说明中国教会如何通过联合来获取资源支持宣教：

- 教会联合。教会各个层面（教会、机构和基督徒商人）一起同工筹集资金支持洛桑会议，通过这种方式与基督的身体联合；

- 共同的异象。通过传递洛桑会议异象，各地教会参与祷告并积极奉献；

- 奉献的心志。大部分奉献来自地方教会，激发了地方教会支持宣教的热情。

中国教会的奉献精神将成为全球教会效法的榜样。讲员情绪很激动，请大家起立为中国教会祷告。

会中还放了一个短片《一把米运动》，讲的是印度东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住在偏远山区，非常贫穷，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就是每天主妇做饭时，抓出一把米放在一边，积累起来奉献给教会，然后卖掉，把钱用来支持教会的事工。去年这个地区1300万美元的奉献中有12%来自“一把米运动”。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他们说：“只要我们每天有吃的，就可以每天奉献给神。”

这是寡妇的两个小钱，是神所喜悦的！

## 17:30—19:15, 晚餐联谊

今天晚餐是和非洲的弟兄姊妹座谈。

非洲给我的印象就是饥饿、贫穷、战乱



和艾滋病……这次大会却让我耳目一新，不仅是大会中的很多领袖是非洲人，他们精干而睿智，就是普通的宾馆服务员、店员也是彬彬有礼，热情而友善。

座谈中他们情辞迫切地发出了“马其顿呼声”：非洲有一百多万中国劳工和商人，他们背井离乡，语言不通，由于中国商人喜欢把现金背在身上，他们常常是被抢劫和杀害的对象；而另一些人却可能会染上艾滋病而客死异乡。非洲的弟兄姊妹非常关心这些中国灵魂，想向他们传福音，却苦于语言不通，他们呼吁中国教会尽快派人过来传福音和教汉语。

如果是我们大队人马开过来，这个问题应该很快能解决，但现在只能同心合意祷告求神让中国教会的牧者听到这“马其顿呼声”。

### 19:15—21:00，神通过他的教会在世界工作

聚焦地区：中东。

全球议题：环境、艾滋病及人口贩卖

敬拜时有的代表排成队载歌载舞，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今晚是有关中东国家的和解、艾滋病及人口贩卖等沉重的话题。

有神的地方就有欢乐、平安、盼望，纵然面对着破碎的世界，来自几个不同国家的讲员们为参会者带来了有盼望的信息，见证神在这些最黑暗且似乎是绝望的地方所行的大事。

一个短片带来了伊朗、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等中东穆斯林地区福音传播的情况及和好的信息。除了中东国家的和解，今晚重点讨论了艾滋病及人口贩卖这两个世界性议题。

大会播出的一段短片大大感动了与会者。片中的一位年青的柬埔寨女子16岁的时候被出租汽车拐卖到泰国，自此沦为性奴隶。她被强迫吸毒，被毒打及强奸达四年半，她曾

在一天内被迫与十个男人进行性交易，有些参与性交易的孩子竟然只有六岁。后来，她与妓院中的几个女孩终于被拯救出来，被送到宣明会的心理创伤康复中心接受辅导、职业培训、健康护理，并在那里开始认识耶稣基督。

接着，两位艾滋病患者基督徒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南非白人克里斯托·格里林（Christo Greyling）在神学院读书时，意外得知自己染上艾滋病，他不敢告诉别人，深怕别人会审判他。他挑战与会的人：“你们中有多少人会问‘他如何染上艾滋病？’”原来他是血友病患者，通过被感染的血液染上了艾滋病。没有抱怨，他知道神要呼召他去给艾滋病人传福音，学校里的同学接纳了他，他的未婚妻还和他结了婚，并通过现代科技生了两个孩子。他现在在从事向艾滋病人传福音的工作。

赞比亚祖卢（Kasune Zulu）公主分享了当她得知她的艾滋病测试是阳性时，有一道光照射进她的生命，她开始明白艾滋病患者依然可以荣耀神。“很多时候，人们听到艾滋病，即以为这些人已经在垂死的边缘。但事实上，有很多艾滋病患者像我一样仍然健康，仍然可以付出很多。”祖卢公主说：“教会应该成为绝望的人的盼望。”

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艾滋病人，有多少人已经得救，并且在帮助其他病人呢？教会有没有站在对抗艾滋病的前线，对那些迫切需要安慰和盼望的艾滋病患者表达无条件的爱与和解呢？

全体起立高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求神祝福中东的教会、祝福那些服侍艾滋病人的教会。

（限于篇幅，本文后几天的日志未登载）



## 洛桑会议札记

文/王东

### 第一天

经过30多个小时的飞行，终于在夜色中抵达开普敦，朦胧中实在已经不记得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第三届世界洛桑福音大会的举办城市，是不是15世纪发现的好望角可以让人联想到天涯、地极呢？但是当第二天拉开窗帘，看到城市的象征——云遮雾绕的桌面山(Table Mountain)，顿觉得与本届洛桑的特色很相配，因为此次与前两届大会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增加了桌面讨论这一重要环节：与会者不分国籍、职务，大约每6—8个人一桌，由指定的桌长带领，桌长不必是英武有名的人，只要愿意担当，一个神学生也可带

领一桌的牧师。在巨大的聚会厅里密密麻麻排了大约700个长桌（其实若不是“应景”的话，圆桌可能更好），同一桌的组员可能是欧美亚非拉任何一个种族的基督徒，彼此可以充分感受文化的交融；另一个好处是，每天大家一起查经，分享圣经在自己身上的应用，有机会倾听神在一个陌生地方的作为。10月17日下午3:30，洛桑大会开始了，但还不是开幕式，而是每一桌的相互认识和交流，为未来7天共同参会铺垫一个亲密的基调。

晚餐虽好，却没有放和坐的地方。那些惯于席地而坐的民族如鱼得水，却苦了执著于桌椅的人，免不了拿捏不稳，泼洒一地一身的尴尬（这大概是我们将来办国际会议需

要注意的环节)。

开幕式在盛大的非洲歌舞中拉开序幕，身着鲜艳服装的诗班高唱气势雄伟的“齐来冠他为王”，正是1910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开幕式之歌。走过100年的宣教历程，仍是同一首歌！大会主席道格·伯索尔致欢迎辞，并播放了洛桑运动两位重要领袖，90高龄的葛培理牧师与斯托得博士向大会的致辞，这两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以其毕生对福音的委身为所有人做了美好的榜样。大会特别播放了世界教会历史短片，重温两千年教会曲而不折的成长之路。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洛桑表演团队，或话剧或歌舞，完全是专业水平，由此可以感受到洛桑组委会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返回酒店时已夜色阑珊，耳边犹响着非洲手鼓之音，于是有“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的诗句涌上心头。

## 第二天

本次洛桑大会的一个很大特色是使用了全球同步链接的高科技电脑技术，许多文件、论文都可以及时地让全世界数十万关注洛桑的人了解，而他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回帖并与资深牧师、教会领袖组成的对话团线上交流，这是前两届洛桑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当我们享受科技进步的好处时，也不得不面对世界上层出不穷的问题，诸如种族冲突、环境破坏、艾滋病、天灾人祸、资源短缺等。作为关切世界的基督教来说（实际上，《约翰福音》3:16的原文是“神爱世界”，但这需要进一步解经——笔者），以圣经的态度回应现实世界，义不容辞。因此，本届大会是围绕着“整全的福音、整全的世界、整全的教会”展开所有主题的。个人的强烈感受是，中国教会要有意识地装备自己，以更高、更宽的

视野来建立教会、回应世界，以至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自己组织世界级大会时，我们能为普世提供更好的平台。

今天主要研讨“整全的福音——真理”，早晨的查经是《以弗所书》1章，主讲人提醒我们不要忽视神恩典的丰盛（弗1:7的原文是“恩典的丰盛”，不是“丰盛的恩典”，强调点不同——笔者），与之配合的小组讨论补充、丰富了这一信息。接下来是全体大会，由4位发言者就“不变的福音，多元的世界”发表演讲。本届大会一开始就安排华人学者，香港中神的余达心院长就持守真理作主题发言。他说，后现代多元主义肯定个人有能力确立自己的法则，甚至随意重建真理的标准，在他们看来，真理是相对的，任何对话都是徒劳的。他指出多元论实质上是冷漠的一元论，事实上，没有绝对真理，强权就是公义！当道德与其超然的源头断裂时，个人价值就成了在世界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过程价值和功用价值——这将把我们拖入社会文化混乱的灾难中，因此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传扬和持守基督的真理！（可惜的是，虽然主题发言者都是著名人士，但因为时间所限，每人也只有15分钟。）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经验丰富的社会分析学家、国际巡回讲演者奥斯，他简明然而雄辩地指出当今世界的福音危机，“只有高屋建瓴的真理才配得上神的真理，这样的真理哪怕一句也抵得上整个世界的原则。”他引用马丁·路德的话说：“一句话就把他击倒了，”奥斯挥挥手：“这才是真理！若是我们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真理，本届洛桑应该到此为止！”他的讲演引发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下午是“多元主题”时间，设立了几个分会场比如“教义与分歧——多元世界的世俗表现”，“多媒体、高科技在福音禾场的应用”等等，与会者可以任选一个自己感兴趣





亚洲之夜

的主题参加。这之后是区域分组时间，大中国圈的教牧领袖自然就聚在了一起，我相信这个组是最活跃也是最激烈的，大家几乎全部时间只谈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中国200多位参会者没能成行。华福总干事李秀全牧师，也是本届洛桑副主席主持会议，他公布了写给媒体的公开信（可参见香港“时代论坛”），解释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回答了与会者的各样提问，他总结说：关于这件事有很多东西要整理，仅仅我们在这里讨论是得不出任何结论和预测的……

晚间是“亚洲之夜”。崇拜由多个国家组成的敬拜团带领，分别用英、法、德、西、日和祖鲁语唱“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突然我听见熟悉的音乐响起，正是那首“你若不压橄榄成渣”，配器和演唱优美动听，遗憾没有中文字幕，可能大多数人知道这是东方曲

调，却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传统唱诗。接下来是几个小品，分别表现亚洲各国福音先驱的事迹。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宋尚节，大概是因为一个老外在声情并茂地表演，我怎么看怎么不像宋尚节（也许不应该苛求，人家作为外国的表演队也算尽力了，不过我们倒可以汲取教训，是不是在准备节目之前能事先与该国的教会历史学家做些求证）。由于中国有200多位参会者未能出席，大会在“亚洲之夜”安排了20分钟特别节目。先是由大会主席道格·伯索尔和大会主要负责人、一些亚洲国家牧师，包括李秀全牧师、香港“突破机构”总干事蔡元云医生一起登台为这些中国参会者祷告，并邀请所有会众起立，凡有感动的可以指着自己的椅子说“这是为他们预留的”！我见一位参会者在祷告时自始至终一直把自己的椅子高举过头；接着播放了中

国参会者特别为本届洛桑谱写和录制的《主爱在中国》的诗歌；大会还特别用中英文朗读了由中国参会者撷集的圣经经句……“亚洲之夜”还邀请了一位朝鲜小姑娘做见证，她的父亲4年前因为信主的原因在朝鲜被捕，至今杳无音信。她曾在中国东北被一位牧师抚养，现正在韩国学习，已经蒙召要回朝鲜传福音。全场起立为她鼓掌，她的韩国牧师上台与之拥抱，这就是洛桑官网上那张照片的故事。最后是葛培理牧师布道70载的影视专辑，那些为主做大能见证、呼召成千上万人决志信主的宝贵记录让我想到《希伯来书》13:7，不禁心潮澎湃。

### 第三天

在反思昨晚的“亚洲之夜”时，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们看见不少国家的弟兄姊妹都上台讲述神在他们那里的作为，特别是两位印度老弟兄在近乎“平乏”的表达里却一直传讲着神的荣耀；然而不少会众对今天中国教会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1974年第一届和1989年第二届洛桑的年代。事实上，即使从1989年到今天，中国教会也已经今非昔比：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教会的大发展还是90年代末期迅速兴起的城市教会；无论是从今天遍布城乡的聚会堂点，还是从中国基督徒在赈灾、扶贫、社会服务等各个公共领域的贡献，都清楚地看得见神在中国的大能奇事和在中国教会的荣耀，而我们却没有在全世界面前见证的机会。我们将这样的看法迅速与国内同工沟通，也同时获得在场的很多华人教会领袖的支持。经过与大会诚恳磋商，组委会答应努力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上为我们挤出5分钟全体出席的时间来做短发言。在这一点上，真是要感谢洛桑组委会，他们看重的不是按部就班的时间表，而是神

的荣耀（尽管在整个大会期间，他们遵守时间到了“不讲情面”的地步）。

今天大会的主题是“整全的福音——和好”，查经信息是《以弗所书》2章：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大会发言中一位巴勒斯坦姊妹做见证说，她一直对犹太人、特别是弥赛亚信徒成见很深，但是随着灵命的成长，特别是经历基督和好的爱，她现在强烈地愿意与犹太的弟兄姊妹和好——而大会给予了她这个机会，她旁边正站着一位犹太弟兄，这位弟兄也见证说在他的固有观念里，是看不起巴勒斯坦人的，但是他正被耶稣十字架上超越的爱所得着，他愿意与巴勒斯坦的弟兄姊妹和好！大家当即报以了热烈的掌声——这正是洛桑大会这一普世平台所特有的优势，你抱有成见的人可能正是你的邻舍，而你所操练的和好正可以从你的邻舍开始。

下午引人注目的一个分会场是探讨“今日圣公会”。曾作为英国国教的圣公会在全世界范围也是很大的宗派。乌干达大主教亨利·路加（他最后一天主持大会圣餐）及中东、东南亚、澳洲的主教们和会众一起探讨圣公会的历史沿革和今日宗派的种种危机（据说欧洲一些传统教堂在世俗主义、自由化和伊斯兰教的冲击下甚至门可罗雀）；特别强调“耶路撒冷宣言”是圣公会宗派教义的当代表达（该宣言是2008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全球圣公会未来会议”上通过的——笔者）。其实，圣公会只是一个明显的代表，今天世界范围内许多传统教会、宗派都面临着不同危机。而能坦率面对危机、为未来向神求智慧，也许是每一个教会都该思考和有所行动的。

晚餐是与非洲国家领袖一起，我来晚了没有位子，被热心人安排坐在乌干达大主教亨利·路加旁边，他建议我既来之则说之。我就顺势提及自己所亲历的中非传统友

谊——中国人民即使在“文革”最困难时都勒紧腰带为非洲国家的建设省吃俭用。在场的非洲领袖无不动容，其中一位站起来声若狮吼：“我们非洲弟兄姊妹要还中国债——福音债！”他说，“今天在非洲有上百万的中国人，或是劳工，或做生意，我们有责任让他们了解神的救恩。中国弟兄姊妹，你们是来非洲宣教呢，还是教我们中文？！”他话音未了，来自不同非洲国家的教牧领袖纷纷举手发言，竟然都是深有同感。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此深深感动，当我们唱“宣教的中国”时，是否想过非洲大陆？是否想过今天的非洲教会已经抢先一步，准备好向我们在非洲的同胞传福音了？

晚上的两位讲员都是HIV阳性，一位是手术感染的，一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谈及艾滋病是非洲的一号杀手，一方面呼吁全世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祷告，一方面也见证神对他们的保守和恩典：这个世界是一个多难的世界，基督徒也会面对厄运，当我们身陷困境时如何在自己站立得住的同时，也能帮助他人，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

#### 第四天

当斯托得博士和葛培理牧师开始洛桑运动的时候，福音派与自由派的交锋也许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洛桑福音运动若要一直成为中流砥柱，继这两位福音领袖之后就必须有后起之秀，而今天讲解《以弗所书》3章的约翰·派博证明了他就是这样一位。派博开门见山：“保罗所一再强调的是，沿着苦难和祷告的最低谷去寻找神在世界历史中的最高旨意。”他认为今天基督教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要求社会公义减少苦难，一种是默默背起十字架寻求主超越的旨意。他说：“神百般的智慧不再是隐藏的奥秘，而是借着基督

受苦的十字架并透过教会彰显于世的，因此教会就是指向那智慧的手指，又是被那智慧之手所描绘的，是那智慧发出的光！”他自问自答：“那么教会如何向世界传递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呢？——要借着传讲清晰地表达出来，要借着受苦显出其宝贵，并借着祷告呼唤上面的力量打开人们心中的眼睛”。派博呼吁我们坚信《以弗所书》3：20的应许：“请相信，除了借着教会传讲并彰显基督的福音和荣耀，神在这世上没有更高的计划了，他所应许的他自己必成就！”

接下来由一位姊妹做见证，完全是派博讲道的活的应用。她的丈夫是一个国际医疗队的队长，已在阿富汗服务二十多年，但就在两个月前，她的丈夫和他医疗队的同工们在阿富汗被枪杀了。从他的衣服口袋里她找到了丈夫最后一篇带血的讲章，是《哥林多后书》2：14—16关于基督的馨香之气。讲章里谈到旷野牧人所吃的一种长期不变质的羊奶酪，这种奶酪是旅途中在骆驼背上制成的，混杂着各种味道，有一种尸体的味道，一般人闻到一定会远远避开，如死的气味叫人死；但对旷野中饥饿的人来说，那是生命的供养和必须，而且越吃越有滋味，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比之若苦难，一般没人愿意接受，孰不知苦难可以成就一种坚韧持久的信仰品格。这位姊妹做见证的时候声音坚定，虽然丈夫尸骨未寒，却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句抱怨和诉苦，她说：全体医疗队成员的遗孀都表示，若是有第二次选择的可能，她们和她们的丈夫仍会选择如此。每个在场的人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她透过平静地面对苦难，正在看见神的荣耀。

今天的主题是“整全的世界——信仰”。尼日利亚圣公会主教克瓦实谈到在伊斯兰教地区传讲福音，甚至要付出流血的代价。今年年初，极端穆斯林烧了100间教会和300多





间基督徒的家，面对复仇的呼声，教会的态度是：在忍耐中彰显基督的爱。他自己的家在2006年也遭受了攻击，妻子致盲。后出国治疗返家后，再次被攻击，而且袭击者要杀掉他。这位主教对暴徒说：“能否在我死前为你们祷告？”当他祷告完抬起头来，发现那批人已经走了……同样在穆斯林地区，一位从伊斯兰教转信的印度姊妹和她的丈夫怀着对穆斯林的负担开始了一间“穆斯林文化教会”。牧师被称为“毛拉”（类似回族的阿訇），在一个清真寺外表的教堂里席地而坐，仿佛伊斯兰讲经，然而传讲的却是耶稣基督。他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智慧地传福音，七年中已经为25位弟兄和12位姊妹施洗！

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身处异教文化中。从保罗的“在什么人中作什么人”到内地会的“在中国人中作中国人”，再到今天的“穆斯林文化教会”，这种处境化的福音使命一直在延续；另一方面，神常常走在我们前面，以至我们若不敏感，恐怕会错过福音的机会。一对在伊朗事奉的夫妇作见证说，一次到一家商店购物，见门口坐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妻子有感动对丈夫说：“去给他一本圣经。”丈夫简直觉得妻子疯了，这可是在伊斯兰国家向伊斯兰士兵传基督教，如同找死呀。妻子于是祷告说：“主啊，这人若下地狱，流这人

血的罪归在我丈夫头上！”长话短说，丈夫后来把手中的圣经送给这个士兵——那个士兵当即跳起来：“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丈夫吓坏了……士兵一把抱住他：“我昨晚做了一个梦，说我这商店门口将得到永生之道，我正在等而你就来把它送给我了！”

晚上布道的是大名鼎鼎的蒂莫西·凯勒，他是纽约长老会救主堂的主任牧师，他强调的重心是城市。他认为城市是未来的福音重点。首先，全球的城市化使城市人口激增，在1700年城市人口只占人口比例的3%，而到今天已占到50%，而且每秒就有2个婴儿要来到这个星球的城市；第二，城市具有从穷人到精英各个阶层的人士，从中几乎可以发现所有的福音对象；第三，巨型城市（人口过千万）逐年增加。他引用约拿的故事陈述神对大城的拯救，认为对城市的宣教是今天教会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只要看看今天中国迅速发展的城市教会，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在城市的心意；虽然就福音禾场来说不分城市或乡村，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福音事工领域，城市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第五天

从开幕式以来，每天从早到晚大信息量的摄取令每个人都有点消化不良。早晨是精彩的查经；上午围绕当天主题有大师们做焦点发言；下午的多元讲座和相应对话包括了许多当前的热门话题，从全球化、城市化、科技伦理、媒体影视、环境保护、艾滋病、妇女儿童、贫富差别、世界信仰、领袖事奉等不一而足；晚上的大会通常先是热情奔放的敬拜，用不同的语言和音乐颂赞同一位上帝，接着按五大洲不同地区，述说上帝在这个破碎世界的奇妙作为。我常常思想的一件

事就是若我们主办这样规模的大会，我们应该怎样驾驭每天的主题同时照顾细节，怎样做到首尾一致、收缩得当，不顾此失彼。这些天，也可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会的缘故，我们每天神经都高度紧张兴奋，所以今天大会特别安排休息一天，不少人利用此机会外出旅游。可惜今天阴天，云层如一块厚厚的桌布一样覆盖在“桌面山”，上山索道关闭，我虽失去了“登山而小开普敦”的机会，却能和另外一位同工出席泛非领袖的“洛桑小会”。

这通常是国际会议的特有现象，就是“前面开大会，后面开小会”。“洛桑小会”最有意思的一个环节是各个分会场代表上台做展示，吸引会众参与自己那场讨论。我记得土耳其代表的发言相当有诱惑力：从《创世记》伊甸园在土耳其，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都在土耳其，特别是洛桑大会天天查经的以弗所也在土耳其，你不来我们的讨论还要去哪里？我其实心有戚戚焉，但还是为中国分会场讲了一句“公道话”：1996年我就收到过一位犹太学者的研究报告，称他走遍世界，发现伊甸园在中国四川，其中一个证据是那里有一条流着金子的江，叫金沙江……在“洛桑小会”，我们有更多机会与来自五湖四海关心中国的弟兄姊妹一起谈论从中国现实的变化到教会的发展，并分享近几十年来上帝对中国教会大能的保守和带领，以及圣灵打开人心的工作。

晚上，我们和南非一间华人教会一起交通。虽然他们的事奉很艰难（唯一一个负责讲台事奉的弟兄正准备回国），但准备临时接替的姊妹却表现了出人意外的坚韧。其实她的先生几年前在南非劫案中遇害；她信主后一面维持生计，一面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服事，她说，我们会凭信心在这里持守，盼望主为我们预备传道人，也请国内弟兄姊妹为我们

代祷。事实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事奉，都有各自的十字架，需要肢体的彼此联络，需要时时仰望赐我们宝贵信心和应许的主。

## 第六天

昨天的休整确实令人重抖精神，也标志着洛桑大会议程过半。今天的主题是“整全的世界——（宣教）优先”，其中有一些数字相当重要：

1974年第一届洛桑时，世界上大约60%的人口未听到福音；35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降到40%，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包括3700个种族群体。这个世界有35亿的穆斯林、印度教或佛教徒，他们中85%的人从来没见过一个基督徒；这个世界有超过8000种语言，只有400种有自己语言的圣经，而超过2000种语言里几乎没有一点圣经词汇——虽说如今福音已经传到地极，或者说只要你愿意，有足够的手段和办法将福音传到世界的任一角落，但有没有想到40%的世界人口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保罗·伊舍曼，是耶稣电影事工的创办人，挑战在座的每一位认领一个福音未及的群体，为他们代祷，去那里宣教，为此委身。甚至一些具体的建议摆在大家面前，你是否准备好结交一位伊斯兰教阿訇，印度教祭祀或佛教僧侣，是否有可能请他吃个饭或是去他家里拜访。这些都是相当实践性的问题——你在世界上的优先事工是什么？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当洛桑筹委会正在筹备第三届洛桑时，已经有人挑战说：“洛桑运动的尽头是什么？”答案实际就取决于洛桑运动的参与者。很清楚，若所有代表回去都没有任何跟进和委身的话，若人看不到洛桑与其他大会区别的话，若普世教会在洛桑之后仿佛没有发生什么的话，洛桑运动也

就走到终点了。但感谢主的是，无论从每天的主题发言、对话，还是底下的反响来看，与会者透过大会都能重新校正自己的目标，重新确立优先次序，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表示要在行动上见——可见重在行动的洛桑大会对资源重组、寻找宣教的突破，道成肉身进入世界作光作盐都有清楚的实践意义。

今天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晚餐时分，当我们与亚洲周边国家的代表在一起时，来自印尼、孟加拉、印度、中亚几国的代表纷纷发言，感谢中国教会对他们无私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参加这次洛桑。越南代表情不自禁，走到我们面前，哭着与我们拥抱，说：“多么想见到所有的中国弟兄姊妹——这份爱心是超越任何界限的手足亲情！”一位乌克兰的代表说：“当我们从国际洛桑收到你们的奉献时，我们流泪为中国祷告，我们感谢主，中国强大了，中国教会强大了，中国已经踏上了宣教之路。”是的，中国教会在这两年多的筹备工作中一直在成长和成熟：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跨越教派、教义、团队、城乡的合一；第一次尝试为国际会议、为自己教会和其他教会的参会者募捐；第一次为周边国家的参会者募捐，并且按照承诺支持了一百多位邻国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弟兄姊妹在此时已经来到了洛桑大会，不仅是心来到了这里，而且正在灵里与普世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契合！

晚间的节目集中展现神在非洲的奇妙工作，动感极强的非洲敬拜和非洲人那种节拍鲜明的肢体语言让传统的东方弟兄姊妹自叹弗如。非洲50%的人口在25岁以下，33%的人口小于15岁，可以看出非洲是一个年轻的大陆！100多年前，非洲还是一个“福音进口”地和福音的荒漠，但今天复兴之火已燃遍非洲各个角落，非洲正在变成一个“福音输出”地。此刻，我们想起那些冒着生命危

险将福音带给非洲的宣教士，许多人在这里长眠甚至殉道，但他们的同伴、遗孀、子女前赴后继又来到这里。一位非洲代表作见证，他的爷爷杀了宣教士，而他们全家现在已成为宣教士——再一次证明德尔图良的话：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大会特别请西方国家的代表起立，代表他们宣教的先辈接受全场的掌声感谢——此种方式是否合宜再议，但有一点值得反思：这些年我们一直强调宣教的中国，实际上比较少想到非洲大陆——一个上帝同样祝福的地方，这里的信仰大复兴已经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启动了宣教的非洲……

## 第七天

洛桑大会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强调合一，不仅是跨越地理的合一，而且是跨越宗派的合一。今天早晨带领查经的是内罗毕五旬节教会的主任牧师。对于灵恩运动的评价与反思似乎不在洛桑的议事日程中，不过当我们观察非洲大复兴的时候，我们感受到那是与强调和见证圣灵强有力的工作不可分的。

今天大会的主题是“整全的教会——正直完全”。“斯托得事工”的国际主任，著名旧约学者克里斯一上台就不留情面向教会的种种陋习弊端开火。他猛烈抨击教会中的权利欲、滥用金钱、操纵他人、私意解经、骄傲和不道德……“什么让主最伤心？”他激动地说，“不仅仅是世上的罪，还有他所救赎出来的人属灵的失败、不顺服和悖逆！”他用一个英语单词“HIS”来概括传道人的品格：谦卑（humility）、正直（integrity）、简朴（simplicity）。“福音派的不合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以传福音为名义的教会领袖缺乏谦卑真诚，缺乏基督的样式！”他大声疾呼：“洛桑应该呼召悔改、



更新和委身,拒绝世俗的各种试探……”最后,他提醒每一个人,在离开座位去传福音之前,别忘了先跪在神的面前寻求主,悔改认罪。

下午参加了一个多元主题“伦理:边缘科技与人类未来”,是探讨克隆、干细胞技术对基督教伦理的挑战。这是相当前沿的课题,也是基督教面对当今科技声音最高的领域之一。其实,边缘科技所挑战的不仅仅是伦理层面,更重要的是直接涉足神对生命的创造领域,用北京话说:顶着雷干吧——人类为自己积攒震怒。

大会本来决定在今晚最后一次的“神在世界教会的作为”中安排我们短发言,在场的华人牧者领袖不分国家地区都一起屈膝祷告,我们也积极与国内同工联系沟通。突然接到大会的通知,短讲改成祷告,将安排在明早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之前。我们和国内同工都认为这是神清楚的带领:在主日这个特别的时间用感恩祷告的形式,在全世界面前述说神在中国的大能作为和神当得的荣耀!

晚间焦点主要集中在东欧和西方世界,特别谈到前苏联。在1989年第二届洛桑时,只有很少的代表来自前苏联;而由于苏联解体分成12个国家,本届洛桑共来了120位代表;1989年,西伯利亚还只是一个大监狱;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宣教禾场。我个人认为当神学被西方(从天主教开始)所主导,我们比较少了解东正教(多在东欧、前苏联、希腊等地分布)的发展。即使从教会史来看,东正教信徒一直是站在与伊斯兰教对垒的第一线,相对保护了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深度灵修传统实在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信仰宝库。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明天将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洛桑盛宴将在宏大的圣餐闭幕式中曲终人散,每个人心中都恋恋不舍。在这紧张繁忙的一周,我们学到并经历

了太多东西,同时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亲身感受到亚非拉教会的全面复兴,基督教重心的南移东进;一方面思考我们身上的使命,中国教会在末世宣教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 第八天

今天是第三届洛桑大会最后一天,既是一个段落的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因为大会安排我们的感恩祷告是在全体大会的一开始,我很早就和蔡元云医生一起在大会节目部和戒备森严的后台等候上台。事实上,即使是5分钟的祷告内容这几天来都经过了多次多方的祷告、措词和讨论,无论是国内同工还是现场华人教会的牧长前辈都给予了及时的意见和支持。(我在后台准备的时候注意到,大会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处理得相当仔细,比如在登台前每人还要签一份大概是关于肖像权的协议,这些细节和国际惯例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登台后,面对台下四千多普世教会的领袖,感谢主加给我们力量和话语。道格邀请全场代表起立,为神在中国的大能作为献上感恩,也为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未来祈求神的带领和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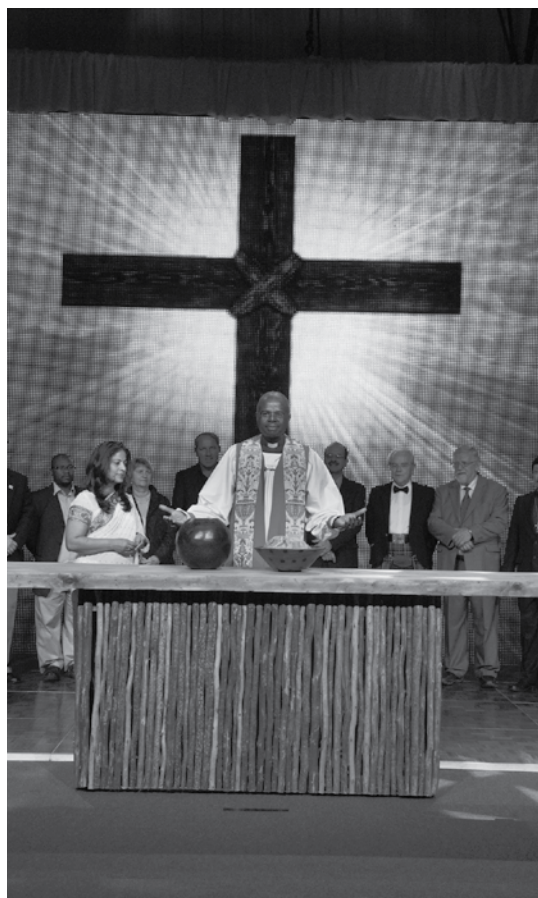
大会最后一天的主题是“整全的教会——伙伴关系”。洛桑大会这个平台确实大大促进了普世教会的全球伙伴关系。仅仅是700多个全球对话链接(包括转播、及时对话、每日更新和发帖)就与超过95个国家的教会“同步洛桑”,上网量之大超过了三个月前刚在此地举行的世界杯。大会的安排也很巧妙,比如早晨带领《以弗所书》6章查经的埃及牧师解经之后,他的妻子就透过开罗“垃圾村”变“敬拜中心”的具体应用来做鲜活的补充;而同样,上午全体大会的讲员也是一对夫妻档,他们特别谈到了福音事工中弟兄与姊妹

的伙伴配搭（当然不限于夫妻），强调了姊妹事奉和弟兄的平等与互补关系。

然而今天大会最具先知性的压轴发言是OMF（内地会）总干事冯浩鏊，他在题为“在基督身体里同工，以寻求新的全球均衡”发言中带给我们一个更新的普世宣教视野。他先提出一个挑战性问题：以追求上帝的全球均衡为使命还是以普世宣教为使命？冯医生指出圣经中的宣教不是首先或特别地与均衡或能力的平衡相关。宣教是关乎上帝的能力，上帝只把能力赐给那些接受他能力的属他的百姓。冯医生提出一个重要的宣教观念，即宣教资源将不再只是从西方到别的地方，而是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南半球和第三世界教会为普世宣教做出巨大贡献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他接着说，均衡永远不会消除比较和竞争，而和好是所有基督徒伙伴关系的基础，因为和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换来的地位。圣经中基督徒同工关系的榜样并不是像世界所推销的“双赢”模式，而总是付出牺牲的同工关系。冯医生深有感触地谈及一种在中国基督徒中流传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未来的福音使命属于亚洲人或者中国人，甚至一些西方人也以宣扬这种信念来鼓舞我们，但这会重复西方过去曾犯下的错误——也就是，将经济和政治的能力等同于推动福音广传的能力。主是掌管历史的那一位，没有任何一个种族群体或国家可以宣称唯独自己拥有特权去完成主的大使命。最后，冯医生强调多中心主义的宣教概念：各地要互相学习，从而带来丰富，没有一个基督教的中心或宣教活动的中心，而是“我们彼此都需要”。

因为今天是主日，闭幕式由大主教亨利·路加主持肯尼亚新音乐形式的圣餐礼拜。值得一提的是，在闭幕式上大会还特别安排了由中国姊妹为亨利·路加主教祷告以及中文

（以及法、俄、阿拉伯等语言）读经，这与华人学者领袖作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大会发言、前后两次为中国的特别祷告、洛桑副主席华勇主教的中文祝福，前后呼应一致，可见普世教会对中国教会的重视，这是否对中国教会也是某种预示呢？盛大的音乐、歌舞，多姿多彩的舞台布景和250人的诗班、30人的管弦乐队呈现了活泼的敬拜与非洲特色的赞美，加上圣公会传统严谨的圣餐仪式，现代与古典相得益彰。四千多人同领圣餐的壮观场面，让人再次回想起当年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上给门徒的新命令和《启示录》羔羊婚宴的预表，不由感慨万千，正如洛桑运动的国际主任林瑟·布朗在闭幕式上有感而发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样美好、独特和真实，这就是我们这一周来济济一堂的原因。他特别指出《开普敦承诺》（第三届洛桑的纲领性文



件)带给我们四重异象：第一，振聋发聩地确认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和福音真理，以及普世宣教这一全球教会的使命；第二，在全世界各地的各个层面为耶稣基督及其教导做见证；第三，透过洛桑运动结出丰硕的合作与友谊之果；第四，透过本届大会激发出以基督为中心的，充满创意的新方案。最后，林瑟·布朗以约翰·卫斯理的话鼓励大家：尽一切办法、一切所能，踏遍一切可行之处，把握所有时间，向所有能触及的人群，尽己所能、历久不懈地为基督做见证。

会场再次响起雄壮的“齐来冠他为王”的赞美歌声，标志着历时8天的第三届洛桑世界福音大会圆满结束。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再次挑旺普世宣教之火的里程碑，洛桑运动执行主席道格引用斯托得博士的话如此说：许多会议都如昙花一现，然而洛桑大会令人激动之处在于它的火焰持续点燃别的火焰！洛桑不是一个机构，不过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运动，是全球各地包括牧师、学者、平信徒在内的很多人为了普世宣教共同使命的聚集。洛桑运动是创新的、催生的、有机的和充满活力的，它必须持续灵活地应对新的挑战 and 机遇，坚实扎根于圣经，为宣教提供可靠贡献，并要有意识培养年轻领袖，有战略性地召集合适的聚会，因为它会带来许多新的会议和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会把这些祝福带回各自的家乡，以全新的洞见和更新的激情，作为整全的教会，把整全的福音带给全世界。

这正如伟大宣教士耶得逊所说的：未来正如神的应许一样光明……

### 回程感言

第三届世界洛桑福音大会已经在南非的开普敦华美谢幕，耳边依然响着非洲咚咚的

鼓声和四千人共同颂赞之音。说本届洛桑是一场盛宴大概不过分，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也绝不乏人走茶凉的担心。于是有人质疑洛桑运动的前景，也有人对本届洛桑的安排策划提出批评，这大概也是人之常情。既把大会比作筵席，就有众口难调的困难，对中国人来说，再好的西餐也仿佛吃不饱，但若期待地道的西餐师傅做出地道的中国饭也是奢求。对我个人而言，洛桑既是现代合菜，也是传统精品，有句广告词很贴切：饕餮小酌、丰俭由人。诸子百家因人而异，可能品味不同，但是少不了的是参与其中，感悟其间。在我看来，洛桑运动的希望不是在于菜色好坏，它的重要性根本上是因为它与传福音的大使命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

洛桑运动是普世教会相契合的一个无与伦比的平台，不是外行看热闹的门面舞台，而是内行显身手的历史舞台；

洛桑运动是末世福音发展的一块里程碑，它记录了普世教会实践大使命的一步步佳美脚踪；

洛桑运动是一个心灵中转站，在这里有倾听、激励、重整、安慰，既可以收拾起受伤、破碎的心情，也可以找到惺惺相惜的同路人；

洛桑运动是一面可以照见属天敬拜的镜子，不同种族、肤色、语言、族群济济一堂，共唱同一首赞美的新歌；

洛桑运动是一次异象的确立与传递，从《洛桑信约》到《开普敦宣言》，是世俗化、自由主义浪潮中的中流砥柱；

洛桑运动是又一次整装待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复合与合一，反思与启迪，机遇与挑战……

在经历洛桑期间，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也许有一天，也许是下届，当我们自己主持这场全球盛宴时，我们有足够的见识和能力来掌勺备料，挑旺洛桑之火吗？



# 洛桑中国参会者通信选录

[编者按] 洛桑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它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将会很深远，因此值得我们对其意义进行反思。除了本刊所登载的一些专题文章之外，我们还收集了个别参会者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几封通信，以此来引发对洛桑事件更为深入的反思。

## 冠辉长老：“致S弟兄的信”

S兄，平安。你了解这几天我的感受，我只能简单地谈一下。

10月19日，我所知道的所有代表都解禁了，我们家楼下照看我的那辆车也开走了。前一天我们的牧师被放回来的时候，我心里的石头便落了地，感到很平安。可是，这两天，当我试图整理和反思这个事件的时候，我的思绪纷乱不宁，各种不同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萦绕。

读到洛桑开幕中国缺席的报道，我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了。我虽然不能参加洛桑大会，却能从两位非洲弟兄的言辞中，感受到基督身体里的认同与安慰。我知道，这是神借着那些曾经受过比我们更大患难的肢体带给我们的安慰。但愿我们所受的一点点患难，将来也能成为他人的安慰。

1、受伤与安慰：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我自己并没有受到太多伤害。我们都共同感受到灵界黑暗势力的压制，但我没有受到肢体的冲撞，也没有像一些弟兄姊妹一样被软禁，我所受的比他们要少。有些姊妹因受到粗暴的肢体冲撞而心灵受伤，至今仍未恢复，求主安慰和医治。

2、勇敢与柔和：面对政府的恐吓与压力，大家总体上没有被恐惧所充满，而是表现出了勇敢与坚定。但在勇敢之中，我们还缺少一点

柔和，有时我们甚至用血气在争战，这一点让我感到不安。我自己常常在勇敢坚定与谦卑柔和之间挣扎。我们在争战中，需要勇敢坚定，不能向黑暗的势力妥协。可是，我们的勇敢坚定应当是出于对神的顺从，而不是要用一种势力去胜过另一种势力。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人的怒气与人多势众的势力去对抗。求主饶恕我们，使我们更加谦卑柔和，像主自己一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3、分歧与合一：想起这两年筹备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彼此沟通，在压力之下，彼此磨合，竭力保守合一，我心里十分感恩。大家背景差别很大，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很不相同。北京的牧者过去两年虽有联祷会作为平台，但没有一同承担过事工，经历过事情，并没有过真正的磨合。这次事件，大家在如何应对、如何决策上经历了激烈的争执和痛苦的磨合。筹委会执行小组最后能决定公开整体地出发、坚持走到海关、发表公开信，这已经是合一上的进步。但是，在我看来，这还只是中国教会之间连接与磨合的开始。中国教会内部得首先成为一个大家庭，再融入普世的大家庭才有意义。

4、公义与福音：想起那些不认识神、甚至没有听过福音的政府工作人员，我感到我们欠

了福音的债。我们一直在责备政府不公义的做法，要求政府改变。作为基督徒，暗昧无益的事，我们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我们也有责任帮助我们的政府改变。可是，我细想，对于一群不认识神的人，你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按照公平和公义来治理国家呢？平时，我们忙

于教会的事务，没有竭尽全力地传福音，这次被动接触了从居委会到市局的政府人员，发现绝大部分人都不认识神，还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过福音。我们欠了身边这么多人福音的债，如果不能还清这份债，还谈何海外宣教？

## 王怡长老：“致众同工的信”

各位亲爱的同工，平安。

如P兄所说，《洛桑信约》的核心价值是普世宣教，宣告教会要把布道作为首要的事奉，特别是关注世界上尚未听过福音的三分之二人口，并鼓励教会以一切可行的方法尽快将福音传到地极。中国的“两会”严守“三定”政策，不许个人以见证方式在政府认可的宗教场所、教职人员和“执业”地区之外进行布道活动。公开传教是非法的，这本身就与《洛桑信约》有矛盾。

另外《洛桑信约》第十三节“自由与逼迫”亦提到“上帝赋予每个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和平、公正与自由，使教会可以顺服上帝、服事主基督、不受拦阻地宣扬福音”，并且表示“深切地关注那些遭受不公正囚禁的人，尤其是那些因着为耶稣作见证而受苦的人。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自由而祈祷和努力；同时，我们也不因他们的遭害而胆怯”。

根据上述两点，“两会”无法签署《洛桑信约》，无法出席开普敦会议，不无原因。

我也同意P兄所言，单从宗教自由的方面来考虑，家庭教会成员也有正当的权利参加洛桑会议。如果因为教会A没有被邀请，教会B就会遭到政府打压，那么请问，A哪里还配称为主基督的教会呢？

我还想补充分享一个背景。今日新教内两个最大的教会机构，一个是普世基督教协会（WCC），因为提倡合一而不断放松信仰底线，

成为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的混杂。后来公开主张普救论，甚至将福音定义为“社会、政治、经济的福分”。这与“三自”丁光训等人宣称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相吻合。因此，“三自”系统（包括基督教协会），很早就被接受为WCC的成员。

另一个是世界福音联盟（WEA），基本上持保守的福音派立场，与WCC对立。其中立场最清晰的是1951年成立的英美福音派为主的世界福音团契。《洛桑信约》是这一运动的产物，为当代的福音派教会立下了一个信仰告白的底线。WEA是参与洛桑会议主要的组织者之一。

“三自”当然无法接受这个信约，它也无法两个都参加。因为普世宣教的使命与“三自”原则直接冲突。除非它们有一天能够脱离政治势力的控制，成为忠心于福音真道的教会。

但是，最近两年来，WEA不但开始与WCC接触，寻求合作的可能，也开始与中国的“两会”接触，今年3月，WEA的主席公开访问两会，也邀请了“三自”作为观察员列席洛桑会议。但是感谢主，信约是一个合一的根基。真道的拦阻，胜过人意中的合一。

这也是我最近两日，看待这一事件的视角之一。当全球的福音派教会以及多数海外华人教会都时刻准备着接受“三自”，因着事工的需求而向这个最强横国家的凯撒的权势妥协，甚至假装家庭教会不存在，假装自己没有受逼迫的弟兄，假装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中

国家家庭教会 200 位传道人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就是在全世界福音派教会的面前，公开地被中国警方野蛮地拦阻。

这是一件让所有保持与“三自”爱国会和宗教局接触并同工的海外机构、教会感到非常尴尬的事。因为这件事拷问他们的良心，要他们凭着在基督里的良心说诚实话，去爱自己受苦的弟兄。要他们在国内开展事工的时候，不能借口策略、托付不同，而继续假装没有听见路上有哀伤的呻吟。甚至那声音不是来自邻人，而来自弟兄。

我担心的是，事工已像二奶一样，绑架了海外华人教会，使他们难以发出主基督公义和慈爱的声音。

因此，上帝用我们继续的受限制，来提醒福音派教会的良心，尤其是拷问海外华人教会和机构的良心，也帮助普世教会对当今世界有更完整的认识。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家庭教会对第三届洛桑会议最大的贡献。

这是我们不配有的使命，但我为主的缘故，感到无比荣耀。

### 某地参会者：“致弟兄姊妹的信”

亲爱的弟兄姊妹：

平安！刚刚看到北京的一位姊妹赴会被阻的经历。虽然我所经历的事件看似已过四日，阅读中仿佛也同这位亲爱的姊妹一同回到她经历的数日，能与她的心灵相伴是我的福分。感谢主，这一切都在他的眼前被他记念，他不曾离开过一刻，众天使和众圣徒都一同见证我们主的信实和全能。“若有人爱神，那人是神所知道的。”愿主的爱亲自安慰和激励这位爱他的姊妹。

四天前，当我从机场被押上全副武装的汽车，享受到如同黄金被运钞车押送的待遇时，车上还有与我一起的两位兄长。虽然在重重包裹的武装人员中，主的平安却带着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伴随着我们。我记得被押下车告别车上的一位兄长时他脸上灿烂温和的笑容；我记得在车上紧张不安的氛围中的年轻警员们的脸和我们三人无法言喻的平静安稳；我记得空气中不是我们的惧怕，而是那空中掌权者因着永生神的同在，发出强烈的挫败和战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是主的爱，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们从胆怯的小人成为他勇敢的儿女。

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何时我们都记得教会是与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争战，而我们所跟随的是得胜的君王、万军之耶和華。教会拥有主所赐的权柄：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教会千万不可轻忽这宝贵的权柄。我们同在这集体的悖逆中，我们也有份于这在永生神面前狂心的叫嚷，但求主怜悯我们的族群，赐下回转的心，好叫这民有得救的指望。

我们依然面对神所托付的教牧职分，这是神的家、永生神的殿，主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他重价买来的珍宝。中国教会要走的路在主手中，唯愿牧者们在经历之后更尽心爱主事人，好回报那恩待我们的主。属灵的领袖必须要在主里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影响和属灵的持守，我们服事的是永生的神，他鉴察人心。愿我们各人见主面的那日，都可以欢然对主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愿此生我们靠主恩典做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教会的主必亲自保守他的教会，借着教会使列邦知道他的道路，万民得知他的救恩。愿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君王。✠



# 我们为什么是家庭教会<sup>1</sup>

文 / 王怡

各位在秋雨之福教会领餐的信徒，平安。

感谢15日这天，一些弟兄姊妹清晨到我家，祷告、赞美，一整天与我们共同经历在机场的被拦阻。更多弟兄姊妹牵挂我们，为我和其他与会者祷告。蒋蓉师母说，你们就像天使，成为主对我们一家的安慰。

这次政府因害怕家庭教会传道人参加第三届洛桑会议，大规模阻挡本国公民出境。其实质是主的教会“普世宣教”的使命与官方所谓“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爱国”原则的冲突。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先生说，洛桑会议“秘密联络、擅自邀请”中国基督教合法代表（指三自教会）以外私自聚会的基督徒出席，违背了我国“自办教会”的原则，是对“我国宗教事务”的粗暴干涉。

主借着这事件，再次将家庭教会与“三自会”及世界的属灵争战，凸显在每个华人基督徒的面前。之前，“三自爱国会”也向洛桑会议组委会联络，希望参会。但主的教会连接的根基，不是势力和才能（亚4:6），而是共同的认信（弗4:5—6）。《洛桑信约》持福音派立场，相信圣经权威性和普世的福音使命，“whole gospel, whole church, whole world”（全福音，全教会，全世界）。这显然与隶属于中共统战部和政府宗教局的“三自爱国”原则

直接抵牾。并且《信约》第十三节说，“上帝赋予每个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和平、公正与自由，使教会可以顺服上帝、服事主基督、不受拦阻地宣扬福音”，并呼吁教会“深切地关注那些遭受不公正囚禁的人，尤其是那些因着为耶稣作见证而受苦的人。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自由而祈祷和努力；同时，我们也不因他们的遭害而胆怯”。

因此，那些被执政党指定的“中国教会的合法代表”认真读此信约后，无法凭信心、凭良心签署它。这显明他们乃是站在撒旦的会中（启2:9），僭越在摩西的位子上（太23:2）。他们为了属世界的“我国宗教事务”，而不敢与全地奉主基督为独一元首的儿女们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三自会”是国家垄断的宗教行业公会，是屈从于政治势力的事业单位，而不是主基督的教会。因为“教会”的本质不是一个有形组织，而是一个在万国、万族、万民中被拣选出来，并承认一个看不见的基督国度的属灵的圣民群体（约18:36）。

同时，即使在全国三自系统中，也只有一间一间教堂（宗教活动场所），却没有一间作为独立社团法人的“教会”。所有的教堂，都被邪恶的行业公会控制着。因为撒旦的诡

计，就是要消灭“地方教会”。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唯有家庭教会中才有真实和独立的“地方教会”。

今天，为什么我们仍然坚持家庭教会的道路；为什么要警告那些被掳于“三自会”的信徒快快脱离在“伯特利和但”拜耶罗波安的金牛的罪（王下10:29）；呼吁他们明白圣经，渴慕真道，免得耶和华的民因无知识而死亡（何4:6）；为什么要警告那些在“三自会”中走该隐的道路，为利混乱神的道（林后2:17），又往巴兰的错谬中直奔（犹1:11）的假教师们彻底悔改；又为什么要为那些在“三自会”中因软弱而受良心责备的肢体和工人们求主怜悯，赐下胜过世界的信心，好叫他们向主归正，至死忠心，得着生命的冠冕（启2:10）。

简言之，是基于我们对以下圣经教导的确信和对历史事实的认知。

### 1、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20:3）

新妇只有一个丈夫，教会只有一个元首，灵魂只有一个君王。真正明白这一诫命，并对此认真的信徒，在任何对我们生命的主权垂涎三尺、希望分一杯羹的要求面前——无论这要求是来自妻子、父母，还是来自国家、政党；无论是流着眼泪，还是带着枪炮——我们的回应，都只有这一句话，耶和華神说，“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教会一旦在圣道、圣职、圣礼上沦陷于情感，依附于势力，屈服于政治，教会就将敬拜归给了假神。教会就失去了基督的新妇最美、最荣耀的品质，也即圣洁，以致不再是主的教会。

### 2、政教分立：“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

上帝一面授予政府佩剑的权柄（罗13:1—13），管理外在的身体秩序与和平；一面授予教会天国的钥匙（太16:19），传讲福音，

施行圣礼，判断属灵的事务，成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林前4:1）。政府无权干预和判断公民的信仰及教会的教义、圣职、崇拜和福音的宣讲。我们不接受无神论政党的统战部和政府宗教局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干涉；不接受主的教会之上有“业务主管部门”；不接受“宗教事务”构成政府职能的一部分。换言之，宗教事务永远不是“我国”的，也不是“美国”的或“南非”的；真宗教（敬虔）是属乎主基督，属乎全地，也属乎每个信徒的良心的。

只要政府尚未改变“政教合一”的模式，仍将宗教事务视为政府内部事务，仍粗暴侵犯教会的天国钥匙，仍不允许地方教会在民政部门独立登记；我们就命定要效法王明道、袁相忱等前辈圣徒，至死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一面顺服政府合法的、普遍的行政管理，尊重政府佩剑的权柄；一面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提后4:2）。因为人可以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提后2:9）；仆人可以被杀，但恩主已经复活。

### 3、大使命（太28:18—20；路24:46—48）的托付。

这是主权的上帝赐给教会传福音到地极的属灵权柄和责任，意味着属灵的基督国度高于地上的任何民族国家。因为基督没有护照，信仰没有国界，真理没有肤色。没有西方宣教士，哪来的中国基督徒？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三自的“自传”原则、“定片、定点、定人”的诡计和所谓“宗教自主”的方针。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三自爱国运动”之所以是一场敌基督的运动，正是因为它否定大公信仰，否定高于国家的基督国度，而企图建立一个依附于政权的“民族主义教会”。这是撒旦的阴谋，为要在中国拆毁主基督的教会；但主的意思却是好的（创50:20），借着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逼迫，反而兴起、成全和保守

了家庭教会。

#### 4、几十年来“三自爱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

许多组建、领导和参与其中，并控诉、迫害主的教会和同工肢体的假仆人、假教师，至今仍是各级三自会（和协会）的主教、领袖和牧师，迄今没有悔改并转离他们的恶行。他们继续倡导“因爱称义”等异端教训，在全国三自系统提倡宗教混合主义的“神学建设”；许多地方的三自会继续在帮助当地政府逼迫家庭教会，充当可耻的犹大——我们甚至不敢在这致命的罪上为他们祈求（约一5:16）；他们也继续接受政府对传道人的审查和金钱资助；不断组织“政治学习”，接受外邦人的领导和教训；继续在会堂唱红歌、挂国旗，认同国家崇拜。这一切跟随迦南宗教、屈服巴力淫威的背道行为，都是真信徒应当反对并为之心急如焚的。

有人说，我们也要爱他们。是的，你们若愿走在家庭教会的道路上，承受逼迫和“不自由”的代价，努力传讲整全的福音，努力遵守主的道，行在光明中，爱弟兄的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约一2:6—10）。

什么是真正的“宗教自主”，就是唯独以

基督为主，以圣经为主。在基督以外的任何“自主”，都是对主的叛乱，是出于那恶者。什么是真正的“自传、自养”，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和呢（林后6:14—15）？

所以众长老和你们一起持守《秋雨之福教会信仰告白》，其中第五条说：

“我们领受中国家庭教会的传承，坚持基督耶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坚持政教分立的原则。”

弟兄姊妹们，唯愿恩主使用我们的性命，唯愿我们在这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一2:8）的世代，能像马丁·路德一样说：这就是我的立场，一步也不能后退。

靠着恩典与你们一道  
向主尽忠的仆人王怡，  
写于2010年10月15日

1 转自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每周牧函》







# 在通往洛桑会议的路上

文 / 魏洪

## 第一阶段的沟通

5月有幸接到邀请参加第三届洛桑会议，我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候这一天。

9月底某一天的上午，家中来了一批不速之客，七个人之多。经他们自我介绍后才知道，原来是区里的一些政府人员，统战部、民宗侨、宗教局、国保、街道好几个部门的负责人竟然都到齐了。

10月9日上午，又来了第二批客人，这次由所属派出所副所长和街道的主任一行五人组成。

10月12日上午，家里接待了第三批客人，还是各部门的负责人，共有八个人。

他们的态度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友好，很明显，他们事先对我有了一些了解，谈到

了我收养弃婴、流浪狗的事，对我的评价还挺不错。并且还很认真很肯定地说：“你是个真基督徒。”一位官员还特别提到了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他很受感动。

实际上，这一阶段的沟通、接触，我们都是各有各的目的，政府人员的目的是要我主动放弃出行。我对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示理解，也谈到政府已经越来越开明，如果在五年前，这种交流是不可能的事。当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也表明了自己的信仰态度，我不会主动放弃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是我的原则。我的目的就是要走到机场海关。

对于我来说，平时与他们没有什么接触，若不是因着洛桑会议的影响，如此之多的部门，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也不可能兴师动众地主动屈尊到我家里，心平气和地与我谈上

一个小时。

洛桑为基督徒与政府搭建了一个沟通的平台。

## 第二阶段的沟通

10月13日—16日，从北京出关的参会人员无一例外，都在海关被拦截了，理由是国家安全局和宗教局提出的此次出行“将会危害国家安全”，在海关被拦截的二十多名参会人员决定一起通过网络观看开幕式及中国之夜。

整个通关过程中，我们都很喜乐，虽然每次把人送到海关入口，过了一个小时，又再接回来，但却没有对我们的情绪造成丝毫影响。我们知道通不过去，但还是前仆后继地去通关。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手中如同一个大锤，一下一下地敲击这千年的壁垒。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壁垒会倒塌，但总有人去做，荣幸的是神选中了我们作他手中的器皿，与他同工。其间，我们向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并向弟兄姊妹发布了代祷信。

10月17日中午，我们正在聚会的时候，由市国保牵头的一队人闯进来，终止了我们的聚会。各区的国保、宗教局、民宗侨、统战部、街道等部门来了许多人，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将我们分别带走。

我和另外的两个姊妹被带到了一个极为偏远的地方，晚饭的时候，国保没收了我们的电脑、电话，要求我们不能出院子，不能有人来探视。从这个时候起，我们都被严严实实地盯住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甚至连上厕所都有人在外边把门。就是在这样的“热情招待”下我们被软禁了38个小时，直到19日的上午，我们的电脑、手机才被还回来，然后我们被送离那个什么山庄。

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在这三十多个小时

里，先后有几拨人找我“聊天”。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谈起来也自然了很多。我没有走成，心里已经很轻松了，于是祷告求问神，在这里如何给神作见证。聊天中才发现，政府的一些人员对福音的了解几乎为零，原来神是要我给他们传福音！想想看，这三十多个小时，政府官员主动要找我沟通，跟我沟通是他们的任务，他们必须要跟我沟通。从部长、主任、书记到基层的办事员，神竟然为我预备了这么多要听福音的政府人员，竟然给我安排了足够的时间跟他们把福音解释清楚。神爱我，神更爱他们，“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丧失的人”，他要让“坐在死荫之地的人见到大光”。神要让禁锢的头脑开窍，歪曲的意识归正。于是，我怀着“欠了福音的债”的心态，快乐地努力完成这几天神给我的使命，使这些官方的头脑了解真正的福音，了解真正的基督徒。

洛桑会议已经结束了，整个事件被定性为建国以来的最大一次宗教事件，我认为这是神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一次大检验：

对于参会的个体来说，面对压力时，是否能站立得稳；

对于教会来说，牧师带领人遭遇特别事件时，教会如何应对；

对于北京的众教会来说，彼此之间的肢体关系、合一关系如何体现；

对于中国的家庭教会来说，可以承载多大的使命、挑起多重的担子？



# 被看护日记选

文/明义

## 2010年10月15日 周五

今天中午12点半出家门，一走出廊门，就看到两位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门口，坐在两个小椅子上看书，一见我出来，马上站了起来，说，您是准备出去啊？和王警察说了吗？我说，他说过，不会限制我的出行。她们跟着我走到楼下的大门时，就又跑过来两个居委会的女士，看来跟着我的这两位已经在第一时间给楼下接应的“第二梯队”打了电话。迎着我来的那位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见面就问，您是去哪里啊？我们马上给您准备车。我说我自己坐公交车，你们跟着我就好了；我还不习惯享受专车的待遇。

居委会就在我们楼下，所以说话间又出来一位，介绍说是居委会的主任，一位退伍干部。他表达得倒挺诚实，说居委会本是为本小区居民服务的，他们也不愿意做这方面的事情，但上面的命令是死命令，如果人看丢了，他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我一定得坐他们的车。在几个人围着我说话的时候，有人已经在给王警察打电话，要他尽快把车

开来。看着他们为难的样子，我也不打算自己走了。他们解释说，没有想到你会这个时间出门，司机刚去吃饭。

在等的过程中，这几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一直在说，他们也不容易，希望能够体谅他们。我当时的回答是，对于你们具体办事的人来说，我会体谅与配合，但我也希望你们明白：你们所做的事情是违法的，不要误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一个刚才坐在我们家门口的工作人员说，我刚才坐在你们家门口时，心里很难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做这样的事情。我说，是的，如果有一天你出家门时，发现你们家门口也坐着几个陌生人，你会有什么感受？你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变成那个样子吗？

等到快1点，王警察和司机开着一辆面包车来了，我才认出，这辆车已经在我们楼下停了好几天了。于是，王警察和司机、居委会主任及另一个女性工作人员共计四人陪着我去了单位。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本来进了单位大门就已经不是他们的责任范围了，如果实行所谓“无缝对接”的话，他们



这时应该打电话给单位保卫处，将我转给他们继续看管；但好像王警察说，之前与单位联系时，单位说这个人这几天不需要来单位坐班，所以这个人做什么，他们不能承担责任。所以王警察只好接过这个看管的责任。到了办公楼后，他们的分工是：两位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楼下，王警察自己贴身跟着我。好在王警察那天是一身便服，所用的车也是非警务用车，当然这都是事先想到的，以免给这个应该是满有自由精神的地方带来什么的冲击。

整个下午，在我与其他人读书讨论的时候，王警察就坐在旁边的办公室里，找了一两本书看。后来交流说，这本报告中国宗教状况的书对他还是有启发的。还真不容易，一直坐到5点多，一行人才从单位回来。

晚上吃过饭，和妻出来在园里散步，一个多年的习惯。两位居委会的女性工作人员，确实也挺辛苦的，一直在过道中站着或坐着，所以也就借着这个机会与我们一同散步。真是有意思的人生一幕，在你的后面有两个人陪着你一同散步；过去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国家领导干部才会有这种待遇。不过，一会儿就发现，两位女同志跟不上我们散步的步子，于是换了一位小伙子来跟我们。其实我们并非有意要走那么快，不过是习惯而已。但这位小伙子不知怎么理解的，感到有必要让我们知道他是不会让我们落下的，就紧贴着我们走，估计他的前脚尖可以踢到我们的后脚跟了（如果必要的话）。并且他一直在打电话，让我们本想追求的安静散步变得了无意思，只好草草地结束回家，或许正中这个小伙子的下怀，天黑，临回家时没有看到这个小伙子是否有达到目的的得意神色。

回到家在想，居委会就在楼下，一梯队和二梯队的安排还真是比较周密和万无一失的。看了一下家中的表，照原来飞开普敦的

计划，现在应该是出发的时间了。

## 2010年10月16日 周六

今天早上7点45分就出门了，因为上午有圣经学校的课。一出走廊的门就看到四个男性坐在电梯门口的过道中，小桌上摆着烟水及小吃类，地上满是烟头。其中一个人看我出来，在确认了就是他们要看的人之后，马上站起来说你不可以出去。在我进电梯的时候他有想要拦我的意思，这时另一个人马上拉着他说，他可以出去。于是几个人和我一同乘电梯下来。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这几个园的居委会的人员。不知道那个要拦住我不让下楼的人为什么眼中满是敌意，在和我下来的路上，一直说我有六十岁；不知他是想表达什么不满，是不是一晚上没有睡，头脑有点不清楚。那个刚才拉他并和我们一同下来的人说，理解吧，在这里坐了一夜没睡。有意思的是，这位请我理解的居委会的人说，他也是一位基督徒，已经受洗很多年了，目前在海淀堂聚会。愿神保守他。

出大门后，又有几个居委会的人出来，有打电话的，有来和我说话的。8点左右坐上了之前的那辆面包车，除了司机和王警察外，还有一位居委会的男性工作人员。后来知道，他们倒班的规则大致是，晚上是男性工作人员，白天是女性。大致以早9点和晚9点为交接班时间。真是辛苦啊！坐他们的车去了韦伯大厦，给圣经学校讲课。整个上午，一直到12点多，他们两个人就坐在外间，应该可以听到我讲课的内容。讲课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本没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但神没有错过这个机会，神感动早上来参加晨祷的宋姐留了下来，一直给他们讲福音到10点多。

下午和妻去颐和园散步，这也是我们周

六的一个习惯，不是为了借这个专车。不过，还是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除了司机和王警察，还有居委会的三个人同行，一男二女。进公园门的时候，他们几个人买了票，这让我一直在那里琢磨这次居委会的开支会有多大。在整个散步的过程中，其中的两位女工作人员离我们的距离始终没有超过两三米，他们恐怕是接受了那天晚上的教训，找了两个身体好一些可以走路的人来陪同我们，因为这两个人与之前的是不同的两个人，真不知道这个小小的居委会里有多少工作人员。散步过程中，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这么个距离基本上只是让我们在听她们之间的聊天，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说两个人之间的话。

晚上确认，这次北京准备参加洛桑的参会代表没有一个人出去。那些提前去机场的人，也都被拦在了海关。他们不得不临时住在机场旁边的一个宾馆里，约有二十几个人，多数是北京代表，也有个别从外地来的。心里想，我们这些人的看管被提高级别，恐怕是相关部门不希望我们这些在家被看护的人都赶过去加入他们吧。

## 2010年10月17日 周日

今天主日，下午要去老故事参加主日敬拜。因为提前就和王警察讲过了时间，所以中午出发还是十分准时的，没有多等。除了司机和王警察，还有两位居委会的女工作人员。本来会有三个居委会的人一同跟我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女工作人员由于这两天连续值班，身体不支，已经在发烧，大家都劝她先回家休息，等我晚上回来，她再来顶着会更好一点。从对话中已经听出来，由于这几天轮流值班，天气又趋于寒冷，居委会工作人员中已经有几个人的身体快撑不住了。好在我们这个院中他们要看护的只有两个人，

他们说，如果再多几个人，他们实在是看不过来了。我也劝她留下，不过，当她决定留下来不跟我们去参加礼拜的时候，我心里也有点遗憾，心想她失去了一个听到神话语的机会。

到了老故事后，王警察（这几天一直身着便装陪我）和司机在外院；居委会的两位女工作人员就进来和我一同聚会。两个人的警惕性还挺高的，基本上离我不超过三米的距离，无论是我在厅中与人谈话还是在屋里面聚会。这样也好，她们也能够有机会参加主日的礼拜。问她们，她们都说是第一次参加基督教的礼拜。问有什么感受，她们都感觉很好。我说，我们要去参加的那个会其实也不过就是这样。

下午正式聚会开始前，就听到冠辉的电话，说他们在那边的聚会被冲击了，天明和其他三位主要牧者都被叫去谈话。聚会结束后，又听到他说，下午5点叫各自所在的派出所和居委会把这些北京的参会代表带回去，外地的参会代表送驻京的办事处。

敬拜聚会结束后，又开了一个会，直到晚上七点，四个人才陪我一同回来。一路上，明显地感到他们的疲惫，没有人说话，不再像前几天那样好奇地问很多问题。或许他们也在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 第三届洛桑会议

## 中国应邀代表的公开信

第三届洛桑会议于2010年10月17日至25日在南非开普敦召开，全世界近200个国家的4000多位代表出席这次全球性基督教会议。洛桑会议组织者向200多位中国家庭教会基督徒发出参会邀请。最近，政府有关部门对应邀代表进行劝阻、监控、拦堵、拘留、海关拦截，结果造成绝大多数应邀代表未能赴会。针对这一事件，我们决定发表此公开信，以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

首先，家庭教会是中国教会的主体，是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

中国家庭教会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持守政教分离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家庭教会分布的范围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中原到边疆，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其聚会也从几十人在家庭的聚会，发展到写字楼、酒店会议室、教堂等地方的上百甚至上千人的聚会。家庭教会的信徒数量已达数千万人，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仍在迅速发展，已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主体。

第二，中国家庭教会教牧同工渴望参加第三届洛桑会议。

第三届洛桑会议是一个全球性的基督教会议，研讨向世界各地推进基督教福音宣教所面临的迫切议题。中国家庭教会作为普世教会的一份子，渴望参加此次全球性会议，与世界各地的众教会聚在一起，探讨如何向世界见证上帝的爱、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们认为参加洛桑



会议可以增进普世基督徒之间的友谊，见证上帝对中国的爱，分享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教会经历的巨大变化。中国教会200多位代表被邀请参会之后，很多牧者和信徒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参与筹备，众多教会和信徒积极奉献支持，不仅自筹了中国应邀代表参会所需的经费，还帮助邻近国家及非洲地区100位参会代表承担了费用，向普世教会见证了中国教会的成长。

第三，政府有关部门的拦阻侵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严重违背了国家宪法。

当中国家庭教会的牧者和信徒带着满腔热情预备参加洛桑会议时，几乎全部应邀代表都被政府有关部门面谈劝阻。当应邀代表坚持要赴会时，便遭遇到更大的阻拦与压力。有的应邀代表被看管，有的被没收护照，有的代表所在的教会受到冲击，甚至有个别代表遭到行政拘留。有些应邀代表去机场时，被强行拦阻；绝大多数代表经过边检时，被限制出境。一系列的拦阻行动，侵害了公民的信仰自由，严重违背了国家宪法，而且深深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情感和尊严。

作为基督徒，我们爱上帝，也热爱自己的祖国，深切盼望中国成为仁爱、公义与和平的国家。我们渴望每一位中国人，无论地位高低，彼此相爱，让上帝爱的阳光充满古老的中华大地；我们渴望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希望，和平不再只是渴望，而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成为真实。为此，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除去对应邀代表的各样施压与限制，避免加剧政府与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我们期盼政府改善现行的宗教政策，建立和谐的政教关系，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更大的祝福。

愿上帝赐福中国！

第三届洛桑会议中国应邀代表  
于2010年10月15日，北京

# 第三届洛桑会议

## 中国应邀代表的代祷信

以推动普世教会合一与宣教著称的、全球性的基督教会议“第三届洛桑大会”召开在即，从第一届洛桑大会中国教会没有一位代表出席，到第二届洛桑大会为中国教会空出200个座位，表明普世教会虚席以待，盼望中国教会能够参与到普世教会的团契。从那时起，世界一直在呼唤中国，中国教会200多名应邀代表终于做好一切的参会准备，渴望通过参加洛桑大会，促进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合一，迈向普世宣教，带来中国教会自身的成长成熟。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各地的参会代表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种种拦阻，从被找谈话、被严格监控到失去行动自由、被粗暴对待，甚至遭拘禁，逐步升级。有的参会代表护照被没收，有的在海关遭拦截，大部分参会代表受阻不能成行，至今只有三位离境前往开普敦。

我们特别恳求众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下列事项恒切代祷：

1、为政府相关部门的依法执法代祷。让他们尊重参会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合法出入境的权利与自由，对今明两日即将出境的众多参会代表予以放行。

2、求神赐给在上掌权的政府官员智慧，使他们能够与教会牧者沟通协商，以这次的事件为契机，从根本上制定出落实宪法所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消除政府与教会间长期存在的张力，促进和谐政教关系的建立。

3、求神为中国参会代表开路，使中国教会能够参与全球性的基督教洛桑盛会，恢复与普世教会的连接。

4、为中国众教会的合一与宣教祷告。求主使中国众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相爱，彼此配搭，共同建造，让中国教会“兴起，发光！”成为这个世代的“光和盐”，带给国家和民族深切的祝福。

5、为国家和民族祷告。求主使我们的国家能够敬畏神，使我们的民族为神所用。

6、为第三届洛桑大会顺利召开，并完成神所托付给大会的使命而祷告。

7、此次洛桑大会本在第一天晚上（当地时间10月18日晚）安排特别时间，让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教会。但目前，由于大多数参会代表被拦阻不能出席，请大家为洛桑如何安排此段时间特别代祷。

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此刻我们奉主的名扬声向你呼求：

亲爱的主，我们先来为自己祷告。为我们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祷告。天父，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柔和的心，如你一般柔软的心肠，伏在你量给我们的环境下。主啊，求你亲自赐下医治和安慰，让我们这一群人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就心里欢喜。是的，主，你的喜乐一直环绕我们。主，求你赐下智慧与成熟的应对方式，也使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知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天父，求你悦纳你儿女的竭力忠心。我们愿意坚持到最后，定意顺服你的呼召。求你来成就我们的心愿。也求你自己来为我们敞开无人能关闭的门，带领你所爱的中国教会，在你的爱里与普世教会团契，共同承担世界宣教的大使命。

主啊，即或不然，我们仍然相信你“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愿意在你里面接受最后的结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逼迫我们来的人来祷告。主啊，君王的心如壅沟的水，在你手中随意流转，求你来改变在上掌权者的心，让他们不要使自己成为你旨意的拦阻者。也求你怜悯那些具体执行的人，他们在其中失当的言行，恳求你饶恕，也赐给我们一颗饶恕的心，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亲爱的主，我们也为中国教会的合一与宣教来呼求。主啊，恳请你透过这次洛桑大会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再一次带领中国教会走向更深更广的合一。就像2008年，你借着汶川地震，拆除众教会的藩篱和阻隔，你让众教会在你的真理和恩典中走向合一。唯有当众教会不再只顾自己的事，放弃各样争执，使我们彼此的差异成为丰盛的祝福，坚定地走合一的道路，中国教会才能更加成熟，担当起宣教的使命。主啊，愿神圣复兴的火点燃中国大地！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祷告。主啊，我们相信在你自己伟大的国度计划中，中国定要接过福音的棒。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的民族，你在不断呼唤中国心归向你。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愿意被你使用，愿你的真光照亮中国大地，以仁爱和平医治安慰受伤的灵魂，以公平与公义充满神州！

亲爱的主，最后，我们要来为第三届洛桑大会祷告。当全世界的基督徒领袖聚集的时候，求圣灵大大地浇灌下来，充满整个会场，让每一位参会代表都行在圣灵的光中。主啊，求你保守大会各项议程能够顺利进行，赐给与会者合一的灵和属天的智慧，共同寻求普世教会下一阶段的宣教异象。主啊，恳求你兴起普世教会，让教会成为这个世代的良心，为你发出真理的声音。主啊，也把大会的整个会务和组织工作仰望在你的恩手中，愿你保守眷顾。愿每一位参会者都得着从天上来的激励与召唤，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工场时，奔跑更加有力，目标更加清晰。主啊，愿你大大使用第三届洛桑大会，在全球范围内成就你大而可畏的旨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2010年10月15日（北京）



## 普世教会传扬 整全的福音直到地极

文 / 洛桑神学工作小组<sup>1</sup>

### 序言

洛桑神学工作小组（与世界福音派联盟神学委员会合作）主持了三次研讨，共有来自七大洲的六十多位与会者，围绕洛桑的口号——“普世教会传扬整全的福音直到地极”——中的三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三次研讨的安排如下：

- 2008年2月在泰国清迈，探讨主题：“整全的福音”(Whole Gospel)
- 2009年1月在巴拿马，探讨主题：“普世教会”(Whole Church)
- 2010年2月在贝鲁特，探讨主题：“全世界/直到地极”(Whole World)

每次会议中我们都以六篇全体会议论文和15到20个个案研究作为基础，投入大量时间进行互动讨论。以下内容反映了我们从经文依据以及自身处境出发对洛桑口号中三个词组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这些分析研究代表

了“神学工作小组”针对第三次洛桑会议——2010年开普敦会议做出的一些预备工作。

### 第一部分 整全的福音

我们的探讨从“整全的福音”开始，因为教会本身就是福音的成果和证明，而不仅仅是福音的承载者。福音是神告诉我们的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好消息，这与我们如何理解教会的使命、我们对万物的事工和见证息息相关。在最终的报告中，我们从使徒保罗使用“福音”这个词的六个方面做了一些调整。

#### 1、福音是根据整个圣经来讲述耶稣的故事

(1) 圣经是根据旧约经文对耶稣的死和复活进行叙事。正如保罗自己所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林前15:1—4；加1:11—2:10）。

这福音根植在圣经经文中，因神的国而成形，因耶稣成就弥赛亚的工作而确立。这位弥赛亚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将神的王权彰显了出来（参徒28:23, 30—31）。

（2）保罗对福音的定义既包括核心的历史事实（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并在第三天复活了），也包括这些事实的属灵背景和含义（“照着经上说”）。因此我们对“整全的福音”的理解也需要涵盖这两个方面。我们要从全本圣经来理解整全的福音，这样就会保护我们不至于为了沟通和“推销”的方便而将福音缩减成几个公式，也会提醒我们，最终只有神的灵才能吸引各族各方的人进入到这一信息当中。

（3）福音的叙事特征是建立在整本圣经中关于神救恩的信息上，这意味着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有时是从不同的切入点“进入”到这个故事中，这些切入点都和他们特定的或即时的需要有关，并且在他们的文化环境中理解起来更加有现时的意义。然后他们被进一步吸引来认识关于基督的核心事实和主张。重要的一点是，不管这些“切入点”是什么，事实上人们是被邀请来认识并且来相信这件事，就是关于永活神的圣经启示和在基督里的救赎工作。

## 2、福音创造了一个由全新的并有和好关系的人类组成的神之家。

（1）神告诉亚伯拉罕，要借着以色列把神的祝福带给世上的万国，神的这个计划从

未改变（弗2:13—18）。外邦人本来与神隔离，但“借着福音”他们可以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在神面前拥有同等的地位。这样靠着基督的宝血，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在弥赛亚中成为一个新人，借着圣灵彼此合一（弗2:13—18）。

（2）十字架所成就的和平，就是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并且把他们造成一个新人的工作，这并不是福音的一种副产品，而是福音的本质（弗3:6）。保罗将这一点包含在十字架的工作之内。

（3）教会就是由彼此和好并与神和好的人所组成的整体，也正是福音的体现。神“借着教会”使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弗3:10）。教会并不只是福音的传播机构，教会本身就是福音和好的大能的鲜活明证。

## 3、福音宣讲十字架与复活的救赎信息

（1）“福音”的本质就是那好消息，是一定要向万国宣讲的“真理的道”（弗1:13；西1:5, 23；帖前2:13）。福音从本质上讲就有口传的特质。福音是一个必须要被讲出来的信息，好使人明白其真理和重要性。十字架的信息是一个与严峻的事实相对立的好消息，所针对的就是人类和撒旦悖逆所带来的破坏和死亡，而且这破坏和死亡不仅波及到人类的生命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也波及到神的创造。

（2）福音宣称基督十字架和复活的结合，神全然担当了我们的罪所当受的审判，显明了撒旦、死亡和所有的罪恶权势都被击败并要最终灭亡，实现了信徒超越彼此的界限和仇恨，与彼此和好且与神和好，并带来了所有受造物的最终救赎。福音所有的祝福都来自神的恩典，我们得到这样的礼物完全是通过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

（3）十字架是神舍己的至高体现。故此，

如果福音被商业化或福音的好处被用于交易，那就彻底违背了十字架的信息。苦难是为福音作见证的一种基本因素，新约反复地强调这一点。我们反对并谴责所谓的“成功福音（成功神学）”，认为这样的“福音”是假福音，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省略了十字架和苦难。

#### 4、福音带来伦理道德的转变

（1）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1:15）。相信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就会带来生命的根本变化，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福音的信息不只是要求有头脑上的认同，更需要顺服。福音所述的救恩是“**借着恩典，为叫我们行善**”。“尽管我们不能因行善而得救，我们得救之后也不能没有善行。善行不是得救的方法，却是救恩所体现出来也是必定会体现出来的证据。信心若是没有好的行为就是死的。”<sup>2</sup>伦理道德的转变是福音所达成的工作，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救赎了我们，并且塑造我们如何在基督再来之前过末世的生活（多2:11—14），也给我们能力去顺服，甚至是当这种忠心的顺服需要我们做出牺牲的时候。（林后9:12—13）。

（2）福音是关于顺服的，而不只是关于认信，彼得（徒5:32；彼前4:17）、雅各（雅2:14—26）、约翰（约一2:3,3:21—24,5:1—3）和希伯来书的作者（来5:9）分享过对福音的这一理解，当然也可以追溯到耶稣自己（太7:21—27；路11:28；太28:20；约14:23—24）。福音从本质上讲是口传的信息，也是伦理的信息。凡是福音所及之地，就一定会带来伦理的改变。

#### 5、福音宣告真理并将罪恶暴露在神的审判之下。

（1）福音也是需要捍卫的真理，在被拒绝或被曲解的时候我们需要持守它。所以福音还有辩驳的因素。它同其他的世界观有着鲜明的对比和对立，同教会之内曲解了的真理和虚假教训也势不两立。作福音的仆人会必然涉及到代价沉重的挣扎和属灵争战。这是保罗的经验，也是他的警告（加1:6—9,2:5、14；腓1:7、27,4:3；提前1:11；提后1:8；门13）。

（2）为着永恒救恩的祝福和新造族类的盼望而与罪恶抗争，这是福音的一贯立场。“救恩的信息也包含神对任何形式的分裂、压迫和歧视的审判，我们也不应当害怕谴责任何地方存在的罪恶和不公义。”<sup>3</sup>

#### 6、福音是神在历史过程中与创造过程所运用的宇宙性的大能。

（1）对保罗来说，福音看起来似乎自己有生命一样，所以保罗将福音用人性化的方式描述出来：它在工作，有主动性，传到普天之下，并且在全地结出果子（西1:6）。整个宇宙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成的，也是靠着基督而立，并要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与神和好。这就是对普世来说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西1:15—23）。故此，福音是要“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是给所有受造物的好消息。

（2）福音是神透过圣灵在基督里的大能。如果没有圣灵的位格、工作和大能，就谈不上整全的福音。圣灵是宣教之父与宣教之子的宣教之灵，将生命和能力吹入神的宣教的教会。若没有圣灵为基督作见证，我们的见证就毫无果效；若没有圣灵引导人认罪，我们的布道就是枉然；若没有圣灵的大能，我们的宣教就不过是出于人的努力；若没有圣

灵的果子，我们的生命就毫无吸引力，不能为福音之美做出任何见证。我们祈求基督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就是普世教会都在这样的圣经真理上有更大的觉醒并经历其真实。

## 第二部分 普世教会

第二轮研讨的内容是在神的世界性宣教事工中探讨普世教会所具有的身份、角色和功能。宣教使命、教会和这世界都是属于神的。教会的身份和教会的目的都是从神而来，他呼召我们并且创造我们成为他自己的百姓。

我们将讨论中的发现归纳为四个方面，就是《尼西亚信经》中描述教会时所用的四个词，这四个词中的每一个都很清楚地表明了宣教的重要性：我信**唯一、圣洁、大公、传自使徒的教会**（“We believe in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 1、唯一

（1）教会是与独一永活神有关系的一个群体，因为只有神是教会的创立者、救赎者和主宰。神用他独一无二的灵托住教会，洁净教会并住在其中。教会是与基督有关联的一个群体，因为教会包括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教会是一个贯穿历史的群体，因为它接纳了历世历代所有被神呼召的人，无论是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还是之后。教会是圣经中所有如下图景所组成的那一个群体，即有这样这样一个神的家，一个基督的新妇，一个祭司职分和圣殿，也只有这样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

（2）这唯一的教会是被神呼召，且在基督里，它由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中的人组成，这样就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自称为

“神的选民”。旧约中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神子民，这也是旧约的计划和展望。故此我们坚定地确认，**尽管唯一的教会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教会，这是神清楚的心意，但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群体在神救恩体系或神末世计划中并不具有优越的地位。**所以我们坚信，不管是用时代主义或基督教锡安主义给现代以色列国赋予一个独特地位或优越地位，这些都是应当被质疑的，因为他们拒绝神子民在基督里的本质合一性。

（3）“唯一”的教会也谈到融合。我们盼望避免那种常常造成我们内部分歧的二分法，盼望教会有合乎福音的认识，即这种二分法并非有效的圣经原则。这类具有破坏力的二分法包括：

**言语与行为**。这两者在基督徒生命和见证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教会通过它的生命和行为证实了福音的可信。我们不但通过言语，也是通过行为使人们听我们所传之道（彼前3）。

**福音布道与社会参与**。在20世纪后期人们努力阐明这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当时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因为在20世纪前期错误地将这两者分离了。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固有并且有机的关系。**因此我们力荐洛桑继续保持其理解和确认，就是这两者都是宣教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4）教会的唯一性也必须被视为神对所有受造物制定之计划中的必要部分。它具有先知和末世的特质。**保罗将教会的唯一性看作是和睦合一的先知标记，最终有一天将会在全人类和万物中得以实现**（弗1:10、22—23；西1:15—20）。我们在宣教中理解“普世教会”这个概念的时候，必须要关注教会的合一。彼得在讲到向非信徒作美好见证时命令说“你们都要同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彼前3:8）。

## 2、圣洁

(1) 神子民的圣洁不但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义务**。这是被神**赋予**的任务。这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责任**。教会是由“被分别为圣”的一群人组成的(启22:32; 林前1:2; 彼前1:2)，也是蒙召出来“成圣”的群体，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启18:3—5, 19:2; 彼前1:15—16)。我们要把自己本身“所是的”活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圣洁也是宣教中必要的部分，因为它描述了一种以神的特征和布道为基础的身份特征和生命。

(2) 《彼得前书》(这是在新约中对旧约的命令“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回响最强烈的)非常强调“行善”(这封书信中出现了十次)。这种“实际的”圣洁由受苦的信徒或受逼迫的信徒(如不信的主人手下的奴隶或不信的丈夫家中的妻子)表现出来的时候，在**传福音**上很有果效。通过行善体现出的圣经生活自然地“给每一个问到你为什么有盼望的人一个答案”。换句话说，**圣洁是宣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基督徒因为圣洁的果子行善时，这就是极好的布道**。但是，我们承认至少在以下这些方面我们没有表现出这种宣教的圣洁：

- 当我们过于强调布道，忽略门徒培训时，我们没能将圣洁的这一事实和要求视为宣教拓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我们容忍在教会中的不圣洁、不敬虔和不像基督的行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行为会污染我们的教会观，破坏我们的宣教事工。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多种多样不圣洁的方面，但这些方面需要我们谦卑地承认并且予以处理。

(3) 圣经要我们与这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却容许自己被偶像崇拜影响，被那些与圣经圣洁观相对立的思想意识所左右。在这里

我们鉴别出一些随从偶像崇拜的表现，福音派基督徒常常会有这些表现，却又会找借口自我安慰：消费主义或物质贪欲、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暴力、种族骄傲、自私、性别歧视。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整个教会的悔改、饶恕与和好的工作，并祷告祈求在生活和见证中有先知和宣教的圣洁。

## 3、大公

(1) 在信经中，“至公”(大公)用来描述**大公教会**这个词，也就是“普世教会”的意思。神的教会从成员来讲是普世性的，因为她向万族万民敞开。从广度上来讲也是普世性的，因为她不受地域的限制。从时间和永恒来讲也是普世性的，因为她包括了人类历史中历世历代的神子民。她在**神的眼中也是普世性的**，因为主知道谁是属于他的。

(2) 然而，我们承认自己常常没有意识到那些被神呼召归向他的人对教会做出的全然贡献。我们在研讨的时候特别思考了以下方面，就是所做贡献被低估、被贬低、被忽视甚至被阻止的那些人：妇女、残障人士(或称“能力不同的人”)、移民、原住民或处于原始文化背景下的人、“在群体内运动的人”。<sup>4</sup> 这些群体被允许(或被强制)保持沉默，被忽视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神之教会的**整全性**。从这个程度说，我们未能重视教会的**完全的大公性**，未能为此付出努力，这会对我们的宣教事工造成破坏与影响。

(3) 神赐予普世教会各种不同的恩赐、呼召和事工，这是为了所有人的益处，也是为了装备所有神的子民去服事，去宣教(彼前4:10—11)。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拥护这样的教训，避免将某一种恩赐提升到另一种恩赐之上，或将某一类呼召或事工降低到不太



重要的水平。我们确信事工的恩赐和呼召并不是根据性别来定义的，也不是按照种族、财富和社会地位去决定的。既然普世教会被神呼召宣教，那么普世教会就是为了宣教的缘故被神赋予恩赐。

#### 4、传自使徒

(1) 教会是传自使徒的，这一特点有三方面圣经含义：

- **历史方面**：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使徒的历史根基上。使徒们通过言语、行为和新约著作，以及他们对旧约经文的接受，为基督做出了权威的见证，这也成为我们的教会论可信和最终的来源。

- **教义方面**：我们蒙召要忠心持守使徒的教训，服从圣经的权威。

- **宣教方面**：我们要继续使徒们的宣教事工，为神在基督里的救恩做见证。

作为信仰的群体（共同体），教会同使徒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蒙召过一个“被差派”的宣教生活，就像使徒们被复活的基督所差那样。

(2) 教会是“从使徒传下来的”，换句话说，教会从定义上讲是有宣教性质的。将这一点去掉她就不再是教会了。宣教不是我们给教会添加上去的一个身份和功能，而是教会本身固有的。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宣教的教会”（missional church）这一用语时，我们虽然欣赏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的热心，但这个词组实际上是同义反复的。<sup>5</sup>

(3) 我们非常欢喜地看到，神的教会中兴起各种不同的布道策略。有些信徒呼吁教会要重视未得之地和未得之民，并想方设法将福音带给他们。对于他们所表现出的委身



和热情，我们表示肯定和钦佩。这样的热心和努力体现了使徒保罗的心肠。使徒传下来的教会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4) 然而，教会也可能使用一些紧急的布道策略，而这些策略缺乏对圣经教会论的认识，或这样的教会论从圣经来说是有问题的，例如：

- **集装箱教会**：人们对宣教布道的认识就是最大限度地往天国运人，教会变成了集装箱，把信徒存储起来，装运他们直到进入天国。

- **收割式教会**：宣教布道就是在收获季节结束以前最大程度地收集禾捆入仓，那么速度是最重要的。

- **救生艇教会**：教会的目标就是在世界这艘将沉的船上搜救灵魂，那么教会就成了救生艇，这样就没有理由、动力或时间去参与这个世界的文化、社会或生态的工作。

(5) 匆忙的传福音带来的是浅薄的门徒培训。试着像使徒那样有宣教激情，却在圣洁的门徒培训上没有委身，这样做就是把教会的两个最根本的标记撕成碎片。

### 第三部分 直到地极 / 全世界

最后一次研讨的重点是“全世界”，该讨

论围绕如下六大主题进行。

## 1、圣经所说的世界

(1) 圣经中关于“世界”这个词基本上是褒贬义并存的。一方面它是神的美好创造，是神所喜爱并要救赎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人和撒旦叛逆的地方，与神对立。在反思宣教和接触这个世界时，我们必须将这两方面都牢记在心，并且要有一种创造性的张力。

(2) 圣经在描述这“世界”的时候用了很丰富的词汇。综合来讲，圣经提到“世界”的时候，至少有五大方面。“世界”可以是：物质的创造、整个人类（包括各民、各族、各个宗教）、叛逆并敌对神的地方、神所爱的对象以及神在历史中实现救赎计划的舞台、全新的创造。本报告最后一节综合了最后的三个方面，标题为“罪与救赎的世界”。

(3) 圣经告诉我们神拥有这世界，统管这世界，透过这世界启示自己，看顾这世界中发生的一切，并且爱这世界，就是“他所造的一切”。作为受造物，人类分享神和这世界之间的一切关系。尽管这一切关系在各个方面都被罪所破坏和阻拦，但有一个事实却没有改变，就是人类同所有其他受造物一起都归属于神，活在神主权之下，对神有某种认知，要对神负责，被神所爱（无论我们多么拒绝他的爱，或无视神每天爱我们的证据，或实实在在将神视为敌人），而且我们无法逃避神。在这世界中，无论我们去哪里都无法找到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或神的主权启示和恩典不运行的地方。

## 2、神创造的世界

(1)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

华。”（诗24:1）我们要对非信徒的世界做这一见证，“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这地并不因为我们是其中最显著的族类而成为我们的，使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也不因为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族类而没有任何归属。我们需要在信徒的圈子里极力传讲“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不仅仅是其上所住的人，万物都是神的产业。我们关爱这地，很简单，因为这地属于我们所称呼的主。

(2) 圣经开篇就在讲创造（创1—2章），结束时也在讲新的创造（启21—22章），并介绍耶稣就是神所使用的那一位，神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天地中万物与神和好（西1:15—23）。福音对所有的受造物来说都是好消息，因为这福音讲述的好消息是神在基督里所做成的事，逆转人类之罪和撒旦之恶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并救赎神的所有创造。

(3) 在基督徒宣教事工中，宣讲神之国和耶稣基督的主权也带出对我们的一个急迫要求，就是需要将对万物的关爱放入我们的宣教思考中。如果耶稣是全地的主，我们就不能将我们对他主权的顺服与我们对待地球的行为分开，因为全地万物都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宣扬一个称耶稣为主的福音就是宣扬一个包括地球的福音。对万物的关爱也是福音的议题。

(4) 今天在我们的世界中对所有受造物的最大威胁就是人对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偶像崇拜。福音就像一把利斧，要砍断消费主义的树根。通过关爱受造物和倡议环境保护向这样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偶像崇拜宣教，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属灵争战，这场争战中只有祷告和福音的大能是起决定作用的。

(5) 开普敦2010年会议必须呼吁福音派信徒来重新认识神对受造物本身所定的救赎

目的。整全的宣教意味着辨别、宣讲并活出一个圣经真理，即福音是神的好消息，讲述耶稣基督为人类、为社会并为万物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这三方都因为人的罪被破坏，并且受苦；这三方也都被包括在神的爱和宣教之中；这三方也都必须是神的子民在宣教中所包含的一部分。

(6) 致力于环境生物学和受造物关爱的基督徒有一个正当的宣教呼召，这呼召需要由教会来认可、鼓励并提供资源，因为这些基督徒作出榜样，将对受造物的关爱同宣扬耶稣是主融合在一起。关爱神的创造就是忠于圣经福音和宣教的一种行为表现。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将关爱受造物作为宣教事工的人也会很喜乐地为福音作见证，且大有果效。他们并不是在工作中把见证福音作为最初的动机或潜在意图，而是很自然、顺理成章地体现对神旨意的忠诚。

### 3、文化和宗教的世界

(1) 人类的世界存在于各国、各族和各方，换句话说，就是在文化之中，这是神清楚明白的心意。人类的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宗教性。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区分远比人们常常渲染的区分模糊得多。所有的宗教都存在于文化之中，渗透并塑造文化。由于这个原因，宗教也像所有的文化一样有一种根本的模糊性。

(2) 宗教中至少有三个因素彼此纠结，表现为文化现象。首先，由于所有的人类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并且领受了神的普遍启示，那么任何一种文化的宗教元素中都有有一些证据表明神的启示工作。但是其次，由于所有人都是罪人，神的这种启示也会因我们故意的不顺服而被曲解和败坏，这同样

也会表现在一些宗教形式上。最后，因为撒旦也在这世界上活动，在所有内植于文化的宗教中都会有一些撒旦欺骗和罪恶的元素。简而言之，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有可能包括神真理的元素，可能满受罪的压迫，可能成为撒旦捆绑和偶像崇拜的系统。

(3) 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会经历两种归属的挑战：我们是基督徒，属于耶稣，但我们也发现自己属于一种因出生或环境而形成的文化。我们所遇到的挑战就是，尽管我们无法逃避这样一个双重归属的事实，但我们是蒙召出来唯独立约忠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4) 西方基督徒面对这种“双重归属”的挑战，既作为耶稣的门徒，又生活在消费主义和军国主义（推崇武力）的文化中。他们需要意识到，这些在他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偶像崇拜和类宗教具有怎样的力量，也需要意识到在不知不觉中宗教混合主义和文化偶像崇拜会怎样败坏信徒。

(5) 还有一些其他文化中的人，原先和基督教并没有接触，但现在跟随耶稣，与此同时却仍生活在原有的宗教文化传统之下。这些人信实地跟随耶稣，也同其他信主的人以小组形式聚会，过一个以耶稣和圣经为中心的团契、教导、敬拜和祷告生活。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自己出生的群体中过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生活。

(6) 不管是西方社会还是非西方社会，在各样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底下跟随耶稣都需要有仔细的圣经、神学和宣教学考量。宗教混合主义的危险是整个世面对的问题，同样，谨慎并忠于圣经的处境化宣教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蒙召要仔细分辨任何一个宗教文化中的元素到底是神普遍恩典和祝福的记号，还是偶像崇拜的表现。

## 4、罪与救赎的世界

(1) 我们是一群不完全的、罪恶的人，生活在一个不完全的、罪恶的世界。我们的会议讨论了这种破碎关系所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全球化的负面效果、不断持续的全球贫困和经济不公平、人口增长和大城市中心的挑战、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这已经影响到了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艾滋病的肆虐、暴力文化弥漫整个社会（从国内到国际都是如此）、核灾难的威胁、恐怖主义的危险及其潜在缘由、伦理和宗教的分裂如火势蔓延。

(2) 在思考将整全的福音带给全世界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无论任何一种宣教神学都必须将这种全球化的事实考虑在内。当谈到“世界”时，我们不能仅仅想到“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还必须从处境化的角度思考这世界所有影响个人生命的事物，形成这些事物的社会结构及其依靠的实际环境。

我们的宣教呼召所要求的是，更加谨慎明智地消费，更有创造力的生产，如先知一样去责备，支持并鼓励那些受到世界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在我们支持“弥迦挑战”运动，使政府承担起责任“消灭贫穷”的同时，我们也要致力于在自己的生活、教会、社团、国家以至世界中“消灭贪婪”。

(3) 教会是创造之神和救赎之神的子民，因此也是在一种双向模糊的状态中生活，即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与这败坏的世界有份，也常常有份于这世界的败坏；但同时我们也是被救赎的人，在这世界中活出一个被救赎的生命。我们为这已实现的救赎事实做见证（就是十字架和复活的信息）；通过圣灵运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为神持续的救赎大能做见证；我们也为万物最终得赎的盼望


做见证。

(4) 我们有盼望，但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自己能够做什么来最终修复这个世界，而在于神通过基督已经得胜，应许新天新地，在其中曾被破碎的万物都将被更新。

## 结语

作为洛桑会议的神学工作小组，我们向所有同我们一起等待分享羔羊婚宴的的子民提出这些反思、问题和挑战。这样从各族、各国、各方中被神买赎的人将与众天使一同唱诗敬拜耶稣。这样我们将看到整全的福音通过基督得以成就，这样我们将会看到千千万万不计其数的生命被救赎，看到每一个文化被洁净改变，看到万物的更新。最后我们将与“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一同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  
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启 5:13）

- 1 本文为洛桑神学工作小组（TWG）经过三次研讨之后作出的全面报告的精简版。本刊限于篇幅而略有删节。全文见国际洛桑网站。转引自国际洛桑网站：<http://www.Lausanne.org>。
- 2 约翰·斯托得，《独排众议的基督》(John Stott, *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 London: Tyndale Press, 1970, p. 127。
- 3 《洛桑信约》，第五节。
- 4 耶稣的跟随者继续留在他们原本的宗教文化中——见第三部分3(5)、(6)。
- 5 同一样东西用不同的词说两次。



# 洛桑会议与政府宗教政策分析

文 / 张守东

在成功阻止中国基督徒代表赴南非开会之后，政府也许不知道甚至也不在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基督徒代表很容易把政治压力变成属灵动力，因此他们并不太在乎是否能够到非洲去见弟兄姊妹，而是更注重围绕这次会议达到中国家庭教会的深刻反思进而实现属灵提升。被阻挡在国门之内，反而使家庭教会更有可能在真理和组织结构上拓展疆界。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实现了阻止家庭教会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登台亮相的目的，但从长远来看这将使政府遏制家庭教会的政策更难奏效。

——题记

每当我们中国人欢迎国外来的朋友，我们喜欢引用孔子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用这句话表示，当他通过刻苦学习经典有所得而有机会向远方来的仰慕者分享自己的体会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每当想起这句话，我不由得艳羡孔圣人当年享受的那种不受官方限制的交流自由。他一定不会拒绝来自晋国的知音郑国的“朋”。他大概也不担心“远方”的学友面临本国政府因害怕

孔子对其“渗透”而护照被扣、住所受监视的问题。孔子和远方学友畅通交流的故事，成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千古美谈。孔子最终能够成为圣人，想必与他能够跟那么多人交流、切磋大有关系。

孔子的学说建立在终生师友之间不分种族、国界的教学相长、彼此劝勉的基础之上。由此兴起的儒家学派成了中国两千年文化的主流，也是今天文化输出的主打产品。然而，当我国政府乐此不疲地将孔子学院建到世界各国的同时，却又阻止中国基督徒参加其南非的属灵朋友作为东道主举办的第三届“世界福音大会”，即“洛桑会议”（因第一次是1974年在瑞士洛桑举行而得名）。这不符合礼尚往来的精神。而且，“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中国基督徒要想让自己的信仰不至于成为孤陋寡闻的地方传统乃至沦为异端邪教的温床，就必须登上世界属灵对话的大雅之堂。然而，与198个国家的4200位属灵朋友相互劝勉、同奔天路的愿望因为孔子故国政府的禁令而无法实现，只能在北京首都机场望海关而兴叹。从2010年10月13日到15日之间，有二十几位北京和相邻地区的中国

基督徒代表相继被海关拦阻，无法登上前往开普敦的飞机。在上海、成都也发生了相似的事情。更多的代表在家就被拦住，连机场也去不了。

## 一、政府拦阻基督徒代表参加洛桑会议

王怡代表说，在成都，15日“下午3:50分，我和其他三位与会者先后通过海关，却在出境后被本地机动警察抢走护照，并被非法绑架和拘禁。直到当晚6点后，我被允许离开。其间，没有任何政府人员向我出示证件，没有任何人询问我，也没有向我出具任何法律手续”。

同时，在北京，当中国基督徒代表被首都机场海关拦下来，海关人员对其宣读的“上级指示”说“你们参加这个会议会危害国家安全”。随后国保的人员对受阻者进行或长或短的宗教政策“教育”，提醒基督徒代表“国外敌对势力”如何利用“洛桑会议”对我国进行“渗透”；“洛桑会议”组委会又是如何因为只邀请中国家庭教会而造成中国教会的分裂从而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就我所知，没有任何被拦截的代表从良心的角度认为自己去开一个关乎个人信仰的会议会有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事先通知其不要去机场，基督徒代表仍然坚持要去试一试，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实在不能相信自己会被拦下来。有的人在最后一刻仍然相信自己会被放行。政府有关人员也是大惑不解，为什么“明知”去不了，还要徒劳地试一试呢？

问题是，的确有不少代表并非“明知”。他们还是对政府抱着一线希望。去办出关手续之前，各位代表还在机场标有“中国海关”的牌子前合影留念，盼望这个海关不会剥夺中国公民国际旅行的自由。事后，有一位代

表说：“昨天拿到机票的时候就祷告说，主啊，我想去。我期待与世界各国牧者的团契。今天上午拿到会议材料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心酸，如果能去该多好啊。”另一位代表说：“我很惊讶，竟然一个也没出去。我觉得还是出去了更好。但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 二、政府行为的法律依据及背后的政策

政府拦截中国基督徒代表，使其在持有合法护照、亦有目的地国家真实签证且购买了机票的情况下无法出行，这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执法人员必须给当事人提供书面决定。但这次政府只肯口头通知受阻人员。从现行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条所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批准出境：（五）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利益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第八条“出境、入境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边防检查站有权阻止其出境、入境：（七）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通知不准出境、入境的。”

这就是为什么边检人员在口头通知受阻人员被限制出境的理由时声称其决定是根据“国家安全部门的通知，认为你参加这次会议会危害国家安全，分裂国家”。国家安全部门依据什么作出这个决定，到非洲国家出席一次全球基督教会议又如何会“危害国家安全”，由于没有出具书面决定，边检人员也没有解释，所以无从得知，只是从负责劝阻基督徒代表的国保人员那里大概得知政府的理由是这次南非召开的“世界福音大会”有海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渗透”这个概念没有任何宪法依据，宪法文本根本就没有出现这个词。这个概念完

全是政府自己多年形成的“敌情意识”的结果，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借这种没有宪法依据的概念，执政党把它自己树立的敌人当成国家和公民的公敌。中国的基督徒和他们的国外同道在南非参与近两百个国家4000名基督徒的大会，怎么会成了专门针对中国政府的“渗透”呢？事实上，只有中国政府禁止它的公民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为什么它不会成为对美国政府、韩国政府、德国政府的“渗透”呢？似乎只有中国政府可能被“渗透”。然而，试图借此次洛桑会议“渗透”中国政府的“国外敌对势力”从未被明确指认。中国的基督徒始终不知道本国政府究竟何时又因为什么缘故结下了那么多“敌对势力”。也许这些“国外敌对势力”根本就不存在。也许这些“国外敌对势力”只是政府或其扶持的官办教会的私敌，与中国公民及其“国家安全”无关。

从政府工作人员对受阻人员的谈话中所能得到的“渗透”的证据只是“大会组委会请家庭教会的代表而未请‘三自’教会的代表”。因此，在政府表面依法行政的背后很可能是这样一个政策：不允许中国基督徒在政府掌控的教会之外独立自主地行使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与结社自由。这一政策实际上与“国家安全”无关，而是与政府掌控公民个人信仰的策略有关。

这一政策违反了宪法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与公民信仰自由原则。

然而，外交部发言人竟然说，“大会组织者（洛桑会议组委会）并未向中国基督教界的合法代表——中国基督教两会发出正式邀请，而是多次与我境内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人员秘密联系部署参会事宜，这种做法公然挑战中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是对中国宗教事务的粗暴干涉。”这个发言违反了我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根据政教分离原则，政

府不应利用其所掌控的公共权力干涉公民信仰这个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人员”这个说法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公民要过私人的信仰生活，当然要“私设”聚会点，难道公民可以请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金为自己的私人活动设立“聚会点”？

而且，这次政府的拦阻行动不仅不能使官办教会得到多数基督徒的认可，反而使基督徒代表更加明白为什么要独立于政府办教会。有一位代表说，“通过参加洛桑我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参加私设的家庭教会。政府不是教会的掌权者。与身俱来的自由也是神给的。当我们这次亲身去实践的时候心里还是很震撼的。虽然未能出去，但已走过。洛桑会议已有我们中国的因素。”

此外，洛桑会议组委会请谁不请谁这不是能由被请的中国家庭教会代表来决定的，中国家庭教会也无权干涉洛桑会议组委会的“内部事务”。

但这没有妨碍政府让中国基督徒公民牺牲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国际旅行自由来为政府对其无法确切指认、也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敌对势力”的恐惧来买单。事实上，政府给出的唯一明确的理由是它觉得自己培植的教会（简称“三自”）没有获得正式邀请。政府建立一个名为“三自”的教会系统，将其视为“中国基督教界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本身就违反宪法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仅仅因为政府的教会没有得到邀请就禁止他人与会，只能说明政府的决定违宪。何况，政府的教会根本不接受洛桑会议的参会条件：承认《洛桑信约》。

《洛桑信约》表示“深切地关注那些遭受不公正囚禁的人，尤其是那些为耶稣作见证而受苦的人。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自由而祈祷和努力；同时，我们也不因他们的遭害而胆怯”。政府的教会无法面对如此坚定不移

地认同信仰自由的《洛桑信约》。因此，“国际洛桑说，如果不能签署《洛桑信约》，就无法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会议，而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此后他们正式发函给‘两会’（‘三自’与同样由官方掌控的‘基督教协会’）邀请他们以观察员的身份（而非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两会’今年8月正式发函给国际洛桑，为他们‘这种分裂中国教会的方式表示遗憾’，并声明，‘鉴于此，我们中国教会不会参加洛桑大会。’”

就这样，“三自”替家庭教会做出了决定：“不会参加洛桑大会”。或者说，“三自”不参加，家庭教会也不能参加。“三自”无须经家庭教会同意，就可以“代表”家庭教会做出决定。当然，也许“三自”干脆就不认为家庭教会存在，存在的只是政府所说的“私设的聚会点”。

其实，洛桑会议邀请不承认其信约的中国官办教会去作观察员，已经属于礼遇。而且，政府的教会已经加入了一个放任派（liberal，也叫做“自由派”）教会组织：普世基督教协会（WCC），也没有听说它邀请中国家庭教会参加，为什么洛桑会议必须邀请政府的教会？

与其说洛桑会议属于“国外敌对势力渗透”，还不如说中国政府不容许公民在政府教会之外实践其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与结社自由。政府的利益和公民的利益直接发生了冲突。事实上，政府与其说和说不清、道不明的“国外敌对势力”结下了不解之仇，还不如说它宁肯违宪也不惜把中国真正在实践其独立自主的个人信仰的基督徒当做政治上的异己。

“中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这句话似乎是说只有政府办教会才符合“独立自主”的“原则”，而且，似乎只要中国信徒和他国的同道进行联系都必须经过政府许可，否则就有违于“独立自主办教会”。如果是这样，

那么这句话就有悖于“政教分离原则”。由于政教分离原则是宪法原则，因此，如果政府的其他原则有悖于这个宪法原则，那就属于违宪。其实，中国基督徒不因自己的私人事务麻烦政府，自己与其国外同道接洽联席会议事宜，正是“独立自主办教会”的体现。

关于“秘密联系部署”，刘同苏指出，“笔者是今年春天首次从家庭教会的一位筹备执行委员那里知晓该教会的筹备进展；该执行委员当时特别强调：此次中国家庭教会去洛桑会议的筹备与开赴，完全公开进行，光明的事情要行在光明之中。此后，在一些公开场合听到其他几位执行委员分享筹备情况，并未见他们特意采取特意保密的状态。中国政府将公开筹备的工作视为‘秘密’仅仅沿袭了专政时代的思维方式。”

同时，政府阻止家庭教会人员出席洛桑会议，实际上是政府干涉了家庭教会的内部事务，是政府动用公共权力干涉公民的私人信仰。这种做法违反了我国宪法36条的有关公民信仰自由的规定。信仰自由是一个宪法原则，党和政府的任何政策都不能侵犯这个宪法原则。宪法第五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中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 三、宗教政策实施的新动向：援引圣经

政府这次拦阻基督徒代表出席洛桑会议时，其执行者引用圣经作为理由。在政府人员制止未能赴会的代表一起查考圣经时，有牧师起来争辩，认为自己不是非法聚会，是正常的查经，政府人员质问：“《罗马书》13章怎么说的？”

圣经《罗马书》13章专门讲政教关系。其开篇即明确要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



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就是基督徒“顺服”政府的圣经依据。然而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曾经积极推动南非政府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凯西迪（Michael Cassidy）也是此次写信给中国驻南非大使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准许中国基督徒代表参加洛桑会议的基督徒领袖之一。他本人也曾有过类似于中国基督徒代表的经历。洛桑会议的发起人之一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在其《〈罗马书〉注释》中引用了凯西迪的这一经历。1985年10月8日，凯西迪晋见南非总统博塔，希望其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我一进入会客室，就知道事情必然不如我所祈求的。总统一开始就站起来，对我读出《罗马书》13章的部分经文。”斯托得接着写道，博塔“显然以为单单这段经文，就足以以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提供毋庸置疑的支持”。

当然，拒不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博塔总统曲解了《罗马书》13章。强行解散中国基督徒代表查经聚会的政府人员显然也没有正确了解这段经文，尽管他们事后对几位牧师说“圣经，我们比你们更懂”。

虽然《罗马书》13:1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但理由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权，而是“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政府人员相信其权柄（权威）是出于“神”的吗？《罗马书》13章在讲基督徒顺服世俗权柄时明示了政府的责任在于实行正义，赏善罚恶。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政府的权柄才应得到尊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4节）政府禁止基督徒公民参加国际联谊会，是在为谁“伸冤”呢？而且，中国的执政党绝不会承认自己是“神的用人”。何况，当犹太人的领袖禁止使徒彼得等人传讲耶稣，彼



得毫不犹豫地：“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

政府人员对基督徒代表说，是上帝通过政府制止你们去南非。听起来政府像是有意在执行上帝的意志。果真如此，那他们还真的成了“神的用人”。可是，一个无神论政权如何对上帝的心意心领神会且又俯首贴耳呢？这真是令人费解。不如说是政府把上帝当做“用人”借以发号施令吧？

#### 四、基督徒的“非暴力不合作”及其属灵体认

这次拦阻基督徒代表的一个具体措施是动用居委会进行劝阻，劝阻不成就在家门口围堵，每个代表家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几人参与围堵，时间长达一个星期。居委会的职责本来是“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不包括限制人身自由。宪法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宪法第37条）政府的这一举措属于严重的违宪行为。根据宪法第5条，“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基督徒代表不愿与政府对抗，所以对这种违宪行为只是默默忍受，没有运用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追究那些限制自己人身自由的人的宪法责任。

政府这种动用居委会参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把限制公民信仰自由的决策者与基督徒的矛盾转嫁、下放到了基督徒公民和他们所在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身上。有一位基督徒代表事后感到很难过，因为他得知那位伸手拦他不让他去机场的年过花甲的居委会主任刚刚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他可不想让这位主任为了围堵自己而搭上性命！本来居委会的人不可能去阻拦其辖区的公民实践其信仰自由。但在这个集权体系里，他们不

得不承担违宪的工作。有个女代表质问居委会的人为什么拦她？那人说：“不拦住你我的饭碗就丢了。”这种工作很容易造成居委会工作人员与辖区公民的矛盾。所以，政府动用居委会执行其限制公民信仰自由的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政权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加剧。“和谐社会”的目标怎么能通过这种政策实现呢？

如果说基督徒代表还有什么积极抗争的话，也不过就是想办法逃出自己的家，做一个无家可归、有家难回的人。

有一个女代表要去首都机场时遭到几个莽汉堵截。“之前我设想过在家门口被阻拦的可能，我内心也早做出了不反抗的决定。我没有料到当拦阻发生时，我反抗了，而且全力反抗了。我想不出有多少姐妹，会在被异性强行拖拉中，选择不反抗（那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她的反抗也不过就是奋力挣脱。显然，政府的举措使得原本像这位女代表这样的本来打算“不反抗”的顺民也走上了文明抗争的道路，也就是“非暴力不合作”（civil disobedience）。

过了些日子，这位代表又被强行带到山里的秘密关押地点。“我提出抗议，认为他们无故限制我们的自由是越权行为。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他们进来，自己也不吃饭，不出去，不接受谈话。”她受到这种待遇的唯一原因是她希望到南非参加一次和同道共同切磋信仰生活的会议。她所做的抗争也只是反锁自己，“不吃饭”。

所有受到拦阻的基督徒代表都没有因自己的遭遇产生仇恨。因为上帝要他们爱人如己，哪怕是自己的敌人。这和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恰恰相反。共产党的理论批评宗教（马克思主要针对的是基督教）是“人民的鸦片”，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使人民不去革命，不去反抗剥削与压迫。讽刺的是，现政权正从

这种宗教中受益。基督徒在被压制中没有产生仇恨，而选择了爱。他们放弃了革他人的命，选择了改变自己。中国的基督徒在逼迫中更深地体认了上帝的爱。他们也懂得这次洛桑会议的斗争不仅仅是他们和无神论政权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属灵争战。有一个代表写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何时我们都记得教会是与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争战，而我们所跟随的是得胜的君王、是万军之耶和華。教会拥有主所赐的权柄：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

共产党政府把一切都看作政治，所以基督徒的个人信仰这一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政府要掌控的政治问题。基督徒则从“属灵”的角度去理解所有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属灵”是指基督徒顺服上帝圣灵的带领，按照圣经的话去认知并实践。然而政府坚持从基督徒会议中读出政治的弦外之音。基督徒则认为自己无法从纯属个人事务的精神领域退却，出让自主权给政府。由于基督徒代表根本无法相信、也不能接受政府对其参加洛桑会议给出的政治解读，所以他们绝对无法按照政府的建议自行取消出行计划。围绕出席洛桑会议在政府与中国基督徒代表之间产生的冲突是集权政治与公民“属灵”生活之间相持不下的冲突。政府从其集权政治的视角发现了“国外敌对势力”，而基督徒把一切问题都看作属灵问题，所以他们认为这场冲突是一场属灵争战，政治行动的背后是“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有一位代表深有体会地说：

明显感受到这次是一种争战。以前

觉得很遥远，现在却觉得很真实。遇到了敌对力量，但其实是跟背后的邪灵的争战。我很不成熟。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学习。以前有些靠血气，看到自己的不足。从隐秘到公开，这样就让我觉得很释放。如果我们是偷偷摸摸参加，那它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政府与基督徒公民对洛桑会议的不同解读使双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政府利用公共权力设了两道防线：在家门口围堵；在机场海关拦截。基督徒则一起祷告，查考圣经，寻求上帝的旨意。表面看起来，政府成功地拦截了基督徒代表，使其未能赴南非开会。实际上，政府的政策与策略引起了对政府最为不利的两个后果，政府需要在当下或未来付出沉重的代价：政府向全世界表明它不尊重公民的信仰自由，从而抹黑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政府向中国近一亿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表明它不承认公民独立自主办教会，从而损害了政府在基督徒公民心目中的权威。

就家庭教会自身而言，它的领袖和代表由于政府的阻挠并没有受到亏损。正是政府的拦阻使他们得以深刻反省家庭教会还存在的问题。一位代表说，“我们中国教会一直是在压力当中成长起来的。1907年上海百年大会有三分之一中国代表，1925年第二次会议中国代表就有二分之一。我们一直在压力中，这促使我们成长。这让我一定要更好地服侍中国教会。公开性和整体性是我们中国家庭教会当前的特征。”政府对整个家庭教会采取的不承认政策迫使这些教会的领袖和会众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他们是一个整体。政府通过逼迫为家庭教会的“合一”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强有力支持。这次洛桑会议受阻事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家庭教会将会更加注重“修炼”



属灵的“内功”，各教会之间更加团结，教会领袖政治上更加成熟，他们表示“要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权力非神圣化”。

在成功阻止中国基督徒代表赴南非开会之后，政府也许不知道甚至也不在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基督徒代表很容易把政治压力变成属灵动力，因此他们并不太在乎是否能够到非洲去见他们的弟兄姊妹，而是更注重围绕这次会议达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反思进而实现属灵提升。被阻挡在国门之内，反而使家庭教会更有可能在真理和组织结构上拓展疆界。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实现了阻止家庭教会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登台亮相的目的，但从长远来看这将使政府遏制家庭教会的政策更难奏效。

## 五、政府的政策及其“国际形象”

9个非洲国家（另有6个西方国家）的基督徒代表2010年10月14日致信中国驻南非大使，“表达深切的不安甚至失望，因为会议中国代表被中国政府禁止出境前来参加洛桑会议。我们在这里向你保证，这是一次属灵的会议，而不是一次政治会议。在非洲的土地上举行的这次国际宣教盛会，会因为中国教会代表的缺席而沮丧暗淡，并且也导致贵国的正面形象在非洲受到损害。”

因此，禁止中国基督徒参加“洛桑会议”，中国政府得罪的不只是美国的福音派，更是东道主南非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十几个基督教国家。乌干达大主教、非洲组委会名誉主席欧罗姆比（Henry Luke Orombi）牧师说：“洛桑会议没有中国的弟兄姊妹参加，就像世界杯没有巴西队参加一样——这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要让中国的弟兄姊妹知道，当他们在灵里与我们在这里相聚的时候，体现全球基督身体的洛桑群体与他们站在一起。”由此看来，

政府将中国基督徒与其国外同道隔离起来的政策反而让其他国家更加认识到关心中国教会与信众的必要性。多年来，政府通过扶持官办教会来遏制民间教会的政策显然是失败的。如今为了维护官办教会的面子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国际形象”，连在非洲国家面前都颜面尽失，真的很难相信政府还真的很在乎“国际形象”。

不难看出，政府的政策多有矛盾之处：一方面积极举办数次“世界佛教大会”，另一方面却禁止中国基督徒出席其属灵朋友的国际会议；一方面经常指责欧美国家干涉中国政府的内政，另一方面却大肆干涉自己的公民践行信仰自由的个体内政；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树立大国形象，但总是在涉及公民权利的事情上罔顾国际社会的批评。政府似乎很在乎“国际形象”，但对于像阻止中国基督徒领袖出席其属灵朋友的国际会议这样容易受到国际社会诟病的事情却无所顾忌。

1989年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二届洛桑大会，中国代表未能出境，大会为中国代表留了200个空位。21年后，在第三届洛桑会议上，这一幕再次上演。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基督徒未能享有近两百个其他国家基督徒享有的信仰自由。全世界都看到，21年来，中国政府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没有进展。

目前，政府正设法利用儒教与佛教阻止基督教的传播。扬儒助佛灭耶的政策有悖于宗教平等的原则。而且，政府试图将其官方意识形态变成全民信仰的做法也与孔子思想相去甚远。比如，就“和谐”而言，“儒家的和谐观念指的是差异中的和谐，不是盲目附和官方的观点”。（Daniel A. Bell）

为了抑制基督教，政府一再举办“世界佛教大会”，还到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然而，儒教、佛教在中国由来已久，假如这二教能够阻止基督教，基督教当初在中国本该



无法立足，也早该销声匿迹。政府试图左右宗教生态平衡长远来看从未奏效。20世纪50年代，政府曾经想在温州建立“无宗教区”。人人都知道现在温州基督徒比例最高。

扬儒助佛灭耶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中国政府认为“宗教事务”属于内政，所以它反对外国基督徒到中国来传教，认为其系文化侵略，属于“国外敌对势力渗透”。那么，中国到世界各地去建立孔子学院是不是一种渗透？政府一再举办“世界佛教大会”是不是在利用佛教对与会的外国人进行渗透？假如其他国家以反渗透的名义拒绝孔子学院或佛教，党和政府会让外交部作出怎样的回应？而且，为什么不害怕“国外敌对势力”借佛教渗透而害怕基督教渗透？

中国政府肯定认为到国外开办孔子学院属于正当的文化交流，不是“渗透”。政府也肯定不会认为孔子的思想不适合外国的国情。政府肯定认为外国政府不应因反对“渗透”而制止在该国开办孔子学院。中国政府肯定也反对外国人自行组建孔子思想研究会而被本国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政府肯定不赞成外国政府将参加世界佛教大会的代表拦阻在本国海关。所以，政府禁止中国基督徒自行联络组团参加其同道召开的国际会议不符合“礼尚往来”的中国传统，也与其对儒教和佛教采取的政策不一致。

在民主制度与人权理念的问题上，政府历来反对“普世价值”的说法。然而，孔子思想具有普世价值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到国外去办孔子学院？而且，马克思主义是否只适合中国？假如没有普世价值，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个由德国特里尔小城的犹太人创立的学说就没有任何理由被万里之外的中国人接受。可见，政府对儒教、佛教、基督教采取的厚此薄彼的文化政策没有可以说得通的理论支撑，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文化政策。

不承认“普世价值”，政府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官方学说、让孔子思想漂洋过海的政策也没有理论依据。而如果存在普世价值，那么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就像孔子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一样，应该容许其自由流通，使世界各国实现文化上的互通有无，而不应在政治上以“反渗透”的名义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一个具有良好国际形象的政府，一定是一个在文化上兼容并包、在政治上自由开放、在法律上伸张正义的政府，而不是一个靠掌控土地资源和公共权力限制其公民在精神上追求自由解放的政府。

杜兰特（Will Durant）曾经说，“一个文明的灵魂在于其宗教信仰，一旦失去信仰，这个文明也将灰飞烟灭。”孔子曾经通过编订诗书礼乐的传统典章发扬光大了到那时为止的中国文明。凭借和“自远方来”的民间文明爱好者自由交流，他传承、发扬了中国的文明，完全凭借民间的力量铸就了仁义礼智信的中国魂。孔子的学说完全是私人自由结社、自由探讨的产物，并非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结果。孔子的事例充分表明，文明的传承和复兴往往是依靠仁人志士私人的力量。一个非民选政府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置于公民的宪法权利之上，限制甚至禁止公民不受国界、种族限制的文化交流，肯定不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利益，也与它所赞赏的孔子思想形成的历史经验不符。因此，阻止中国基督徒代表赴南非参加基督教文化交流不仅是国内外基督徒的损失，也是面临复兴挑战、需要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中国当代文明的损失。这就是政府目前的宗教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政府剥夺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也不利于中国文明的复兴。■



## 洛桑事件后 守望教会与政府关系走向<sup>1</sup>

文/曹志

### 前言

从神国的意义上讲，家庭教会的历史与世俗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同步。“家庭教会”，单单立基于“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道成和复活的肉身。由此，“家庭教会”中的“家庭”一词，首先当是神国意义上的空间范畴，而非物理意义上由建筑材料构成的房间，亦非血缘意义上亲属关系形成的家庭。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才不会将“家庭教会”聚会空间形式作固化理解。

60年前，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们，隐蔽在自己的家庭、僻静的田野和秘密的山洞里聚集，诵唱赞美诗敬拜上帝，祷告、查考讲解圣经并施行圣礼。多少人为着这种信仰的持守，坐监、受刑、被流放甚至失去生命。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这种恐怖肃杀的气氛下，基督徒的人数却倍增。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31/3/1982,19号文件），在“文革”后第一次全面阐述执政党的宗教政策。这标

示其宗教政策的第一次转型，即从“宗教消灭”转向“宗教容忍”<sup>2</sup>。背景不仅是巩固其执政合法性的需要，而且是因应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呼吁及要求。这种转变，给家庭教会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家庭教会的发展，伴随着与传统民间宗教和风俗结合而出现的邪教和异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信主，推动了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然而，“六四事件”尤其是东欧剧变后，为防止境外敌对势力宗教渗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5/2/1991,6号文件）出台。这份文件，以“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为导向，掀起从中央到地方立法将宗教政策细化成法规的浪潮。<sup>3</sup>其实质是从改革开放背景的“宗教容忍”，退向防范基督教成为未来“敌人”的“宗教管控”。

1999年4月的某气功组织事件，导致其被民政部、公安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发布通知取缔；10月，先是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针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的犯罪”发布司法

解释；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200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全体出席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再次联合颁布“打击利用邪教组织犯罪”的“司法解释”。这显露认定某些宗教已是内部“敌人”，需要以专政手段与之斗争的思维，由此宗教管控更为严厉。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3号文件）。2005年施行的《宗教事务条例》，因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宗教政策以法律规范形式表述，故呈现出左右两种内容取向并存的局面。

从2005年家庭教会登记风波、2006年蔡卓华案、2007年浙江萧山案、2008年奥运前北京家庭教会受逼迫到2009年山西临汾教会案、守望教会建堂一户外聚会事件的五年中，两件事情一定程度地显明了执政党对基督教所持的微妙心态：一是200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宗教工作召开集体学习会议。自1949年近六十年来，执政党决策集团专门开会，讨论宗教问题，并由其总书记专门发表讲话对该党宗教工作提出要求，这种公开重视宗教问题的方式尚属首次。二是《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2/10/2008）中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反对和制止利用宗教、宗族势力干预农村公共事务，坚决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看得出来，家庭教会日益展现的慈善功能，被政府误解并成为其提防和压制教会的理由。

以上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宗教政策变动和家庭教会变迁的简单叙述。“洛桑事件”，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如何审

视洛桑事件后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关系？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前两部分先对家庭教会两种政教观做一初步分析。第三部分审视我们所处的公共空间及其内在危机。最后，我会对教会如何面对当下处境提出自己的建议。

## 一、传统的政教观

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关系，首先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教会与政治的关系，洛桑事件后更是如此。我认为判断二者关系，需要同时理解教会存在的目的、中国政治现实及传统的政治观。

众所周知，耶稣在升天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上述经文的字面含义直接陈述教会当传福音、施洗和讲道。加尔文也从福音、教导和圣礼方面阐明教会的必要性。<sup>4</sup>

韦恩·格鲁登（Wayne Grudem）指出教会存在的三个目的：对神的事奉即崇拜、对信徒的事奉即培育、对世界的事奉即传福音及行善。对于行善，他提到不仅是为所有人祷告，求主医治他们，供应其生活需要，而且包括参与公民活动，或尝试影响政府政策，使有关政策符合圣经的道德原则；对不公平对待穷苦人或少数族裔或宗教团体的政策，教会应为此祷告，若有机会便要声言反对这种不公义的表现。<sup>5</sup>

其实，培育造就信徒，使其信心日趋成熟这一目的的成就，若能使基督徒伦理成为

社会伦理的基础，就会对社会产生神所喜悦的影响。乔治·厄尔登·拉德（George Eldon Ladd）论述“神国与社会伦理”主题时曾谈道：

在四福音书中几乎没有关于社会伦理的明确教导，这当然是真实的。其原因与其说是耶稣对未来有着如此精炼的观点以至于他不关注社会伦理，不如说是因为社会伦理肯定是以一种个人伦理作为恰当根基的应用结果。神国，这个生机勃勃的观念，表明可在圣经社会伦理学中阐发出三个原则。……第三是在耶稣里神国当下的临在，不仅关注人们的属灵争战，而且关心他们物质上的福利。在末世达至完满的神国，将意味着全人的救赎，由此需要肉身的复活和一个自然及社会秩序的更新。我们已经看到医治的神迹就是这最后末世救赎的信物。神国关注在物质层面带来痛苦和苦难的邪恶力量。<sup>6</sup>

传福音，是每个教会和基督徒的大使命。但是，传福音是否仅是告诉非基督徒耶稣是谁、为何死在十架上、死而复活的意義等信息，让人认罪悔改归信基督得永生呢？韦恩·格鲁登在其刚刚完成的著作《圣经中的政治》第一章中<sup>7</sup>，分析了五个错误观点的成因。四个观点就是“只传福音，不涉政治”。

格鲁登认为耶稣的吩咐，乃是指四福音书、圣灵叫门徒想起耶稣的教导及圣灵就一切事情的指教（约14:26）、耶稣和门徒依靠的旧约。所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乃是指满怀信心地教导耶稣的门徒整本圣经。这个“整全的福音”，也应包括

圣经在政治方面的教导。这意指基督徒应从圣经中学习为了善如何影响政府。遵守神关于政府的教导，是爱神的一种表现。格鲁登赞同汤姆·米勒瑞（Tom Minnery）的观点：耶稣不仅赦免罪，还医病。耶稣关心人们灵命和世上物质生活的福利。医治人们身体，在神眼里有属灵的益处。米勒瑞将这个模式应用于去提升人们生活状态的任何社会活动，指出“传福音、教导”与“行善、医病”二者都是耶稣怜悯子民的表现，也应是我們事奉的表现。

“整全的福音”包括社会的更新。福音，导向改变的生命、改变的家庭、改变的邻人、改变的学校、改变的商业、改变的社会，同样应导向改变的政府。教会，教导神对家庭、商业、教育的旨意，也应教导神对人类政府的旨意。“只传福音，不涉政治”，错误理解了什么对神才是重要的，以为似乎只有属灵的（非物质的、彼岸的）事才跟神有关，而世上人们物质生活的环境与神无关。这与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主义”异端的观点相似。同时，格鲁登还指出，这种观点误解了神为什么留下基督徒在地上。耶稣留我们在世上，不仅仅是为传福音，乃是通过在生活所有领域对他人行善而荣耀他，包括只要我们有机会，就应对法律、政府和政治过程施以好的影响。耶稣的吩咐“爱人如己”，意指我应在社会的每个方面寻求我邻人的好处，包括寻求产生好的政府和良法。该观点忽略这个事实：神让教会和政府都在这个时代来抑制邪恶。神抑制邪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通过改变人的内心，即让他们相信基督是救主。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法。神也使用世俗政权来抑制邪恶。许多邪恶行为只能通过世俗政权的权力来抑制，因为许多不信基督是救主和不能



完全顺服他的人一直存在。

“当我凝视基督徒给政府和教会带来变化的历史时，我认为神呼召教会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工作，给整个世界的人类社会带来不计其数的改善。”格鲁登从历史角度，阐明基督徒已在整个历史中积极地影响着政府。最后，他深切地提到很多人的忧虑：“政治参与会不会让我们偏离传福音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当问的不是“政治参与是否占用传福音的资源”，而是“政治参与是不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他指出神对不同人的呼召不同，而且教会全备的事奉应将二者都包括在内：不同的人针对不同的领域传讲，当然也应教导圣经关于世俗政权的目的和如何将这个教导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情形当中。

## 二、家庭教会的两种政教观

正确处理教会与政治的关系，不仅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圣经关于世俗政权的教导，而且需要我们恰当反思自己的政治观或政教观。

由于神学建设和教育的缺乏或稚嫩，城市家庭教会带领人的神学观，更多受其性格特征、专业知识结构及思维模式影响。所以，一方面，尽管坚持不加入三自的立场，一些家庭教会仍受中国传统文化型塑之世界观的影响，将六十年前因信仰原因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中的“家庭”固理解成私下隐蔽聚会的场所，认为这仍是目前教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佳模式。我将这种教会称为“宅教会”。该类教会极易培育将信仰与外界疏离甚至隔离的信徒，我称之为“宅信徒”。另一方面，在民主运动的艰苦延续和维权运动兴起的风潮下，部分基督徒将福音广传与民主（宪政）的实现简单径直对接，将权贵集团与

民间社会关系直接等同于灵界力量的对立，以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政治学思维来观察和判断政府与家庭教会的关系。尽管这类基督徒组成的家庭教会不多，但对教会内民主人士和律师人颇具吸引力；借助维权、民间外交和国际媒体的结合，在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多数城市家庭教会居于二者之间，思维及行为更多受“宅教会”模式影响。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思维模式影响下的政教观应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重点。

一是“宅信徒”的政教观。其言行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是从“分别为圣”出发，宣扬教会与政治如此无关以至于与政治隔离，自然的推论就是认为只要教会及其活动不涉政治，政府就不会干预或终必理解教会。其二是常常认定政治局势紧张，要求教会的主日聚会形式、事工规模及发展程度不得刺激政府的敏感神经。一旦其他教会在与政府关系上未遵守该标准，“宅教会”便审时度势地与之保持距离，甚至排斥；或对初次到教会的慕道友和外地信徒进行严格的事先通报甚至盘问式审核。其三是被“新法治”所惑<sup>8</sup>，以为单靠法律手段就能推进宗教自由；但认为由基督徒主导的“维权政治”会导致政府认定家庭教会将是未来威胁政权的“敌人”，转向打击教会的宗教政策，使教会难以开展活动甚至无法生存。于是，以基督徒维权人的“野心”或“自卑感产生英雄情结”为由，用“秋风扫落叶”般的阶级斗争方式，排斥他们。

“宅教会”普遍存在的首要原因是：“基督徒中间存在着一个限制神国范围的近乎根深蒂固的倾向。与此并行的就是一种持久的趋势，即将这个世界分割成神圣的与世俗的。

这种限制的最常见例子就是敬虔主义。敬虔主义者将神国限定在个人虔敬的范围内、灵魂的内在生活里。……另一传统就是缩减基督王权的范围，方法是将神国与建制型教会视为同一。该观点认为只有神职人员和宣教士参与到‘全职的神国工作’里，平信徒则只在参与教会事工时才与神国活动有份。这种限定，产生一种误导性的词汇‘教会与世界’，这暗示所有的人类事务被分割成两个领域。”<sup>9</sup>

我认为“宅教会”的表现形式，与其说是基于圣经世界观，不如说是更多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党文化的影响。“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赵汀阳认为，秦汉以来的绝对权力导致国人具备的不是政治意识（即思考权力合法性证明及其分配），而是权力意识（视权力为最高价值，迷恋、维持或夺取权力）。中华帝国由此首先是放弃天下体系，从世界政治转向国家政治，再放弃后者，而变成国家行政：即帝王为防止最高权力被质疑、挑战，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瓦解任何政治集团凝聚力的制度，创造一种属于且服从皇权的组织，以控制整个社会。该组织就是官僚体系。官僚政治将政治变成统治而终结政治，所以，“中华帝国的统治根本是一种反政治或者说无政治的统治。”<sup>10</sup>家庭教会在这种传统中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最高权力的挑战和反抗。吊诡的是，该传统同时“渗透”而成教会的传统：除了存在，教会在其他事项上服从或沉默，由此不对其他领域的事件发声。

这种出于服从或躲避打压而封闭的取向，跟秘密社会或地下社会传统对接起来。由于“宅信徒”政治观被传统文化所左右，基于恐惧官僚权力的心理，对政治现象或者置之不理或作简单化理解。例如对身边不义事件中

遭难邻人的视而不见，将特定情形下的户外聚会视为“搞政治”，将国际社会公认的民间外交形式定性成“疯狂”等等。我心里纠结的是：神的选民、赎民，何时去探望露宿街头的访民、冤民？背负十字架的我们，何不先与基督徒维权人同在，感受他们也有的辛酸、痛苦和伤痕？

另一种政教观，则是基于维权运动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认为国家危机深重，权贵集团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将会镇压公民社会包括家庭教会；教会若不抗争，会有不复存在之虞。这种将教会与政治关系纳入其中的“维权政治”思路，简单将教会（神国）与世俗国家（地上国度）的对比，移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公民社会与权贵集团之间的关系。这种移位推理，应用于下述观点：基督徒当是公民领袖，教会当是公民社会中流砥柱。基督徒和教会当领导公民社会与权贵集团对抗，这种对抗乃是圣灵与邪灵之间的争战，是上帝与撒旦之间的战争。于是，延伸的推理就是教会应该参与到这项对抗的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当中去，教会和基督徒都当义不容辞地参与其中。

这种判断看似继承家庭教会不服从世俗国家政令的立场，但若从其逻辑出发推演，是否要谴责60年前家庭教会没有通过社会运动和法律诉讼奋起抵抗“三自运动”和施加逼迫的政府呢？

这种思路最令人困惑的是它潜在地认定权贵集团或其控制的政权属魔鬼，或完全被魔鬼所驱使。所以，我们当问是否存在某类政权属魔鬼的情形？新教某些宗派的确存在一种传统说法，即所有的政权都是邪恶的、属魔鬼的。其最大理由就是耶稣在受试探时，未对魔鬼就天下万国权柄荣华的说法提出反

驳，所以世上所有国家的权柄都给了撒旦。格鲁登在证明为何“所有世俗政权都是属魔鬼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过程中，认为耶稣并没有必要对撒旦的每一谎言作出回应，因其目的仅是抵抗试探本身。而且，《但以理书》4:17、《罗马书》13:1—6和《彼得前书》2:13—14等经文，表明世俗政权是神所赐，归于神的统治，被神用于其旨意的实现。

我认为不能基于政治哲学中君主（或独裁）政体、贵族（或寡头）政体和民主（或暴民）政体的区分，来认定某国某政体及政府是属神还是属魔。这不是从神的主权及其核心神国出发来看待政体及政府问题。即使统治者邪恶，其权柄亦是来自神。加尔文认为不仅“那些不公正和无能力地统治我们的人，是神亲自兴起为了惩罚百姓的恶行……邪恶的君主是主向世人所发挥的怒气”<sup>11</sup>，而且“当我们听说君王是神自己所立定的，我们就要立刻提醒自己：神给我们对尊荣和敬畏君王的吩咐，我们这样就能毫不犹豫接受最邪恶的暴君正在神所指定他的岗位上。”<sup>12</sup>任何一个政体都存在着神（国）与撒旦（国）之间的争战。

圣经中对属灵争战的教导，的确是采用军事战争的描绘手法及比喻。阿尔伯特·沃尔特（Albert M. Wolter）认为：一种真正的圣经世界观，认可神与其对手间出于对被造物的掌管而爆发一场真实的战争。他提到这种军事隐喻的基本要素如下：元帅是两王，一位正主另一位是僭主，每位各有其主权和军队，每位为拥有同一疆域而开战。正义主权的王国被圣经称为“神国”，军队是神的子民（新约里的教会），其对手被称为“世界”或黑暗王国，军队是外邦人即所有在基督外属撒旦的人。两种主权间的战争就是神与撒旦间的属灵争战，争的是整个被造物领域，

每位都宣称对被造物秩序的完全掌管。沃尔特指出今天的基督徒怯于面对这样的术语，觉得太军事化了。但这里的确有真实的危险。众所周知，将圣经里灵界争战的呼召转化成要求支持某种误入歧途的基督徒爱国主义，即将支持某特定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等同于神国事业，是多么地轻易！<sup>13</sup>“维权政治”思路不正是将公民社会甚至某个集团主导的维权运动，等同于神国的拓展？其要求教会的参与，不仅能使其神国的属灵外衣更迷惑众生，而且在现实中成为其设计者的组织力量或“票房”。

这种思路，如此频繁和激进地强调“文化使命”，以至于其成为大使命的核心和先锋，甚至在具体事务处理上将后者取代；同时配以圣经中奖赏与咒诅的教导，鼓动每位信徒通过参与政治获得奖赏。这种逻辑，不仅与当年门徒争论谁可坐在神的右边，谁是最大的极其相似，而且混杂了中国传统民间宗教求福免灾的神秘主义思维。在这个框架中践行文化使命和争取奖赏的信徒，渐渐更多凭借才能和势力而忘记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表现一是在以“维权”服事教会过程中，接触到各种势力代表。这种联系带来的名声无形中滋生了内心的骄傲和虚荣感，一方面为这种工作制造英雄情结，另一方面给自身带来（道德）领袖幻象。表现二是在为解决问题而与各种势力合作联盟的过程中，争取更多资源和更高名声地位，实现在世上的政治抱负成为其个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目标。

综上所述，“宅教会”政教观，更多被传统文化及党文化思维所左右；而“维权政治”思路的政教观，以政治学为主轴，但套路粗糙，而且作为其基础的神学混乱。两种政教观都不是从神国世界观出发思考政教关系、处理

政教问题。用姚凯弟兄的话来讲，就是二者都将教会与世界等同。

### 三、我们所处的公共空间

信徒增多、教会增加、教堂设备更换及国际交流的频繁，在现实中常像温室一般隔断了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思考。在一种强权横行、邻人受害的环境中忙碌、麻木，成为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为了获取更多更好“食物”而艰难生存的我们，渐渐丧失了本有的常识、反思力和行动力，以致看不到没有公义之地，就是有被伤害的邻人需要被医治和照应。“祷告”、“负担不同”甚至“属灵的优越”，成为与那掩面匆匆而过的祭司和利未人一样，让别人不可论断的属灵理由。

耶稣传道，更多的是与税吏、妓女在一起，常医治病人尤其是残疾人。他道成肉身，亲身体味世人的忧伤和苦难。那位满有慈心的撒玛利亚人，不同于祭司和利未人，救助、医治和照顾那位被强盗伤害的路人。今天，谁是强盗？我们如何知道谁是被强盗伤害的邻舍？这需要理解当下中国的公共空间。

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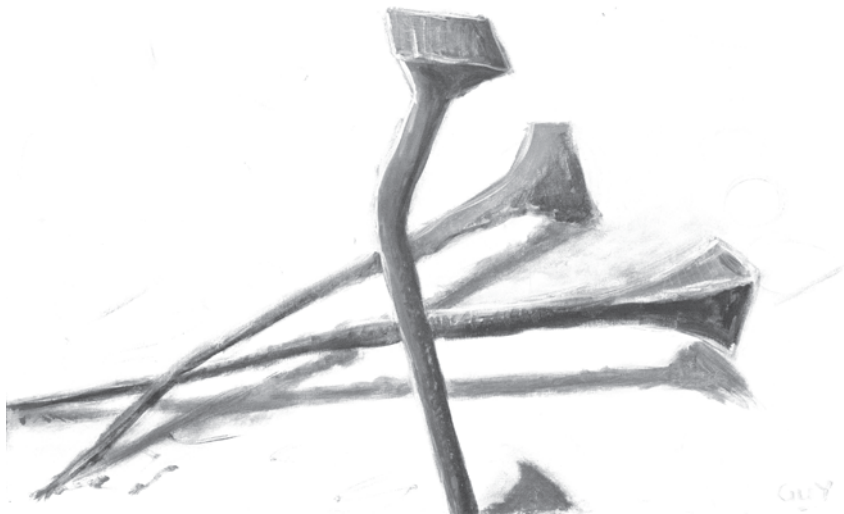
60年前，军事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组织成为设计各级政府及其机构的模板，作战方式成为政府施政的基本模式，战争动员成为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惯用方法，敌我对抗成为政府面对异议的思维范式。因此，“新民主主义论”推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实是为了一党专政设计的理论外套，“以阶级斗争为纲”乃是为打击“敌人”准备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教义、实现该教义的“阶级斗争—群

众运动”的仪式，领袖—党—政府—社会（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社团单位）—家庭（个人）的一元化国家组织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宗教”。<sup>14</sup>

“文革”结束后，为了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重获执政合法性，“以阶级斗争为纲”退居幕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行其道。个体、私营经济逐渐享有合法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建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正如袁剑先生在其著作《奇迹的黄昏》中所指出的，1989年事件前，城市改革采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导致腐败和社会分裂；之后，由于政治改革暂停，经济改革若要继续推行，只能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即“官僚体系（包括政府各种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对中央政策精神的理解，来组织、推动、参与经济活动”。由此，表面上以GDP为政绩考核标准的过程，演变成“瓜分公共资产”及“与民争利”的机会。为将公共资源转为政府部门利益，各政府部门形成利益集团；或为获取政府控制的各种资源，围绕官僚体系衍生出各类利益集团。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导致的后果是地方一般预算严重依赖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这更加促使地方政府寻找和扩大获取地方财政收入的途径，这都需要出售公共资源。由此，土地、国企和各项税费政策等成为政府经营的对象。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国企贱卖、环境污染等，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现象。依赖投资和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厂房，而且要求政府来控制原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低成本低福利，才能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价格优势。秦晖先生将这种优势称为“低人权





优势”。2010年的罢工浪潮正是根源于此。由此，我们才理解为什么某地方政府如此积极强制职校学生到移址当地的富士康实习。

这种改革模式，决定了法律制度设计模式、经济利益分配模式、纠纷矛盾解决模式和社会阶层分布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失地农民、被拆迁户、下岗工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群体的利益，被主导和维持这种改革模式的权贵集团以合法理由和合法手段剥夺，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以至于成为后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为化解或杜绝群体性事件危机及其对政权的威胁，自2009年初，中央启动或加强对基层县委书记、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官、地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和市级纪委书记的集中培训。这种逻辑再次巩固党国对官僚体系的依赖。

官僚体系—权贵集团对民众权益的剥夺，带来的已不单单是贫富差距、地位高低、权势强弱而已，更深的危机是生死问题。一方面，权贵集团抢夺和瓜分“全民所有”资产，对制度和文化的负面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全民走向“跌破底线的竞争”：各行各业为获取资源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已经不择手段到丧失职业伦理和道德底线的地步。黑

煤窑、地沟油、楼脆脆、劣质钢材、毒奶粉，从伤害成年人健康、侵犯未成年人人身自由到无视婴儿生命，平民百姓为谋取利益无所不为。另一方面，权贵集团为维持和巩固其利益和地位，在制度上精心和及时地更换、创新、填缺补漏，导致受害者普遍无处申请救济获得保护，并用法制手段将维权者判刑入狱。这种情形如此普遍和恶劣，以至于受害者丧失对政府的信任，“自力救济”以暴制暴，导致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局面。

基于上述观察，我将当前公共空间的危机称为“同归于尽”社会危机。它表现为三个层次：个体权利救济困境、“同归于尽”社会现象和国家共同体危机。

以受害者行为方式和怨恨心态为分类标准，我将个体权利救济困境分为三类：1、隐藏型（忍气吞声）：因为与对方力量悬殊，而选择忍气吞声或败诉后弃诉。2、常态型（依法维权）：坚持不懈申诉、上访。3、极端型（自杀式反抗）：因公立救济无效，无法对抗侵权者，选择在侵权现场或公共场所自焚等方式表达抗议。

“同归于尽”社会现象也分为三类：1、“同归于尽”型个体事件：公力救济未能保护

个体权利，受害者向侵权者或渎职者实施“同归于尽”的暴力行为；通常施暴者亦即受害者当场死亡，或受审被判死刑，如杨佳事件。2、“集体抗争”事件：依法维权受阻，维权者转向以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方式表达抗议时，因受理案件的政府官员处置不当或暴力镇压，激起当地隐藏型事件和常态型事件中当事人的同情，导致三类个体共同行动：或者加入游行示威，或者以暴力方式向政府表达抗议。结果是民众与政府两败俱伤，如贵州瓮安事件和云南孟连事件。3、丧失底线的竞争状态，即“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由于各领域内部自律的缺乏和外部规则限制的缺失，导致个体或团体奉行机会主义——为满足欲望不择手段，丧失底线地竞争，产生互相侵害的共损局面。包括经济与社会层面——如结石娃娃；法律与社会层面——如老人摔倒无人敢救；政治与法律层面——如两种对立的司法体制改革、对维权人士的打压等等。

最后是国家共同体危机。如果没有一种宪法秩序，保证国家采取正确的行动，或防止权力被滥用以保护国民权利，那么，既没有自身行动伦理约束，又没有国家制度约束的国民，就会为满足自我欲望而没有底线地实施行动，互相侵害的局面就会逐渐并全面形成。同时，对特权集团的社会抗争会此起彼伏地发生。国民共同生活的统一观念无法形成。国家陷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国家，本身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或者趋向分崩离析。

## 四、教会如何面对

“宅信徒”和“维权基督徒”的政治观，都不能成为家庭教会处理与政府关系的出发

点和基础。因这两种政治观，都源于基督信仰外的世界观并混杂着错误的神学观点。不得不承认，家庭教会需要在健康神学的基础上，通过恰当把握中国公共空间的危机，认识教会自身在神国的使命和在世俗共同体中公共空间的现实处境，来评估不同阶段与政府的关系。

大使命是教会和基督徒必须履行的义务。“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10:16）传福音救灵魂，需要对邻人生命状态如医生诊病般理解到位，才能确定宣教的正确方法。公共空间的危机决定其内部人们生命危机的特征。对“同归于尽”社会危机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深察觉到邻人被贪婪、贫穷、冷漠、恐惧、仇恨等伤害的生命。同时，基于福音的整全性，教会必须传讲圣经关于政权责任的教导，并将其应用到如何避免“同归于尽”危机的实践中。

守望教会在登记—建堂—洛桑事件历程中应对措施的变迁，与其说是“浮出水面”，不如说是从封闭的“宅教会”迈向公共空间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拓展中的神国与黑暗王国之间的争战，同时又有现实层面教会作为社团与执行不合时宜政策的政府之间的冲突。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极易将神国与世界视作线性交替和向末世迈进的百分比式替代关系，混淆生命与职分，将现实冲突等同于属灵争战。

家庭教会参与的洛桑筹备事宜，同样是违反宗教政策关于宗教国际交流方面的规定。筹备过程中全国性组织网络的形成或巩固，以及到国际舞台上的整体亮相，更是犯党国之禁忌。这种“登记”与“建堂”逻辑间的延续，“建堂”到洛桑事件逻辑间的递进，其

实就是神国透过教会的自然成长更深地进入公共空间，是公共空间归正和更新的起点。建堂过程中的户外聚会和洛桑事件中的受控遭压，使得教会牧者和信徒真正进入“同归于尽”危机的空间，效法道成肉身的耶稣，被藐视遭厌弃受痛苦经忧患，如此方能体恤那些被强盗剥夺殴打的弱者。这使得“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的灵里相连通感，成为生命的真实见证。天明牧师的证道“这就是邪恶”，当不是因为个人利益受损才指控的维权声明，而是基于圣经教导对政权丧失基督所赋责任的责备。这种从教会发出的讲道，不是针对政府权柄的挑战，而是面对撒旦权势争战的宣告。

在建堂购房纠纷中，正是这种将宗教团体政治化、行政化、单位化和单一化的宗教管理体制<sup>15</sup>，将民间自发成立的家庭教会视作非法组织，正是这种管理强制下的违约，使守望教会与大河房地产公司从市场上的合作者遽然转变成可能的法庭上的诉争对手；正是这种制度设计和执法管理，使得二者产生纠纷和矛盾，可能的后果就是两败俱伤。这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和限制社团自治的方式，非但不可能让社会和谐安定，反而会在客观上引发社会中团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不仅在当下导致当事人双方利益受损，而且更长远的恶果是将会伤害和分裂社会团结友爱的纽带。洛桑事件中政府使用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人员蹲点贴身监控参会代表。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导向的以经济利益为诱导的社区监控机制，使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人成为监控者与被控者，前者侵权使后者受害，后者维权将导致前者丢饭碗；这种设计和执法方式，导致的后果不是前者心理扭曲就是

后者心灵受伤。这种利用社区人际关系来达到非法目的的方式，乃是“文革”压逼人们指控亲朋好友遗风的延续。不仅旨在驱使奴役人的心灵，而且摧毁人间尊重珍惜爱护的美好相连。令人欣慰并深受鼓励的是，教会在这两件本是“同归于尽”后果的事例上，靠着耶稣基督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和行为。这正是基督徒如何在这个世代应用圣经教导避免“同归于尽”危机的见证。

顺服神不顺服人的教会，过去不被三自爱国运动所要挟，不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今天也不会成为民主或维权运动的组织力量。政治理想不是教会的使命，维权方式不是教会处世为人的基本选项。基督的政治，是我们因信福音进入基督身体，通过圣餐礼相联结形成跨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及历史时间的共同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会为基督殉道；而非“利维坦”的公民，是为国家献身。<sup>16</sup>在洛桑事件中，全国家庭教会的多宗派合作和各地域联合已初步呈现，需要以将筹备和参与过程全部公开的方式继续推进合一。教会既不能退向“宅教会”，又不能激进迈向维权政治。“内刚外柔”当是教会面对政府的基本态度。“内刚”，指向传福音的使命、实践及由此出发处理政教关系问题。“外柔”，指向政治问题包括特定时期传福音的方法。

在大使命即传福音上，我们当义不容辞，不然“就有祸了”。我们的刚强壮胆，不必用在与政府的对抗上，而是要践行于传福音拓展神国的大使命上。居委会人民战争式的监控，显明社区邻人的生命是何等深受撒旦的捆绑，这分明是提醒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不能再等待，必须用基督的福音攻破这坚固的营垒。为此，我们不惧受气、遭压、坐监甚至舍命。杭州市基督教协会会长曾在中

国神学研究院宣称：大陆无人因传福音被捕。尽管这并非真实，但也从另一面让我们省察：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是否过于迁就宗教政策，而非满足神国拓展的需要呢？对政府和政策过分的紧张、恐惧和迁就，如同一堵堵高墙把我们的生命封闭在“宅教会”，让我们的福音也限定在自身的人际圈内。结果，福音远未传扬到社区、居委会、街道办、公交车、地铁站和饭店里面，甚至连我们父母亲朋好友都难以听到福音或得到教会牧养。

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基督身体一神的道一神国在福音意义上的扩展，不能基于强制的要求、行动和欲望。教会当年拒绝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的理由，正如今天不能成为维权运动的组织力量一样。教会使命不是政治抗争，而是传福音、施洗和教导。教会传扬福音拓展神国之道，不是以人数的众多、组织的强大、对峙力量的雄厚来迫使对方妥协的政治技巧和艺术，而是在与“老我”争战当中，效法耶稣舍命背上十字架，在罪中死，在基督里活。

“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教会当然在每一政治事件、社会现象，每一项法律和重大案件上，基于圣经世界观有自己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仅当在教会讲台上教导，而且当应用到基督徒的生活中，引导信徒根据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负担，为神的公义勇猛如狮，采取各样的行动。然而，教会自身，一旦企图以维权运动推动政治变革，哪怕是有实现宗教自由为自身使命实现的基本逻辑，就会被属世界的政治（观）俘虏，与当年被指控犯有“（煽动）颠覆（宗教）政权罪”耶稣的羔羊形象，背道而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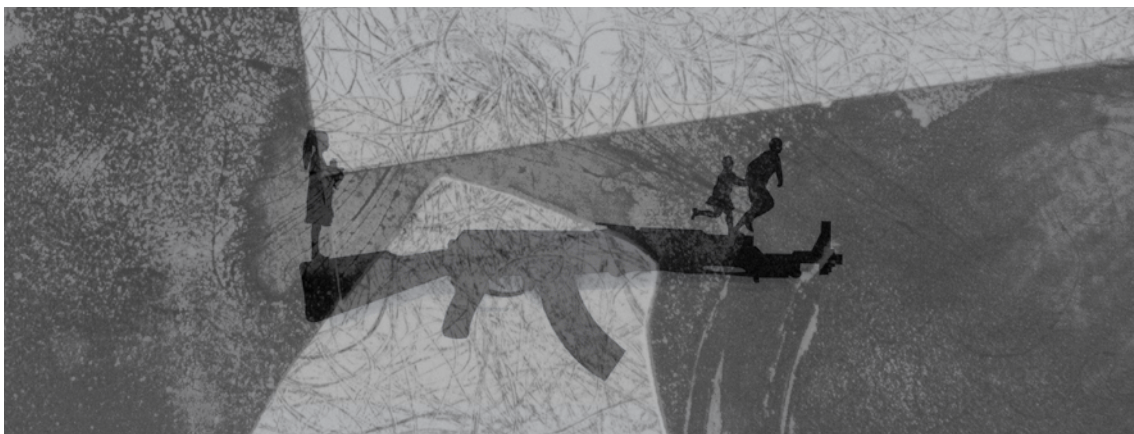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

神。”教会以基督而非政权为首。教会自身合法性、神职人员产生、活动场所安排和属灵刊物印发，属教会自治范围，不由政府决定。从政治学内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这种背景下的教会，作为公民社会构成部分，基于宗教信仰而对国家权力构成限制。1998年即出版《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sup>17</sup>，并十几年如一日研究和推动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李凡先生，在与笔者讨论时明确指出：“家庭教会不应该成为政治力量，即自己不要这么看自己。家庭教会本身不是政治力量，但是会对政治产生影响，这和前边的观点并不冲突。家庭教会在政治上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刻意要表现政治角色是不应该的。从世界南方的事实出发，一些新兴教会利用教会来搞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传教的方式，即用政治的方法、为社会做好事的方式来达到传教的目的。但这不是中国的情况。家庭教会目前对政治的影响是从公民社会、观念和精神力量、非暴力而来，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它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整体而言，家庭教会生命的见证和应对政府的智慧，让政府没有将教会与政治运动挂钩而作相应对待。这次洛桑事件过程中，尽管外交部答复采访时，不以“非法宗教团体”而用“境内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一词替代对家庭教会的指称，但党国动用宗教局、公安局、边检、海关、街道办、居委会等机关或组织全面布控施压，这种将家庭教会视作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方式，在政教关系上迈出了冒进而危险的一步。笔者希望政府不要惊慌失措担心教会成为维权运动的后起之秀，更不必被“宗教渗透”的冷战思维自缚手脚。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





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政府应明了家庭教会不是政治力量，而只是宗教团体，其自由和自治有助于社会稳定、重建社会和产生自主的社会秩序。<sup>18</sup>家庭教会只会通过传福音以此期待托住所有人的生命，不论其是强者还是弱者，是侵权者还是受害者，是执政者还是被治理者。无论从世俗的现实还是神国的拓展出发，笔者都认为：家庭教会，是将来避免“同归于尽”危机最大可能性的创造者。

2010年11月30日 讣

1 本文初稿完成后，征询了姚凯、凌凤雷和刘雨桥等弟兄的意见。诸多修改得益于他们的批评、鼓励和建议，特此表示感谢。但本文观点由作者本人承担责任。（编者按：本文发表时限于篇幅而略有删节。）  
2 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杨江华译，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该译文的完整版载于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01>。中文版使用“宗教宽容”指代19号文件的转型，而笔者个人认为“宗教容忍”一词更合适。  
3 曹志，“中国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制度分析”，载于《第七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论文集》（二），753—779页。  
4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翻译小组翻译，钱曜诚牧师审订，854—880页。

5 韦恩·格鲁登（Wayne Grudem）《圣经教义与实践》（卷三：教会与末世），黄婉仪、麦陈惠惠译，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2002），732—734页。  
6 George Eldon Ladd, *The Presence of The Future* (revised editio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p303-304.  
7 Wayne Grudem, *Politics - According to the Bible: A Comprehensive Resourc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Political Issues in Light of Scriptur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0). 2009年10月底，笔者曾在格鲁登教授家中做客。当时教授将并未完成的该书电子版拷贝给我。笔者在撰写本文过程中，询问教授相关问题；教授将书稿最终版（非出版社编辑版）发送于我。故只能以这种方式注明；以下内容，都是源自该书稿。  
8 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另见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作者提交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年会的发言稿，原载于《读书》（2008年第9期）。  
9 Albert M. Wolter, *Creation Regained* (second editio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78.  
10 赵汀阳，“反政治的政治”，载于《哲学研究》（2007年12期），30—41页。  
11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同前注，1305页。  
12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同前注，1306页。  
13 Albert M. Wolter, *Creation Regained* (second edition), p85.  
14 曹志，“北京基督徒公民观研究”，未刊稿。  
15 曹志，“中国宗教团体登记制度分析——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考察对象”，载于公法评论网，<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zhanti/zongjiaoziyou/20081128/107.html>。  
16 William T. Cavanaugh, *Theopolitical Imagination*, T & T Clark Ltd. (2002).  
17 李凡《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明镜出版社（1998）。  
18 孙立平、郭于华等，“清华大学社会发展论坛：走向社会重建之路”，载于《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期合编本）。



## 参与书写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想像

文 / 宋军

南非开普敦第三届洛桑会议已写入史册，其对普世教会的影响和意义如何，势必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看得清楚一些，因此尚无深刻反省的可能。可以说上一两句的，多是对大会的观感和评估，见仁见智，畅所欲言，本无庸置喙，但当读到如下涉及内地教会的言论，便觉有些话不得不说。

海内外华人基督徒所普遍关注的，自然是中国代表绝大多数未能到会一事，笔者留意到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胡志伟牧师的一篇文章，提及他对事件成因的解读，认为是大会组织者“处理失当而导致了政治方面的干预”：

为何家庭教会早于2008年已进行筹备，而三自教会却于今年5月才收到邀请？此种不礼貌的“请客”自然带来了此次不愉快事件，使绝多内地同工（无论是三自、家庭或城市教会）未能出席盛会，向前与国际教会接轨。<sup>1</sup>

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胡牧师的意思似乎是若主办方一碗水端平，此次政府干预就有可能不会发生。作为成功个案，胡牧

师在另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2004年9月29日至10月15日在泰国举行的“福音论坛”，是次会议“有两位内地三自教会同工首次应邀参加，分别为傅先伟及张艳，也有数位内地家庭教会同工”。<sup>2</sup>胡牧师原本期待却未成真的是在这次洛桑大会上出现“各地华人教牧，无论是来自中港台美，是三自还是家庭教会，保持什么看法都可以同心祈祷”的感人场面，其理据在于多元传统各自表述：

我们的第一个身份是耶稣基督里的身份，第二个才是政治取向，不要让政治中国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华人教会。中国家庭教会亦只是代表某一部分，而不是代表整个中国。华人的文化血统，其实也很多元，不能说某个声音就具有绝对代表性。<sup>3</sup>

笔者极之认同上述前设，中国地广人众，各地情况悬殊，加之建国以来对组织的防微杜渐，致使内地教会多元分散发展，情况极为复杂，谁都不能代表谁。但能不能是一个问题，想不想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除了文革十年自身不保之外，“三自”爱国会作为钦点

独家代理，始终坚持自身的垄断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虽久已不再明提不加入“三自”爱国会=不爱国=反革命这一骇人逻辑，然而透过这次洛桑风波霍然发现这种思维定势竟然又从隐性变为显性：“三自”与“基协”两会=全中国基督徒的代表，不邀请“两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洛桑会议=分裂中国教会=公然挑战中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对中国宗教事务的粗暴干涉=反华。当拒绝这一独家代理的基督徒，不希望被代表而只想自己代表自己时，就面临被海外反华势力利用、从而危害国家利益的指控。因此，胡牧师所言个别不能代表全部的确反映了当今中国教会的实情，不过若是能直言“两会”也只能代表某一部分，那才堪称“持平的真话”。

对于中国家庭教会参加是次洛桑会议究竟有何意义，已陆续有不少见解发表，这里不再赘述，笔者只想就个人管窥进言一二。至少在本人的主观愿望上，存在着借参会伸张中国家庭教会的存在、激发共同体合法身份的想像。<sup>4</sup>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身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述为“阶级”）的国家，身份是个实实在在的存在（being）问题，与权利待遇配套，不仅是多少的问题，甚至关系到有无。例如“人民”就是一个重要的身份，你必须跻身人民的行列，才能享受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于是就不难理解上世纪50年代“三自”爱国运动推动中国教会洗心革面，从割断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关系到积极投身各项政治运动，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中国基督徒赢得人民的身份，以使基督教获取在新中国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忙了十年，满以为已站到人民一边的宗教界神职人员，还是被划分到剥削阶级的队伍中，必须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改造。虽然一度被迫解散，但自从文革结束后被重建以来，“三自”再度获得独家代理的身份。

伴随中国社会的变迁，市民社会空间初步形成，中国家庭教会也成长到一个地步，开始用自己的存在和声音主张其主体性，所传递的讯息无非是向“两会”说“你有你存在的权力，我也有；你也拥有争取作代表的自由，但拜托请你不要代表我，因为我有不被你代表的自由”。想必“两会”的领导们是能够了解现实的，这从他们致书洛桑组委会主席称我们为“与基协和三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就可以得知。以代表全中国的基督徒的全国性组织自居，却没有被邀请为正式代表，当然会感觉“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在外交部官员回应记者提问的书面答复中，“三自”与家庭在中国处境下的不同身份更是昭然若揭，称前者是“中国基督教的合法代表”，后者为“我境内基督教私设聚会点”。

因此，洛桑风波的关键并不在于邀请方没有持平对待，本无平等身份可言何来持平？一方唯我独尊，一方被剥夺合法身份，其间若非全有就是全无，根本不会出现诸位本着单纯而善良的愿望所期盼的平衡局面。在目前的处境下，双方各派100名代表参会的动人场景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只有在“三自”丧失独家代理的角色，而中国政府也承认了家庭教会的合法身份，才有机会出现这种局面。故对洛桑组委会而言，若要邀请中方组成如此规模的代表团，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无一碗水端平的可能。当然中国许多事情都不会如此绝对，若取舍权衡一番总能找到回旋余地的。假设邀请方能将中方代表人数缩减至十人左右，再循规蹈矩地先与“两会”领导联系协商，谨慎而诚恳地请求准许极为低调地塞进两三位家庭教会的人，那么胡牧师前所列举“福音论坛”的和谐景象或会再现。

不容否认，今天中国的整体形势的确较过往宽松，正如胡牧师所言“家庭教会与海归教会在不挑战若干限度下仍有其发展空

间”，但这空间并非自上而下的赏赐，我们也不会苟且其中、止步不前。只要在中国仍有人因信仰的缘故遭到不公正的限制和打压，我们就都尚未摆脱被歧视、遭怀疑的“他者”身份。不论通往普世价值的宗教自由之路还有多么漫长，我们都要呼朋唤友地努力走下去，且更看重这里有上主所赐书写中国基督徒身份想像的空间，尽管各路“写手”纷纷出马，试图用自己调配的色彩涂抹这空间，竭力迫使我们将自身视作和体验为合乎其口味的“他者”，并将其愿景内化为我们的驱动力和规范。只是我们越来越醒觉到，这空间应由历世历代中国基督徒自己来建构，并有权请求各方主内肢体尊重我们的历史经验、记忆、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体性，理解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差距和张力的实存性。

本届洛桑会议的结果虽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是中国家庭教会在争取合法身份的路上所迈出的宝贵一步，笔者深为在此过程中诸多肢体所表现出的忠诚、慷慨、远见、和平

及勇气而感恩，也从中体会到中国家庭教会在公开性与整体性上的进步，事实上我们正在参与书写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想像，因为身份不仅是“存在”(being)的问题，更孕育着“变化”(becoming)，过去的叙事的确规定了我们的位置，但未来更以各种可能性影响着我们的定位，人间事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各地一样，没有什么会是永远一成不变的。

未能到会确实遗憾，但真的那么重要吗？

2010年12月2日

- 1 胡志伟，“出席洛桑大会感受”，《使命与领导》，第12期（2010年11月）：4页。
- 2 胡志伟，“复和之路不易走”，《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年10月21日），<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
- 3 “华人与会者感言”，《时代论坛》，第1209期（2010年10月31日）：1页。
- 4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想像的共同体”观念，用来界定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想像”指涉形成群体认同过程的认知方式，受该共同体的历史经验、社会及文化处境、政治权力的制约。参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文/孙毅

这两天时常想起在公交车上听到的那句广告语：快给你的肠子洗洗澡吧！真是的，很多次虽然你不想看，但你耳边传来这句广告语的时候，眼前还是会出现与这句广告语同步出现的画面。

人的肠子过一段都需要清理一下，更何况我的书桌呢！望着堆积如山的各种书、纸片、笔、本子等，心里不能不佩服物理学中所讲的那个熵增定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人每天是自然地做自己的事情，特别是照常地处理那些等着要处理的事情，那么书桌上的杂物量及零乱程度就会是呈自然增长趋势的，就如你肠子里的杂物也是在一天天自然地积累着一样，除非你专门花时间去清理。我意识到，这个定律表达出一个我无法抗拒的事实：我必须专门花时间去清理书桌，否则它不会自动地整齐起来，就如我一年前做过的那样。

我下了几次的决心，终于在一天下午，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堆在桌子上的书分别放回到不同类别的书架上；一一去试那一堆的笔，把不能用的笔丢到垃圾桶里；一一地去翻那些本子，有用的本子收起来；最为麻烦的是那些纸片，我发现有些是很重要的文件，要分类放在不同文件夹中；有些则需要销毁。把桌上余下的东西放到位，用抹布把桌子擦净后，看着几个小时的成果，内心中也感到舒坦了许

多，似乎内心也变得有些条理了。

那一刻我在想，熵增定律可以表现在我的书桌上，或者我的肠子上，是否也会表现在我的内心里呢？其实当我这样自问的时候，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谁让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其他事物一样都属于被造物呢？希伯来文中的“肠子”可同时指人的内心。凡在时间中的，都会随时间而变化，而熵增定律表达的就是被造物在不可逆的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一定是朝着其无序性必然会增加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内心中也会因为所经历各种事件带来的各样念头而形成很多的缠累。其实那一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肠子可以用所宣传的物品去清洗，书桌可以专门花时间去整理，但我们的里面呢？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里面得到一些清理呢？

想起古人说：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但问题是，在很多时候，我没有感到自己的里面也需要专门花时间去清理。等我感到有必要坐下来时，我已经被里面的缠累所淹没，不知从何处着手清理了。

容易让我们下手清理的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所经历的那些事件、事工。其实里面的很多想法或念头也是从这些事物中来的。只要肯花时间，清理这些事情也还是很有意思的。只是，这个层面的清理可能还不能够达到内里。我之

所以知道这一点，要特别感谢带我成长的那位老弟兄（我暗自把他当作师傅）。多年前，当他还在带我成长的时候，他要我做的就是比这个事工层面中的清理再进一步的事情：至少每个季度，专门花一个整天的时间，专门清理一下你的灵修、祷告、读经的生活，即你与神的关系；并且，重要的是，他让我一定记住，要用笔去一项项地清理，笔就如擦桌子的布或排毒的物一样不可少。

很感羞愧的是，虽然我早些年就接受过这样的教导，但从来没有做到一个季度清理自己一次。刚信主还被带领的时候，过一段时间还能如此地反省自己一下，想想大概是一年一次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自己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带领别人的责任的时候，这种自我的反省却越来越少了。每次当我安静下来，进入到这样的反省中的时候，我总是发现，与前一次在神的面前的复兴相比，与前一次那种有质量的灵修读经生活相比，与前一次制订的灵修读经计划相比，竟然有如此多的迁移。就如早先在老家看表哥犁地，手稍不用力，不是犁头偏了就是犁得太浅了；不太有经验的他似乎总要不不停地调整。

不过，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也开始意识到，就是进入了这个层面的清理，也只是帮助我们预备进入到内里而已，即把我们带到我们与主的关系中，带到神的面前；其本身还不能够让我们完成内里的清理。在这样一个内里，其实真正来说，并非明镜亦非桌台，因为那太过空泛；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手能够时时勤拂拭，因为那太过高抬我们自己。内室中是有面镜子，但上面模糊不清，与其说是积累了尘埃，不如说是整个内室中的气雾使然。我们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密闭的卫生间中沐浴完后，想将墙上的镜子擦拭干净却是不能，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打开换气扇，让风进来。我在学会开车后，对雨天车内挡风玻璃上的雾气要用冷风吹拂才

能够散去，有着深切的体会。进入内室，我们只能等待，等待那被称为风的圣灵吹拂，让内室得以清澈，让生命之镜有稍许明亮；尽管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可能让这个镜子清楚到和面对面一样，但毕竟在这个地上，我们只能够对着镜子观看。

内里由各种念头构成的气雾，如果长时间的聚积仅是变成镜子上的尘埃还倒罢了；就如洛克说，这面镜子就像一张白纸，人还可以在上面照自己的意思去涂画。问题是，比如培根就认为，气雾聚积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在镜子上更可能形成各样的形象，用基督信仰的话说，即各样的偶像。这些形象在支配着我们，而不是我们在按自己的意思随意勾画着它们。我们大致可以把形成的这些形象分为两类。

有些是我们乐意追随的，就如诱人的手机、衣裳、房子、车子、靓丽的明星偶像、骄人的业绩表等。只是在近几年，我才开始十分诧异地注意到一个现象，在我以往的生活中，先是一段总会有一个人的形象常常地抓住我，不用说多数是异性；近几年总是有某些事务常常地抓住我，不用说多是教会的事；想拒绝被这些事务抓住十分困难。问题是，这些形象似乎成为了迷雾之中的安慰；当然信主后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种虚假的安慰。只不过是，知道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在生活中的消失。除了这些想去追寻的偶像，第二种更为可怕，就是隐约地盘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却不愿意去面对、甚至不愿意承认其存在的那些影像。它们对我们的控制，一点不亚于，甚至是远超过了前者。某些失败会带来让人沮丧的阴影，每当我们在某种不期而遇的处境中遭遇它们的时候，里面出来的叹息都会下意识地通过某种肢体语言表达出来，别人可能看不出来，而之前自己也意识不到。但信主一段时间之后，那些细微地传达着这种内里叹息的肢体动作，慢慢都开始被自己意识到了。

确实，想想我们还算是有福的。那些没有经历过也从来不知道内里需要清理的人，如保罗所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里面的昏暗是何其大啊！受着那些内心虚幻形象支配的人，不要说进去清理，怕是连进入的门径也难以摸到。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并且因着他而进入到这个内室，因为这里现在属于他。

问题是，我们这些似乎是已经属于他的人，里面也还是时常会有需要清理的多样形象，只等那赐生命的圣灵之风吹入，让我们再次闻到生命的气息，使我们从那些雾气所形成的形象中得着释放。就是说，真正能够完成我们内里之清理或更新工作的，只有那位被差来的圣灵保惠师。他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灵修寻求，借着我们所默想的神的话语，引导我们明白或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之中，就是进入去除了那些偶像的真实之中。“常吹拂，常吹拂，恳求吹我风休住。”多少次，因着圣灵感动的工作，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偶像的重担脱落，内里贯通的时刻，都成为生命重要的转折。当我回顾往事的时候，我发现，不正是这些时刻在我的记忆中最常出现吗？其实人在这个世上生命的长短与丰盛并不取决于其在这个世上度过的时间的长短，而取决于这些时刻，这些内里得到更新与清理的时刻。

圣灵之风吹入，不是要使我们的里面变得空灵，镜子上一片明亮，好像我们变成了世人所向往的达到了无待境界的仙人一样。圣灵不是凭着他自己说的，乃是要提醒或光照我们使我们想起那些在圣经中基督已经告诉我们的。他要将受于基督的都告诉我们，目的是为了荣耀基督而不是我们自己。明亮的镜子上，如保罗所指明的，是圣灵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画在其上。如果我们生命中真是这样，并且这也正是我们所求的话，那么我们确实是有福的，因为这正表明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

在我们的生命中，以往被各种雾气所遮掩的神的形象，终于又重现于我们的生命之中，显明我们是真有神形象的人，真有神儿子之生命的人；并且这形象成为我们可以终身效法的。

“哦，我要像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求你在我的衷心，刻下你的形象。”

如果你对内里的清理寻求到这一步，那么你没有白白寻求，你所经历的恩典实在是大的，远远地高于你对书桌及肠道的清理。■



##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记“访民”老康



文/苏小树

从开始写老康，这个故事在脑袋里、在纸上被拆解又重构了数次，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我自己的属灵争战，老康的话“感谢主，现在只有主”一直在敲打着我，使我的笔最后落在这个题目上。

其实，自从和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去看住住在桥洞里、窝棚里的访民后，一些问题就压在我的心头，直到遇见老康。当老康说“求主免了他们的债”后，平安地笑了时，我仿佛看见，主耶稣就坐在我旁边，他已经亲自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他在对我们笑，如此平安，如此慈爱。我听见，天国的小鸟在自由快乐地歌唱，天上的太阳、云朵，地上的树木、房屋，都要跳舞赞美主的恩典。

### 初见老康

老康是来自陕西的访民，九几年时因农业税的事情被八九个人打，又坐过三年多牢，此后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自焚过。有一天主日我看他和一婶婶说话，看得出来，老康脾气硬。后来我跟他聊天，问他当时怎么会想自焚，他说，当时火气大啊，想着还有两个娃，

生活没指望。“一米多高的火啊，没有把我烧死。感谢主啊！”那天送走他后，突然意识到，我们常说焚烧我焚烧我，他是当真被火烧过的人啊。是啊！感谢主！

初见老康是11月下旬一个主日，雨桥弟兄事先发短信告诉我，会带两个访民来教会。迎新环节，老康站起来介绍自己，披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佝偻着，面部有些扭曲，吃力地介绍自己。老康讲话声音小，听不清。我只记得他说：感谢主啊！

聚会完，我去找他和雨桥，老康瘸着腿，走路吃力地拄着拐杖。近看老康，这是一张让人不忍细看甚至本能地想回避的脸，瘦瘪，一种透明的虚弱的白，面部下方和颈部是烧过的印记，嘴部略歪。老康很平静，说现在不上访了，一切只有主，感谢主啊！老康说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随着说话带动的烧伤过的面部诉说着曾刻下的痛苦，说话吞气之间，透着深沉的伤，又从这伤中吐出一丝虚脱后的平安，且带着坚定甚至一丝尚未显露完全的喜悦。平安和伤一样深。我当时基本不了解他的故事，也不能完全明白对于老康这样的访民，“感谢主、只有主”意味着



什么，只是觉得放下、得主安慰是好事，以马内利，和他一起感恩。

其实老康出现在守望，可以算“突兀”，因为我们的教会甚至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教会”，和老康一起走出老故事餐吧的时候，却觉得风把我们吹到了圣经里那些熟悉的场景中，那些得主怜悯医治的瘸腿之人、生病之人、贫苦之人……雨桥弟兄拿起老康随身一个打成捆的白包裹，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的铺盖，因为没有地方寄放，他卷起来，随身带着。我们还没有习惯照顾老康，走着走着，就把老康撂在后面了。老康也不急也不生气，只默默走着。

老康住在西客站的桥洞下面。前一周周日，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姊妹刚跟着雨桥弟兄和一些志愿者去看过南站附近住在桥洞和窝棚里的访民。去之前，完全没有想到有一群人这样生活在北京，在寒风凛凛的冬天，他们就在简易支起的会被误认为是垃圾场的塑料棚子里或者桥洞下面过活。我们给他们送衣服，他们很多人一起围过来，给我们看自己穿的衣服有多么单薄，极力争取一件过冬的棉衣。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这么多人缺衣缺食。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上访，有的一定要讨个说法，有的根本已经无家可归。做过维权律师的曹志弟兄介绍，他们的事情得获解决只是极小概率的偶然性事件。对于大多数人以后的生活，我不敢想。有的访民在桥洞里一住已是四十年。而事情解决了之后又能怎样呢？我想到北京CBD里直耸的高楼，从繁忙马路匆匆而过的衣着鲜丽表情僵硬的白领，地上地下，一繁华一残破，揭示的不过是同一种真相。希望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啊？

去过之后，弟兄姊妹们的心都被触动了，却不知如何才能帮助他们。中午大家和老康及另一个访民一起吃饭，连弟兄向大家介绍

了那天探访的情况，悲悯沉痛地提出：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棉衣、被子、馒头，他们更需要这背后的东西，他们需要公义，需要现实的改变。

那天，老康很沉默，关于上访的事情，都不愿谈，另一位访民是个“民间知识分子”，向大家介绍访民群体，说要以爱报怨，政府要施仁政。老康只在一边痛苦摆手：不要说了，现在都不要说了。感谢主，感谢主！随后埋头吃饭。后来，老康又去了三堂。

## 再见老康

后一个主日，再见老康，知道老康决定要受洗了！老康若去上受洗课，回西客站就太晚了，想问问可否免课，得知可以后，老康很释放，大呼一口气，话很少的老康一下子聊起来了。

“我老婆说，九几年就叫你洗，你不洗。怎么现在又要洗了。我这个人就是火气大，心刚硬啊！以前罪没有认完啊……”老康深深地叹气。

老康说，是上次来了教会才决定受洗，彻底放下了。

“你不恨他们了？”

“不恨了，求主免了他们的债。”

老康说，已经彻底放弃上访了，“你说我都已经这样了，真的闹下去，让那八九个人妻离子散又有什么意思呢？求主免了他们的债。”说完，老康平安释放地笑了。

哈里路亚！近日我每每想起，便觉得天国的门开了。

老康说，不访了，现在挺好。女儿在上高中，成绩很好，说不想考清华，要考北大。说起女儿，老康咧开了嘴。老康说，现在也不打算回家了，就在北京，六天要饭，周日来教会。等着2012年女儿来北京。

# 杏花

喜乐地起身送老康，老康一路很高兴，又感叹说，主耶稣说了，你们天天喊我名的，我不是都认。我上次来了教会，就决定一定要洗了。我帮老康提着那个白包裹，这个白包裹和我的距离比第一次近了很多，耳边响起迎新诗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老康琢磨着下次是不是花一块钱找个地方把包裹寄掉。问老康睡桥洞冷不冷。老康说，不冷，有主在。他们都觉得冷，我觉得不冷，真的！

这两日一边写老康一边面对自己的属灵争战，老康愈发敲打我心，似乎在问我：你真的放下了吗？你悔了你的罪吗？你真的认了你的主吗？你只有主了吗？又神奇地医治

着我。想着瘸腿拄着拐杖的老康，提着他的袋子和打成捆的铺盖，平安喜乐，带着满满的盼望踏上回他西客站桥洞的公交车，便似天国的灵光撒在身上。老康，老康，这张脸也愈来愈和主耶稣的脸重合在一起。我们的灵要一起歌唱：主啊，我们的救主，我们爱你！老康，我们爱你！

是的，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虽被烈火焚烧，却被恩膏缠裹；虽经历患难欺凌，心中却仍有平安和爱；虽在寒风凛凛的夜，主耶稣却升起圣灵，暖了我们全人全心。而今历经水火试炼，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我们的灵都向主耶稣唱那感恩的歌。你就是我们的家。✠





# 跟从主耶稣，在侍奉中成长

文/樊春良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我一方面感到羞愧:信主近十年了,为主做工很少;一方面感到欣慰:我正走在为主侍奉的路上。

在福音书中,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最强有力的呼召,就是——“跟从我”。当主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时,就对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得烈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太4:18—20)在复活之后,主耶稣在海边见到门徒,三次问彼得的爱主之心,在预言彼得将为神的荣耀而死之后,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约21:15—19)我们看到,主对我们门徒的呼召是不断的,每一次都有新的内容,而我们跟从主耶稣的脚步是永远的。从个人信主经历,特别是近两三年在教会中的成长,我切身感受到跟从主脚踪的佳美。一路上,有神的恩典和慈爱相伴,有同行弟兄姊妹的鼓励和帮助,感恩和喜乐时常充溢我心,在此我愿与大家分享。

##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我于2001年4月29日在美国加州主恩教会

受洗归主,那年我在斯坦福大学作访问学者。当天受洗完后,牧师和弟兄姊妹们邀我和几位同时受洗的弟兄姊妹一起到教会的一位弟兄家里,为我们庆祝新生。大家送我一本圣经和一本《荒漠甘泉》,上面写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我非常喜乐,非常放松。从此,教会成了我的家。

回想我自己信主的历程,有一个阶段也算是顽梗不化。在出国前,许多人曾向我传福音,我没有听到心里去。感谢主!带我去到美国,去到主恩教会。那几个月,我认识了许多基督徒,大都是从国内来的,在经历和年龄方面,与我的差异都不大。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感受到基督活在他们身上。还有孙雅各牧师,来自台湾,原来在杜邦公司工作,后来做了传道人,对我们大陆去的学者百般关心,无微不至。这些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我心归主。受洗时,按照教会的要求,我写了一份见证——“我的改变”,讲述了自己的信主历程。这篇见证后来被《中信》杂志的一个记者看到,被刊登在《中信》2002年第2期。

不过，我信主还有一个直接的缘由，在这篇见证中没讲，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讲，那就是我失败的婚姻。我与前妻是研究生时的同学，1989年和1990年先后毕业并来到北京，之后的几年里，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都遇到很多困难。她的同学大都出国了，她一直渴望出国，改变自己的状况，并为此一直努力。终于，1997年初，她拿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出国了，留下我一个人带着我们4岁半的儿子。原来说好，我一年后也出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去。逐渐地，我们谈不到一起，终于在2000年秋天离婚了。我感到很无助，很痛苦，心里不能原谅她。神很恩待我，带我于当年年底去到美国斯坦福，并很快把我带入教会。在不断聆听神的话语并与弟兄姊妹的接触中，我越来越能深刻地反省自己，发现自己也有许多过错，心里的怨恨逐渐没有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读福音书，读到有人抬着患病的瘫子来到主面前求医治，主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而旁边的文士心里在非议耶稣。主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太9:1—8）我很惊异：赦了罪？没给他治啊，那瘫子就站起来，回家了！这撞击着我的心——我不就是个瘫子吗？我心里怨恨，没有力量，不知往哪里行走。我不是也有很多过错吗？我也有罪。求神赦免我吧，我就能站起来了！一刹那间，我明白了：神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了，我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别人的呢？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恩典，让我认清了自己，心里得到释放。我不是一个瘫痪的人了，我也能行走了！感谢主，救了我！

主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8:12）这个世界受到魔鬼撒旦的控制，外面充满诱惑和试探，罪恶的势力强大；而由于罪的影响带来的苦毒、怨恨，我们的内心也时常处于黑暗之中。

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战胜了黑暗势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光明。回想起来，真是感恩，主救了我！十多年来，靠着主的恩典，我终于一个人把孩子抚养成人。要是没有信主，我不敢想象，在这个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有一次，与一位有同样经历的主内信徒交通，那位说由于婚姻的破裂，才认识了主，代价很大。我说，不，不是这样，婚姻破裂后，并不一定会遇到主；而是，当你婚姻破裂后，主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主的爱！

主恩浩大。在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跟从主，就行在了光明之中。

## 徘徊和漂泊

2001年底，我从美国访学回国。临行前，找到一个台湾来的老弟兄，询问他北京家庭教会的地址，有人告诉我他儿子John在北京的一间家庭教会。那时，我对北京家庭教会几乎一无所知。回到北京，一天傍晚，我按照所指示的地址，坐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从北京的北边跑到南边的一所大学，找到了John所在教会的小组，那是一个学生团契，基本上都是大学生，在附近的一对弟兄姊妹家聚会。我记得当时在查《约翰福音》，由一个年轻的美国人Paul带领，他讲得热情洋溢，我很受鼓舞。这是我在国内第一次参加查经小组，真如找到了亲人一样，非常亲切。后来，我知道，这是该教会的一个小组，还有另一个小组在北边。我就开始参加这个教会在北边的聚会小组。这个教会崇拜的方式很特别，类似于中国聚会所的方式，没有专职的牧师，是靠Leading brother（带领弟兄）带领。崇拜时间两个小时，前一个小时，大家在一起，自由祷告，自由领诗——就是谁有感动，谁就祷告，谁对哪首诗歌有感动，谁就提议唱哪首诗；后一个小时，讲道，也不是指派专职人员讲，而是谁有感动，谁就站起



## 重回家中，在小组中侍奉

来讲。并不是教会缺乏好的传道人，带领弟兄——印弟兄讲道就非常好。我觉得，这种方式有一个优点，就是把讲道的机会留给更多受圣灵感动的人，体现出信徒在主面前皆平等、人人都是传道人的精神。印弟兄是华裔美国人，基本上不会说中国话，她妻子是美国人，两个人很有爱心，带着两个领养的孩子。

我在这个教会断断续续待了两年多，在圣经学习上受益不小。当时，查经小组很好，人不多，查经和分享都很深入。来小组之前，大家都预习，在小组开始查经前，每个人讲讲对哪段经文最感兴趣，意义是什么，有什么应用。每个人都说得很好。但是，后来，我没有坚持参加聚会和小组。当时，小组聚会在居民区的家里，而且时常换不同的弟兄和姊妹家。那时我孩子还小，晚上我参加查经的时候，就把他一个人留在家；星期天我到弟兄家聚会，总惦记着他中午吃什么。后来，我就不常去了，有时达一两个月之久。这样，虽然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对我还是很关心的，但我与弟兄姊妹没有建立起很紧密的关系，也很少参加教会的其他活动。

后来，我就离开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时常到海淀堂聚会，主日聚会完就走了，对神的道领受不多，更没有建立起任何弟兄姊妹间的关系。

回想回国后几年的信仰生活，很贫乏，甚至荒芜，没有多少可说的。虽然信主得救了，但在灵命上没有多少长进，读圣经也很不够，没有与神建立很好的关系，没有与弟兄姊妹建立很好的关系，基本上没有参与侍奉。这几年就如当年的以色列人，虽然脱离了埃及法老王的控制，但是没有与神建立很好的关系，没有走出肉体的自我，思维方式多是属世的，还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成长的道路上徘徊，在属灵的旷野中漂泊。我看见了云柱和火柱，但跟不上主的步伐。

2004年年末，由弟兄姊妹介绍，我来到磐石和活水团契，就是宋军牧师带领的两个团契，后来成为组成守望教会的诸多团契的一个。从此，我来到守望教会，先在五道口华清家园，再到科贸大厦，后来去到华杰大厦，有时在11楼聚会，有时在8楼聚会，逐渐熟悉了一些弟兄姊妹，感觉牧师和传道人离我很近，并加入小组，慢慢有了重新回到家的感觉。

2008年5月，是我在守望教会成长的一个转折点。5月11日，我们教会受到冲击。之后的一个主日，崇拜结束后，晓峰弟兄在讲台上说：崇拜结束后，在走廊那边的8B21房间，还有小组分享，参加小组与参加崇拜是一样的。这话我听到心里：好，我去参加。到了8B21，走到挨近窗口的桌子，只有一个姊妹坐在那里，就是家慧姊妹。过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人来。家慧姊妹就告诉我，原来小组人非常多，后来因教会受到冲击，许多人就不来了。我说，那我们俩分享吧。后来，人慢慢多了。晓峰让我当了这个小——就是阳光小组——的组长。从此，我踏上在小组中侍奉的路。现在回想起来，我再也没听到过晓峰说类似的话，我相信那是神透过晓峰对我说的话。

与现在教会的牧养小组不同，我们阳光小组是一个主日聚会后的分享小组，听完牧师或传道当天的讲道，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就留下来，聚在一起分享。小组人员不固定，流动性很大。小组长的职责，就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带领大家彼此分享。在分享中，我发现弟兄姊妹在听完道之后，常常还有很多感动，愿意敞开心扉，彼此分享，真诚和感动常常触动人心，使人得到造就。许多人讲的是自己的难处，讲的是靠主得胜。一个弟兄讲起他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夫妻如何靠主战胜这样的困难，在信心中生活；一个姊妹讲到自己

在过去罪恶捆绑下生活却不自知，痛哭悔过，称谢主恩浩大；一个姊妹讲到自己在工作中如何与不公正的领导和制度斗争。还有，家庭状况不好，工作受到不公待遇，爱情和婚姻的不幸等。在小组的分享中，我们虽然时常听到、看到彼此的软弱，感受着人间的苦难，世上的不公，但是，更听到、看到神的美好、恩典和大能，感谢主！

小组的分享改变了我的一些神学观点。我深深感受到，弟兄姊妹在主内的交通和联结是那么美好！靠着圣灵的带领和感动，生命间的直接交通改变着生命，促动着生命的成长。我常常反思：为什么以前自己的生命很长时间得不到成长？答案是：因为没有待在神的家里，而是在世界中晃悠。过去除了主日参加崇拜，其余时间里就没有主内的交通。神的儿女只有在神家中才能得到成长。

小组让我感到温暖，感到对同伴的需求。感谢主，带领我们阳光小组在彼此分享和互相关心中成长！在我带领阳光小组的这两年多时间，先后有三对弟兄姊妹结成连理。其中，有两对来教会参加的第一个小组就是阳光小组。检萍弟兄和卓文姊妹是阳光小组中第一对结婚的。2008年下半年，他们来到小组时，正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困难，很焦心。他们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弟兄姊妹，大家为此祷告。最后，他们成功地解决了困难，感谢大家的代祷，弟兄姊妹们特别喜悦。检萍和卓文结婚时，请我作为小组长在他们婚礼上讲话。我记得，当时站在前面，我很高兴也有些紧张地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又说：检萍他们俩来到小组时说，要找一个小组，其实我自己也很需要小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阳光小组不断成长，且逐渐有了比较稳定的成员。感谢主！虽然后来由于场地的原因，主日讲道之后的小组聚会没有了固定的场所，但是，靠着神的带领，

我们克服了困难，一直坚持聚会。而在侍奉阳光小组最初的得着，也为我后来在教会的牧养小组——我们清风小组中侍奉提供了动力。

## “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特别关心穷人、患病的人等社会弱者，我们在福音书看到很多这样的感人事迹。在我参加小组侍奉中，就遇到两件服侍患病者的侍奉，这是我以前没有遇到的，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在我开始带领阳光小组不久，一些原来参加小组的弟兄姊妹回来了，那位患病的姊妹也回到了小组中。由于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她只能扶着辅助的工具行走，而且经常发病。由于行动不便，她没有参加别的小组，阳光小组是她唯一的小组。教会里也有几个姊妹长期关心和服侍她。在小组里，弟兄姊妹都格外关心她。

2009年初，那位患病的姊妹住院了，红乔姊妹和李红姊妹约我一起到望京医院去看望她。那次她的病不严重，在医院住几天就可出院。我们出来的时候，红乔和李红提议去看姚君才弟兄。君才弟兄身患癌症，2008年冬天来到北京治病，一位姊妹把君才介绍到教会，他也参加过阳光小组的几次聚会。教会的一些姊妹对他很有负担，为他祷告，并去看望他。当时，君才弟兄已在空军医院住院治疗。我极不愿意去：我从来没有看望过一个患绝症的人，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鼓励的话。我说，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可是，在严寒中准备与她们分手时，我忽然有一种感动：和你们一起去吧。到了医院，找到君才弟兄的病房，他在病床上远远望见我们，和我们打招呼。我们走进去，一起说了一会儿话。看君才弟兄，并没有特别悲伤，还鼓励我们。我们一起为他祷告。那时，教会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看望他，并专门为他祷

告。后来，君才出院，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间小平房，继续观察治疗。

之后，我和弟兄姊妹去看过君才弟兄两次，一次是与晓峰弟兄、红乔姊妹和魏娜姊妹，一次是与红乔姊妹和魏娜姊妹。第一次是在上午，我们挤在君才租住的小房间里，一起唱诗、查经和分享，像我们平时小组聚会一样，君才满心喜乐，我们也满心喜乐，一起享受与神同在的美好时光。感谢主！第二次去的时候，君才的父母都在，我们一起唱诗、交通。那时，君才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他父母心头沉重，满脸愁容，坐在小板凳上，低头不语。我看着他们，心情很受影响。这时，魏娜姊妹开始向君才的父母传福音，他父亲耐心地听着，他母

亲却躲出去了。后来，魏娜姊妹带君才父亲做决志祷告。我听着君才父亲跟着魏娜姊妹一字一句念着祷告词，心里极为震撼！我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带人归主吗？回答是：不能。我还沉浸在与君才父母一样的情绪中。我忽然发现，作为基督徒，还有一块新的天地在我面前，还有新的能力需要祈求。神给我们的工作不是单单安慰那些困苦中的人，而是要带来拯救的福音，给他们希望和力量。这件事，暴露出我的软弱和无能，也使我渴望增强自己的能力。今天，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能给人传福音，也可以带人做决志祷告。

我们弟兄姊妹是耶稣基督身体的肢体，靠



着圣灵的感动，彼此感应、联结，相互建造。经上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12:26）2009年的夏天，有一段时间，那位患病的姊妹情绪很不好，在小组中分享说出的话总是负面的，让人十分压抑。有一次，那位姊妹说出的话让我们都感到十分压抑。晚上，正好是教会小组长会议，会议结束后，李红姊妹过来说：樊弟兄，今天那位姊妹说的话太难受了，我们要帮帮她，一起为她祷告吧。这时，还有红乔、冰霞和家慧等几个姊妹在旁边。我们就一起为她祷告。神感动冰霞姊妹愿意在那位姊妹的家建立一个小组，红乔姊妹愿意全程参加。我特别兴奋，当晚回去，就用电子邮件把这样一个好消息发给了小组的弟兄姊妹们。

在那位患病的姊妹家建立小组是神的恩典，不仅是给她的恩典，也是给我们弟兄姊妹的恩典。从去年到今年夏天，冰霞、红乔和那位姊妹一直坚持每周查经，像其他小组一样。我们阳光小组的几个弟兄姊妹也去过，还有教会的其他姊妹。自从那位姊妹家的小组成立以后，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在她身上显明出来：她在小组中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负面的话，而且主动关心别人，主动开始向其他病友传福音。那位姊妹给我们弟兄姊妹很大的鼓励，我们看到神与她同在。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三个月多前，那位姊妹从东北家乡探亲回来，由于劳累，严重犯病，又一次住进医院。我们小组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共同见证了神对她的保守和看顾。许多弟兄姊妹到医院看望她，看到她虽是在病中，却仍然充满喜乐，都感受到神的同在。

帮助弱者，就是帮助神；帮助弱者，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就是为主做工。（太25:31—40）

## 在侍奉中成长

2008年到今年，是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我个人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期。伴随着教会的成长和发展，像许多弟兄姊妹一样，我经历了建堂的事工奉献和外在的冲击，这些都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又真又活的经历。感谢主！靠着主给予的信心和弟兄姊妹的鼓励，我战胜了内心的软弱，成功地度过了这一段困难时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更加明白教会建堂的意义和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意义，更加体会到小组团契在我们生命建造中的作用。

在这个世界上作光、作盐，战胜世界的挑战和逼迫，靠的是神的道和圣灵的大能，靠的是我们新生命的成熟，靠的是弟兄姊妹一起面对。而小组团契生活，对于我们明白神的道、生命的成长和联结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侍奉不单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等在教会中有职分的人以及小组长的事，而是我们在神国度中的每一个子民分内的事情。当我们来到小组中，参加小组，就是侍奉其他弟兄姊妹。我们坐在那里，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有了一个倾听的对象；我们开口讲述自己的感受，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成为我们倾诉的对象。当我们奉主的名在一起聚会，主就与我们同在（太18:20），神的灵就会带领我们，照亮我们内心。通过一起查经，我们更明白主的道，共同在主的道上建造生命。通过分享成长的经历和面临的难题，彼此代祷，彼此相助，弟兄姊妹的生命就更深地连在一起，共同面对生活的具体问题，共同成长。当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用爱心彼此联结更深的时候，一个有精神和有力量的集体就建立起来；同时，我们也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是一个渐渐成长的过程。后来在清风小组侍奉的两年多来，我深刻感受到我自己的生



命与弟兄姊妹共同成长。我把我们这两年多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小组成员之间还不熟悉，有时彼此之间还有隔阂和生硬之处，甚至会争执；第二个阶段，查经时，时常会有人把问题引得偏离主题，说明整个小组查经时精神还不集中；第三阶段，主要带领人讲得很顺，一直讲完，之后弟兄姊妹也积极提问题，参与讨论；第四个阶段，采取讨论式查经，以问题导向，查一段，弟兄姊妹就分享和讨论。大家积极参与，各抒己见，十分热烈，每次都有意外的收获。这些不断的进步是弟兄姊妹共同取得的。有时，最初的感觉好像是退步。当我第一次尝试以讨论式查经时，大家各抒己见，许多与我很不一样，还有反对的意见，争论很多，这让我自己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后来，我认识到是我自己不对：在查经时，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表达，这是正常的。在查经深入的同时，在分享等方面，我们也越来越敞开，彼此有了更深的联结和相助。是啊，虽然我们仍然有许多软弱、疲乏，内心火热不够，交通不够，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往前走！

在福音书里，主耶稣教训法利赛人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38—40）又赐给门徒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13:34）神的话是永远不变的。今天，神要我们做的仍然是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自己一样爱弟兄姊妹。而侍奉就是听从主的教导，做神的工作。根据圣经的教导，信徒间的彼此侍奉有两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作神话语的出口，彼此造就、劝勉。使徒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

是作先知讲道……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林前14:1、3）切慕先知讲道，就是切慕讲授从神领受的话，按照圣经讲解神的事，把神的话语传讲出去。当你来到小组，静心聆听和积极分享神的话语时，在交通中，弟兄姊妹就相互劝勉和建造。神的话常常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临到你，指教你行前面当行的路。

第二，彼此劝勉，努力行善。尽管我们都信主了，但“老我”仍在，也都有自己的弱点，都有自己的私欲，而世界的诱惑和魔鬼的试探和攻击不时袭来，我们时常会面临“内有争战，外有逼迫”。我们要依靠神，赢得争战的胜利。但是，神不是要我们单个人去争战，而是要我们与其他弟兄姊妹一起面对属灵的争战。为了抵挡周围罪恶环境的试探和诱惑，防止跌倒，陷入罪中，圣经教导我们：“趁着还有叫‘今天’的时候，总要天天互相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受了罪恶的诱惑，心里就刚硬了。”（来3:13，新译本）而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毫不动摇，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10:24，新译本）我们弟兄姊妹在小组的交通，以同一颗心，用和平彼此联络，彼此劝勉，相互激励，是神赐予我们的恩典。

神透过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事工，赐给我们信他的人一个无比丰盛的生命，这生命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是的。神为我们这些在悲惨罪恶中衣不蔽体的人，准备了新人的服装和样式，我们穿上，成为新人。神又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住所，等待我们满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量，回到天家。

让我们紧紧跟随主的步伐，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3:14）

文 / 许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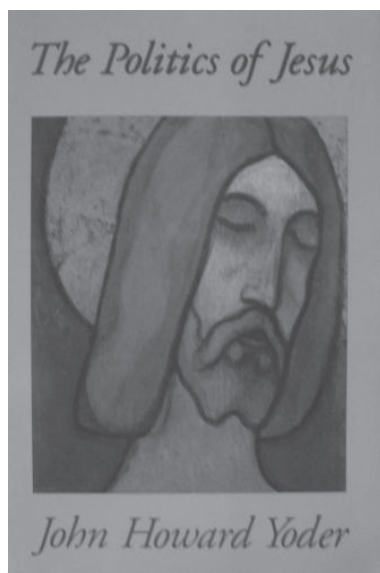
对中国读者来说，美国神学家约翰·霍华德·尤达的书也许还比较陌生，书中的信息和背景也可能读来较远，但依然可以帮助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更新对政治的理解。

在中国，政治是个老大难的问题。面对政治，人们可能感到茫然、恐惧、愤怒、沮丧、无力，以至于麻木。人们会谈到政治变革的遥遥无期。也有人会感叹，即使真有政治变革了，一切恐怕还是换汤不换药。当然，也有人的态度不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争取实现哪怕一点点的改善。

无论如何，人们对政治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在社会的影响。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新观念，政治会继续维持老大难的状况。问题是，还有切实可行的新观念吗？古往今来，无数人已经尝试过他们认为的新观念，曾经的希望似乎已经无一例外地沦落成失望。难道还能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新观念？

### 谁在掌权？

1972年，一本叫《耶稣政治学》(The



《耶稣政治学》英文版封面

*Politics of Jesus*)的书在美国出版。作者是约翰·霍华德·尤达(John Howard Yoder)，一位时年45岁的基督教神学教授。市面上充斥着各种老调重弹的政治学读物，这一本也许不过是又一个延续而已。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本书却引发很多人对政治进行重新认识。当《今日基督教》杂志(*Christianity Today*)在2000年评选世纪图书时，《耶稣政治学》位列十佳第五名。其他九本似乎都没有像尤达的这本书那样直接地讨论政治，包括中国读者也许比较熟悉的C.S.路易斯的《返璞归真》、朋霍费尔的《作门徒的代价》以及章伯斯的《竭诚为主》。

将近四十年后的2010年，尤达的另一本书面世了。这本叫《非暴力简史》(*Nonviolence: A Brief History*)的书是根据作者1983年在波兰华沙的演讲整理而成。虽然尤达已在1997年病逝，他的新书却仍然使得世界各地的读者有机会再次反思政治的难题。

对于中国读者，尤达的名字和他的书听起来都可能还比较陌生。即使读到尤达的这两本书，书中传递的信息以及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也跟当今中国有较大的差异。尽管如此，作者

对圣经以及世界历史的考察依然可能帮助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更新对政治的理解。

1927年12月29日，尤达出生在美国东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他的父母和祖上都是基督教门诺会的成员。跟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类似，门诺会产生于16世纪欧洲新教改革时期，因其中一位叫门诺·西门（Menno Simons）的荷兰神学家而得名。门诺会最鲜明的特点也许在于反对使用各种暴力。这对尤达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门诺会也有自己的学校。年轻时，尤达就读于印第安纳州的歌珊学院。歌珊这个名字来自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居住的地方。1949年，尤达去了欧洲，参与门诺会在法国和北非组织的慈善救助工作。

除了工作，尤达还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读书。1962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在他的老师中，有著名的神学教授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直到1997年12月30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尤达主要在美国的大学讲授基督教神学，他曾在母校歌珊学院神学院任教，后来去圣母大学担任基督教伦理学教授。

尤达一生的著作不止《耶稣政治学》和《非暴力简史》这两本，但这两本书大约体现了他的主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尤达的这些作品是针对他所处环境而发出的声音。总体来说，他希望通过还原圣经和世界历史的真实，纠正人们对基督信仰的误解，使他们明白人类的希望和出路究竟在哪里。

在这些澄清事实的努力当中，尤达发现，人们的信仰与生活常常处于分裂的状态。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言论和做法似乎只关涉生活的一部分。尤达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信仰跟政治的关系。即使在受到基督信仰极大影响的西方社会，很多基督徒对政治的观念仍然与耶稣基督的言论和做法没有多少关联。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感到耶稣生活的环境跟现代社会相去甚远，他的有些言论和做法不适用于当今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关心的重点是永恒的上帝之国而非这个世界，基督信仰跟这个世界的政治没有多少关系，基督教会也不是政治组织，基督、基督信仰、基督教会、基督徒都不可被政治利用。

尤达认为，由于这样的割裂，在历史上，很多基督徒和教会在跟政治相关的生活中恰恰运用了基督信仰之外的一些观念。尤达特别关注包括战争在内的暴力问题。他指出，在所谓“正义战争”的问题上，其实有许多人为的谋算。有些武力的使用看起来是维护正义，武力也被认为是最后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但人往往为了一时的有效，而将使用武力的门槛一降再降。

在这些观念的背景下，尤达呼吁基督徒回到圣经，看看耶稣基督究竟如何面对政治的问题。这首先也许跟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有关。虽然圣经中说耶稣是基督，是独一无二神的独生子，人唯有通过信靠他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活中，耶稣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如此至高。

在任何形式的政治生活中，权力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基督徒心中可能都认信耶稣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常常看不到这位主宰的存在、地位和作为，只看到眼前的统治者。

尤达提醒圣经的读者，新约圣经中引用旧约圣经次数最多的经文不是别的，而是《诗篇》110：1：“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在圣经尤其是新约的其他篇章里，记述耶稣基督主权的文字随处可见。他是救赎主，也是创造主。

问题是，面对现实的政治，为何即使基督徒都可能常常看不到耶稣基督的主权？如何理解使徒保罗给歌罗西教会的信中所说的景象：

“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西1:16）

对于经历过耶稣基督拯救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人的罪让人与他隔绝。在这样的状况中，人是与他为敌的。被他拯救的人，依然是人，仍然要犯罪，在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中，人还会遇到与神隔绝的处境。

人要做的，是继续地信靠，在所信的道上长进。像保罗为歌罗西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诸般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西1:9—12）

## 基督如何治理？

尤达所做的，就是在关于政治的问题上，虽然身处当今世界，却回到神的话语，“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诸般的力上加力。”通过尤达的学习和分享，人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掌管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人们熟悉的以人自己为中心的统治方式，虽然这些都早已记在圣经当中了。

简单来说，耶稣的政治学可能是这样的：耶稣基督虽然是最高统治者，却是处于被天父差遣并与天父合一的状态。作为三位一体真神之内的圣子，作为圣父创造万物的话语，作为神荣耀发出的光辉，作为神本体的真像，作为被天父差遣降卑为人的太初之道，作为被出卖并被钉十字架的人子，耶稣基督无不体现出听从父神的顺服之心，虽然他跟圣父是一体的。

知道了神统治世界的方式，人对人统治世

界的方式产生各样的不满也许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人统治时，可能把自己说成是公仆，但做不到。就可能有人取而代之，也要做公仆，但同样做不到。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在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掌权的情况下，人总认为是人自己掌权的，而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如何能够做人的公仆呢？

历史上，也不乏有人说自己是被上帝差遣做统治者的，但他们做事的方式却显明了他们没有体现神的真像，他们还是免不了以自己为中心。从圣经这本神默示的书中，人可以看到，创造万物的上帝深知人的罪，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自己降卑为人，向人显明他的道理，也就是耶稣基督。

就在这个被称为“道成肉身”的奇妙过程中，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冤案、最大的政治悲剧发生了。上帝被他创造的人控告亵渎上帝，被交与上帝设立的人类政权，这个政权查不出他犯了什么罪，但人们宁愿要求这个政权释放一个杀人犯，也要判他死刑，人们的请愿成功了，这个政权答应了人们的要求，上帝被钉十字架。

这似乎是个很在乎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没有用武力镇压人们的和平请愿，即使这个政府想蒙混过关，但民众的声音得胜了。不仅如此，这似乎更是一群不同寻常的民众，他们追求公义，他们敬拜上帝，不容任何人冒充上帝，在杀人犯和冒充上帝的人之间，他们认为亵渎上帝比杀人显然是更严重的罪。

导致这个冤案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样的民众和政府还不够好？如果换了当今世界最好的社会环境，这个冤案就不会发生？然而，这一切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上帝主动成全了这个悲剧。而且，这一切都是上帝预料之中的事。他早已借他所拣选的先知预告了：“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赛53:7）

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如果没有上帝默示



给人的话语，人永远都不能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人活（实际是死）在黑暗中，“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3）然而，上帝的主权却恰恰在黑暗看似掌权的十字架上彰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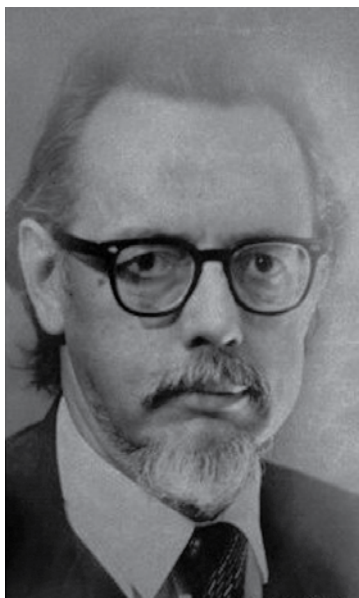
在尤达看来，基督的十字架正是耶稣政治学的典范。他喜欢引用保罗给歌罗西教会的信中所说的话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政治如何胜过其他的权力：“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西2:15）

黑暗的确不接受光，光却定意要照在黑暗中。只是，上帝以羊羔一般的软弱和顺服显示了他至高无上的主权。“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在光的照耀下，黑暗无立足之地。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后，按着旧约所记和他自己反复告诉门徒的那样被埋葬，并在第三天复活。这不仅表明了耶稣基督掌管生死，还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让人预备他的再来。他向那些因为他的死而大多四散的门徒显现，让他们先从当地开始直到全天下，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凡他曾经吩咐的，也让万民遵守，直到他再来。而且，在这个差遣中，耶稣明确宣告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

对比当时的政治现实，耶稣交给门徒们的使命就像耶稣主动上十字架那样让人感到软弱无力。按照这个世界的眼光，那些曾经怀疑他甚至不认他的门徒们不过大都是无权无势无知的小人物，如何完成这样的使命呢？

然而，早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就应许他的门徒，圣灵会降临，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在耶稣复活后升天前，他再次应许，



约翰·霍华德·尤达

圣灵将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

尤达将门徒的弱势处境视为耶稣工作意义的继续展开。后来，耶稣向保罗所说的话也体现了基督的门徒依然应该以耶稣的样式彰显神的权能：“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9）这跟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旧约中给人的信息是一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

而关于圣灵，耶稣给门徒的解释同样显示了他的方式以及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的关系：“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约16:7,13）

靠着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就是在这一群大多被世人看作无权无势无知的小民中间，耶稣基督的身体开始生长。两千年后的今天，这是一个已遍布全球的新社区。这个社区有独特的政治模式。它有社区居民公认的最高统治者，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仅是这个社区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宇宙万物的最高统治者。与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普遍印象不同，“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2:6—7）

对比人统治下的秩序，耶稣对门徒详细讲解过这个社区的政治模式：“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5—28）

## 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

这个社区就是基督教会。从政治的角度，它的存在是对耶稣基督统治秩序的见证。在看见耶稣基督掌权的世界里，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尊重基督设立的权柄。而面对无论怎样的政府和社会，教会都需要信靠基督的做法。正是在各样看起来与神为敌的环境中，神就赐给教会和其中的众肢体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而这一切同样是靠耶稣基督才能实现，就像已蒙神拯救的众肢体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那样。

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难题的希望和出路依然在于耶稣基督。虽然世界上已有很多人看到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但单靠人的努力根本无法搭建起真正对话沟通的桥梁。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甚至敌对实际是人跟神之间隔阂敌对的表现。在人和神以及人之间，耶稣基督是联络一切的至善全能的桥梁、界面。

听从天父而不是听从自己的耶稣基督是人必须效法的样式。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就该如作为神本体的真像那样符合神的形象。如果每个人都像耶稣基督那样听从天父而非听从自己，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敌对就不存在了。

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专门为此反复向天父祷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

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17:11,20—23）

越是读这段有些翻来覆去的话，蒙神拯救的人越是可能感到圣子跟圣父之间让人惊叹和震撼的关系！而信实的天父对待他爱子的祷告是定会应允的，因为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神的灵降下，落在耶稣身上，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通过尤达在《耶稣政治学》和《非暴力简史》中的分享，通过不断地回到神默示给人的话语，人们可能会发现，政治的难题也许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独特。即使在中国，政治的老大难状况也不在耶稣基督的掌权之外。因着神的怜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已在中国这片被称为“神州”的土地上生长。

在中国，也正是在各样看起来与神为敌的环境中，神同样赐给教会和其中的众肢体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而这一切同样是靠耶稣基督才能实现，就像历史上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已蒙神拯救的众肢体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那样：“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1: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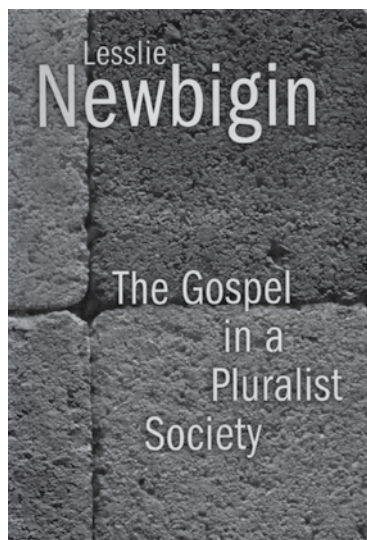
[《耶稣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Jesus*), 约翰·霍华德·尤达 (John Howard Yoder) 著, Wm. B. Eerdmans 出版公司, 1972年第一版, 1994年第二版。《非暴力简史》(*Nonviolence: A Brief History*), 约翰·霍华德·尤达 (John Howard Yoder) 著, 贝勒大学出版社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0年出版。]

文/临风

如果要从一本书的影响力来看它的重要性的话，莱斯利·纽比金主教的这本《多元社会中的基督教》（*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就是近年基督教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被《今日基督教》评选为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本书之一。纽比金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学识，打开人们的视野，无心启发了美国“宣教型教会”以及“新兴教会”运动。本届洛桑大会讲员之一，蒂莫西·凯勒（Timothy Keller）牧师所在的“救赎主长老教会”就是深受纽比金影响的“宣教型教会”的楷模。

## 多元社会与宣教型教会

首先，为了解这个运动的重要性，我想有必要解释一下何为“宣教型教会”<sup>1</sup>。根据基督教巴拿研究所的民意调查<sup>2</sup>，美国16—29岁的非基督徒中，只有3%的人对“福音派”有好感，而对同性恋者有好感的却达33%！又根据2008年《美国宗教身份调查》的结果，



《多元社会中的基督教》英文版封面

相对于1990年，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数减少了10个百分点，而自称为没有信仰的增加了几乎一倍，从8%升到了15%。从美国人口调查的统计数字也同样可以看出世界观转型的现象。<sup>3</sup>美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道地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道德的最高指导原则不再是宗教和传统道德，而是**容忍多样性和多元性**。

所谓“宣教型教会”（Missional Church），它认定自己处于一个异文化或多元化的社会。“missional”是个新词，根据牛津字典，它的意思是“与宣教相关联的；负有传教使命的”。当我们使用“宣教型教会”或是“宣教型生活”（missional living）这些字眼时，我们指的是“上帝借着圣经所吩咐的使命和生活方式”。为了上帝的荣耀，教会有意地按照上帝所定规的方式，完成他所交付的大使命。

表面上，这个着眼世界的视野，似乎与

传统福音派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如果仔细看，许多注重“传福音”的教会，不过是抱着帮助人在今世改善自己，死后进天堂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救恩”观罢了。但是，“宣教型”的教会把福音看作是在异文化中“攻击性”的力量，向文化挑战，要求信徒有更高的“效忠”与委身。

所以，教会不但从事植堂，并要求每个人都要以福音使者的身份与文化对话，而不只是追求个人灵性成长，或单单把人带到教会。因为每个人都面对着与基督教信仰不同质的“异文化”。宣教不再是教会活动的一部分，它定义了教会的使命，使其从有宣教计划的教会转变为宣教型的教会。

以纽约曼哈顿区的“救赎主长老教会”为例，它设在华尔街商务中心附近，对象都是专业人士。教会从50人增长到5000人。此外，它植堂的数目更为全美之冠。教会极其尊重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而没有视之为异类。教会深刻了解人们为什么不信，以及他们为什么对教会有意见。教会了解到人们对受苦的问题、教会里的伪善和社会的不公有许多困扰。这样的认知渗透于教会的每一个活动，无论是讲道、小组讨论、祷告会，还是对社会的关怀。宣教型教会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都考虑到异文化中人们的感受，教会不会轻易用“你们”、“我们”来划分界限，没有所谓“对内”与“对外”两种不同的聚会场合。

他们信仰的原则尽管很清楚，没有妥协，传讲一位寻找人类的、有公义和慈爱的上帝。但是他们不会让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和立场不同的人（例如同性恋者）感觉受到敌视。他们在教会所使用的语言，不论是讲道还是讨论，都尽量避免单用基督教内部的术语来

压制他人，而尝试用讲理、对话的方式，与人分享真理和信仰经验。他们尽量把信仰的信息与人们每日所面临、所关心的问题 and 期望相关联。信仰与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也表现在信徒每天的公开生活中。

当非信徒与这些基督徒相交往，他们会看到这些人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读同样的杂志，为同样的问题挣扎。原来基督徒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信仰的实质是从基督徒面临这些相同的问题时的反应显现出来。对“宣教型教会”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阅读凯勒牧师在这方面的文献。<sup>4</sup>

这种宣教观念的质变，就是纽比金最大的贡献。这本书给予这种新视野一个理论基础。它的立论或许有些可争议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抱持着开放的心态，放下自己原来牢不可破的“神学眼镜”，不把本书当作一成不变的真理，或者一套新的“系统神学”，而是把它看作是对问题的严肃分析与探讨，我们可能会更有收获。

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处于快速转型的时期，从一个同质社会转变为多元化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大城市里的年轻一代非常重要。如何有效面对这个族群，就是今天城市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或许这本书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反思和启迪。

## 纽比金主教

英国著名的宣教士和神学家纽比金主教（Lesslie Newbigin, 1909—1998），30岁时被联合改革宗派往南印度作宣教士。为了解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他经常去拜访印度教堂，与印度教徒对话。在那里，他看到了耶稣像，亲眼看到耶稣被本土化，被同化到印度教的





莱斯利·纽比金不同时期的照片

世界观里去了。由此，他也体会到在英国，福音同样也被同化到现代化的世界观里而不自觉的现象。这是他宣教生活的觉悟与转变的开始。

他65岁那年（1974年）退休，夫妇俩避开欢送的人群，并没有乘搭飞机，而是带着两个皮箱和一个背包，经过不安宁的开伯尔山口，一路拦车往西欧而去，让所有希望沿路接待他的大使馆人员跌破了眼镜。当回到英国伯明罕时，他惊异地发现，自己回到了一个比印度教更难传福音的文化环境，他竟然回到了一个陌生的异教文化中。

在印度，他需要思索怎样以不缩水的，

但又能够让印度教徒了解的方式，传递基督的信息，他遭到反对、压迫。如今回到英国，他还得用一套新的语言来与英国的文化对话。从66岁开始，他投入了这个新的福音战场，不但牧会，也用写作来表达他的想法和做法。虽然他遭到白眼、藐视和更深层次（真理观与价值体系）的拒绝，但是他后半生所带来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否认的。

如何在异教文化中传福音，培养人作主的门徒，这可能是今天基督教最大的挑战。卡尔·亨利（Carl Henry）曾指出基督徒应当正视文化的需要，传承文化的使命，而非自外于文化。纽比金主教更进一步点出了问题

所在，西方世界今天所面临的是个多元性的异教文化，这个文化既有现代主义的色彩，也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 全书主要信息

与印度教徒对话的时候，他发现印度教中也有一套“救恩”和“赦罪”的理念。当他向印度教的“老师”解释基督教关于“救恩”的信息以后，他的老师说：真奇怪，除了“耶稣”这个名字，你所讲的跟我们所讲的完全相同。纽比金反问他，那么你有什么把握，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了你呢？这位老师毫不犹豫地讲：如果他不赦免，我就去找另一位能够赦免的神。纽比金忽然领会，任何人都可以贩卖一套基督教福音的语言，而骨子里不过是“自己”和自己对拯救的需求，上帝不过是附带品罢了。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在印度传福音的时候，再也不从个人的救恩开始，而是从上帝和上帝的作为开始传讲。

他在书中说：“**真理不是一套抽象的想法，或是一组经验罢了。它是一个故事，叙述上帝的作为。**”（注意，他说的是“一个故事”，不是一堆故事。）这就是本书的一个重点。对他而言，所有其他护教的方式和理论都是次要的。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证明，他愿意为这个故事而活，也愿意为这个故事而死。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宗教已经从“事实”的领域被驱逐到“意见”和“价值”的领域。所以，如果有人认为某个宗教优于另一个宗教，这是非常“不正确”的想法，是应当受到排斥的。怀疑胜于信仰。

纽比金首先指出，这种“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并不成立。没有任何对“事实”的了解可以在真空中发生，“事实”是需要解释

才能被了解的。为了要解释事实，人们必须要进入一种场景和心态（像副眼镜），用以观察万物。这种场景和心态，纽比金称其为“看似有理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我们可以用“世界观”来理解）。他用的是社会学家讨论信仰与知识间协调关系的词汇，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认为，社会的黏合性是根据一套所谓“看似有理结构”的模式。这些模式决定了社会成员可以接受哪些信仰，不可以接受哪些信仰。

现代化的心灵（“看似有理结构”）以为，只有科学的方法是理性的，因此反对启示和传统。其实，科学方法也脱离不了传统，宗教信仰也脱离不了理性。科学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不同，不过是两种“看似有理结构”间的冲突而已，并非“事实”与“价值”的冲突。任何理性都是在某种“看似有理结构”下操作的。所以，没有“信念”就没有“知识”，而且“信念”是达到“知识”的唯一途径！弄清楚了这一点，讨论问题就没什么障碍了。

在纽比金的眼中，基督教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看似有理结构”，它并不比现代主义的“看似有理结构”逊色。而且，借着这个不同的“看似有理结构”，人类更可以看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缺陷。

这样，基督教的福音就是：历史是有目的的，它整个的关键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借着耶稣基督，上帝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做了决定性的工作。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在世上（包括个人、家庭、工作、政治、社交、文化上）作见证上帝作为的团体。基督的教会（这个团体）就是福音影响社会的所在，是活出基督信仰的所在。教会也是福音的诠释，用以显示基督教信息的真实。

这就是整本书的结论。它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我们如果能够体会问题的严重性，才比较能够欣赏它分析问题的精辟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这不是一本简易的读物，常常需要人停下来思索、诘问、自省。个人认为，本书对突破今天中国基督教界的瓶颈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作用。此外，我发现译文相当流畅，对于一些艰深的观念，也多能胜任地表达，并且往往附带英文原文，以便比较。如果读者发现还有困难，我建议你暂时把那段文字搁下，继续往前。后文多半还会回到这个论点，再从不同角度作解析。当你能够逐渐把握作者的思路以后，就会比较驾轻就熟了。

## 本书的一些“金块”

让我举几个例子来看看他一些精辟的论点吧。每个论点不见得出于书本上同一处，而是笔者综合不同章节的讨论，把相关处放在一起的结果。并且加上了自己的领会。

1、纽比金花了很多精力处理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知道？换句话说，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怎样对福音真有把握，还能够与（异文化中的）人公开讨论？若要把握本书的思路，就必须了解本书对认识论的讨论。从认识论出发，纽比金期望帮助读者弄清楚，什么是福音，什么是信，自己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基督徒常常讲，我的信心是根据圣经的话。那么，我真正弄懂了圣经所要传达的吗？我又怎样用这种信心与异文化中的人对话呢？福音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完全脱离文化和情境独立存在的抽象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在文化中表达出来的。

关于认识论，他大量采用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名著《个人知识》，许多重要的观念都建立在波兰尼这本书上。<sup>5</sup>当然，他也借助了许多其他著作，例如，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谁的正义？何种理性？》（*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1988），等等。

2、在讨论知识之前，他先批判怀疑。我们之所以对一个陈诉产生怀疑，是因为我们具有其他的**信念**，因为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了某些事，而用以怀疑其他还没有接纳的信念。所以，信念与怀疑在接受知识上同等重要，人人都有信念，人人都有怀疑。有怀疑的人不比有信念的人高明，认为怀疑重于信念的想法完全是教条主义。

西方有些人排斥基督教教理的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的教理长期以来一直与强权政治势力纠缠在一起。它被认为是否认思想自由和良知自由的原因。他们认为，人类对真理的寻求其实就是瞎子摸象，没有人能宣称自己讲得清楚。纽比金指出，瞎子摸象的比喻忘记了一点，有一位在那里观看瞎子摸象的国王，他知道有只象，也知道象长什么样子。

基督教的性质不是“帝国主义”的，十字架从来就不是侵略的象征。但是，我们也不容多元化的怀疑驯化了我们的教理和信念。理性和科学不是唯一的答案。

3、基督教界有个二分法。第一类人认为，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只需明确接受几个命题。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就是一种个人内在的属灵经验。这种二分法是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们正在撕裂教会。

耶鲁大学的乔治·林贝克教授（George Lindbeck）在他的重要作品《教义的本质》（*The Nature of Doctrine*）一书中，试图提出理解

基督教信仰的第三种途径。纽比金虽然并不尽然同意那本书，但是他支持这个观点。这本书提出了所谓的“文化语言模式”(Cultural Linguistic Model)，在这个模式中，基督教的教义被视为一组语言规则。这些语言规则使得忠实讲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成为可能。他希望这条途径会开辟一条医治的道路，与他所谓基要派的命题模式和自由派的经验模式相对比。

根据这第三个模式，真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可以调和。教会也可以把真理带到公开场合，在公共真理(public truth)的层面上与人对话、辩论、受人质问和学习。对于学习，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答案。

在多元化的“观念的市场”中，我们能够介绍自己的信仰，能够讲明那不只是一种个人的偏好，而是有普遍的根据和诉求。用纽比金的话来说，信心的委身是一种“普遍的意图”(Universal Intent)，不只是个人隐藏的抉择。基督徒借着这种“普遍的意图”邀请所有的人来一同思想、接受，甚至修正。并且，我们借此与其他各地的基督徒相朋比、学习、互补，而非互相攻击。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上帝真理的了解有限，我们并不拥有所有的真理，但是我们所拥有的，值得他人研究、探讨。我们提供了一个指导方向。这是见证“真理的整合性”的一个必要部分。

上帝同时接受并审判文化。所以，对文化我们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全盘反对，这是我们需要对话的原因。

宣教使命行出来就是对上帝的颂赞。这是宣教使命最深处的奥秘，其目的就是让上帝得荣耀。为了传福音，我们必须警醒：我们不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过份天真（不要盲目抄袭500年前的西方模式）；我们也不

能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忘记了把人从假神手下挽回过来。这两种缺陷都是与宣教相悖的。

4、教理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用信心接受之物，它并不只是一套永恒的命题，而是一个故事。例如，“拣选”并不是保证“特权”(摩3：2)，却带来了“责任”。没有人可以自认为拥有上帝。我们被“拣选”的目的不在于是否“得救”，而是被拣选参与上帝在历史中的受苦和荣耀的事工(故事)。

在“神学的超市”中，人们往往选择自己喜爱的神学品牌，然而实质上却从一个以基督和上帝为中心的信仰迁移到一个以救恩为中心的信仰。救恩实际上应当带领我们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以上帝和真实为中心。它是超乎个人的。☞

[莱斯利·纽比金，《多元社会中的基督教》(Lesslie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9.)，李瑞萍译，待出。]

1 请参考临风博文“从美国的文化变迁看宣教型教会的兴起”(临风博客<http://blog.sina.com.cn/ruwach>)；以及“试谈美国的文化鸿沟”，载于《举目》杂志，第17期，2005年3月。

2 请参考David Kinnaman, “unChristian,” Baker Books, 2007。

3 请参考临风博文“关于美国宗教衰退的警钟”。

4 例如：Tim Keller, “The Missional Church,” 2001年6月，<http://www.redeemer2.com/resources/papers/missional.pdf>。除了他的教会网站以外，有关凯勒牧师的资料，下面这个网页也相当齐全：<http://www.monergism.com/thethreshold/articles/bio/timkeller.html>。

5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 ——读《全备关怀的牧养之道》



文 / 小雪

曾经看过一位弟兄写的小说，写的是1900年庚子教案期间发生的故事：在山西的宣教士被残杀，其中包括未成年的孩子和即将临产的孕妇。小说写得很惨烈，也很血腥，让我不安。我想试着说出我的感受和想法，劝小说作者不要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一种愤怒甚至是浇灌一种仇恨。但是我却难以清晰表明我的不安是如何形成的，建诸什么之上，因此我似乎变成了一个被基要信仰者警惕的人道主义者。

我很沮丧，因我无力讲出我内心的那种担忧究竟是什么，直到我读到了尤金·毕德生 (Eugene H. Peterson) 的《全备关怀的牧养之道》。毕德生在借《耶利米哀歌》讲述教牧工作如何分担痛苦这一章中特别提到历史的重要性：

我们若不能在一地的历史上找到立足点，苦难就会像一个满了氢气的气球，把我们高举离地，使我们在空中飘浮，没有定向，任由情绪的气流和荷尔蒙的



气压使我们飘动。没有历史作稳压器，愁苦就变成焦虑不安，最后变成心理疾病或情绪的苦毒。历史的主要功能不是解释，而是成为使我们能够站稳脚步的根基。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当时我会建议小说作者先去写一篇历史调查，去追索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用历史真实代替文学的倾诉。历史纪实并不一定比文学虚构缺少震撼力，缺少普遍性，缺少当下的指向，同时历史的真实却让一切的苦难有牢固的立足点，不会放大成为一种弥漫的自义、自怜、苦毒和愤怒。我在网络上那些非理性的语言暴力中看到这种情绪，在那些跟贴不看帖的网民中看到这已然成为一种国民思维习惯，在当下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在众多的合法出版物中可以看到：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抽离了历史根基的百年屈辱史。人们不再关心历史是怎样发生的，不关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偶然和必然，只从一个结论出发，激

发同胞的非理性情绪。这种情绪能量巨大，破坏性巨大，但对民族文化的建设能力却极其微弱。它诉求的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秋后算账，是加倍利益的补偿。被这种情绪充盈的民族当然会被他的邻居视为是潜在的威胁，而“中国威胁论”则进一步做实了有关方面强调的敌意——对于中国国家强大的恐惧。我不希望基督徒只是将这一逻辑应用到了不同的对象而已，不要用相同的方式去坚守不同的立场，如果那样，基督徒就失去了道义上的优越性，变成各为其主。

因着这段话，我喜欢上了尤金·毕德生的这本书，尽管他在书中老跟我正在从事的心理辅导过不去。

尤金·毕德生是加拿大维真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与傅士德(Richard J.Foster)牧师并称为北美最具影响力的灵修作家。他自己一直坚持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基督是王长老会”牧会达三十年之久。在侍奉之初他就决心：不在一间比他能够记住会友姓名的人数多的教会服事，所以他所在的教会只有三百多人，但是因对真理的热切与大胆解说和对灵魂的关爱与深刻认识，他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他的作品牧养了何止千千万万个灵魂。

在基督教书店中，人们通常看到的是两类书，一类是经典性的工具书，关于信仰，关于圣经；一类是生活指导书籍，关于职业，关于婚姻恋爱，子女教育，关于人际关系……基督教书店的书架正反映了教会的现状：一方面是真理讲台上的信息，一方面是基督徒个人生活的指导。但是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档，那就是教义如何影响信徒的灵性，更新信徒的思想、情感、意志，使他们真实地经历神的同在，从而使圣经的话成为信念，活出信仰。教会的牧养是“塌腰”

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尤金·毕德生的教牧更新丛书恰好补足了我们的需要。

作为基督徒，你是否为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而痛苦？是否为什么是信心而疑惑？是否常觉祷告是自说自话却又不敢让他人知道？作为信主多年在教会有一些服事的基督徒，你是否常常对身边弟兄姊妹的软弱无能为力？面对信徒的痛苦束手无策？你是否为自己总是找不到症结、开不出药方而沮丧气馁？那么，看毕德生怎样借《雅歌》告诉你密室中的祷告，借《耶利米哀歌》讲分担痛苦而不是减轻痛苦的教牧，看他借《传道书》讲牧师如何拒绝满足会众的那些看似合理的要求……

对了，尽管毕德生常常拿心理辅导作为教会向世俗化妥协的靶子，但我还是要说：即使是在心理辅导的侍奉中，我都从毕德生的论述中找到了方法和方向。比如他说：“当牧师碰到一个有难处的人时，首先要做的服事就是进入他的苦难，分担他的痛苦。”这在辅导员的训练中叫同理心和同情心，通过认同对方的感受而建立关系；“接下来，则是开始清理情绪的碎石瓦砾，使历史的根基显露出来：所有的苦难都是由某件事引发而来的。”这是辅导员也要做的事情，在当事人的情绪背后寻找造成情绪的那个点，常被某些教会人士诟病的原生家庭论不过是寻找原始事件点的一个模式而已；“当苦难在生活中爆发，痛苦仿佛炸弹碎片般迸裂飞散时，会令人感到仿佛失去了一切。但是慢慢地，就会开始看到有许多人、事、物仍是完好无缺的。于是便能够开始发现自己的弱点，承认过犯，接受责任，为存活而感恩。”心理辅导同样要去除受导者的非理性认识，“全完了……”“都毁了……”“我的生活没有意义……”等等，找



到他生活的支撑点，帮助他重建信心，在信心的基础上反思自己的误区和错误。还有“当痛苦无法透过情绪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人无法从痛苦中复原”。这正是建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基础命题之一，潜意识概念就由此而来。“当人失落受伤时，最糟的就是随之而来的孤寂和被弃绝感，这样的失落是无法用鼓励人的大道理来弥补的。”心理辅导所认为倾听就是一种治疗的概念就源于此，倾听其实就是陪伴，若有一定的训练能鼓励当事人诉说，那就是一个好的倾听者。若教会会有很多这样的好倾听者，心理辅导员的工作量就可以锐减。“面对他人的苦难，我们最常使用的方式之一就是忽视它，粉饰它，或企图走捷径绕过它。因为苦难是如此令人难受，我们只想要尽快到另一边去。”噢，倘若在心理辅导人士看来这些人们常犯的错误被包装了属灵的外衣，引上几句《箴言》或经句，是否就可以在教会中大行其道了呢？

我并不想借毕德生为教会里的心理辅导替代教牧辅导鸣锣开道，恰恰相反，毕德生认为的教牧与心理辅导的分野正是我最喜欢之处：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视痛苦为一种缺陷……故需加以治疗。”

“人们表现得仿佛它们不该存在，因为人们皆否定苦难经验的价值。然而这样的迷思否定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它所用的方法是找出痛苦的原因后予以消除，抑或透过心理分析，抑或透过环境的改变、社会政治的改变来进行。此时苦难变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只说明某些事出错，并挑战人以善意及聪明把出错的事纠正过来。……把痛苦当作问题是在贬抑人的地位。”

“痛苦可以成为人类的一项成就，特别是当痛苦乃因思索生命存在的问题而感到挫折时。”

毕德生认为：认为人本应该快乐，而我不快乐，这个想法会让人更加不快乐。而实际上，“痛苦是尊贵的”。

深得我心。📖

（尤金·毕德生的教牧更新丛书五本，包括《全备关怀的牧养之道》、《返璞归真的牧养艺术》、《追寻呼召的探索之旅》、《重拾无私的祷告祭坛》和《建造生命的牧养真谛》，台湾以琳书房出版）



有可能。腾讯跟奇虎360的争执进一步显露了中国普遍而深层的问题。幸运的是，这已经引起普通从业者积极的讨论。更加广泛而细致的沟通是关键。

文 / 许宏

这是一个普通周二的晚上。一些人聚集到北京中关村一处酒店的会议室，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晚上7点多，人们来到这家酒店。参加聚会的人大多是跟互联网有关的从业者。

会议室在酒店的三层。走进去，你会看到讲台的后面有一个背景，上面写着论坛和主办方的名字。在最近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周二聚会已经举行了一百多次。与往日不同的是，这次背景的右上方贴着一张白纸，看起来是挡住了什么。

## 一张白纸

在场的大约一百多人似乎没有太在意。等到几位主讲人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在提问的环节，还是有人问起那张白纸是怎么回事。主持人回答说，白纸挡住的是其中一家主办方的名字，因为跟今晚讨论的问题有关，可能引起误解和争议，所以遮上了。

这个论坛的名字叫“IT龙门阵”，IT是信息技术的意思，龙门阵的意思是聊天。没有被白纸遮住的主办方是TechWeb，一个网站的名字。根据这家网站自己的介绍，它是“新媒体、新技术、新商业互动交流平台”，由“一

群热爱互联网、热爱新闻的资深网络新闻工作者创建、维护。”

按照主持人的回答，被白纸遮住的是另一家主办方的名字，叫腾讯科技，是腾讯网站的一个频道。在腾讯网站上，腾讯的自我简介是这样的：“腾讯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也是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知道腾讯的人，大概都听说过一个叫QQ的网上即时通信系统。

在这个晚上，腾讯跟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纠纷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另外一家公司叫奇虎360，它在自己网站上的自我介绍是：“主营以360安全卫士为代表的免费网络安全平台，”以及，“目前360安全卫士已发展成为最受网民欢迎的杀木马、防盗号工具软件，拥有1.6亿用户，网民覆盖率超过60%，从而成为国内网络安全领域当之无愧的第一品牌。”

就在这个周二之前的几天，2010年11月3日，腾讯宣布，“在360公司停止对QQ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我们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奇虎360的回应是：“即使360在这场对决中被腾讯



组织的各种资源所绞杀，如果腾讯不改变它封闭的商业模式，仍然漠视用户的利益，仍然拒绝给用户选择权，那么它从今天开始将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对于使用互联网却不一定关心具体公司和软件的人，这两家公司的声明看上去可能不太好懂。但如果有点时间仔细读一下，至少从双方的言辞和语气来看，它们之间的纠纷大约不是件轻松的事，甚至可能是关乎你死我活的大事。

而从这两个声明发表至今，腾讯和奇虎360的冲突一直是中国和国际舆论的一个热点。毕竟，跟这两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打交道的人数以亿计。如果你多多少少看看各种媒体上的言论，或者你周围同事、朋友或家人的交流，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早已不只是少数人的话题了。

## 不是名人的聚会

周二的这个论坛，是无数讨论的一个侧面。人们谈到了对腾讯和奇虎360的评价，以及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印象，还有，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人们该如何应对的话题。

论名气，包括几位主讲人，都不是尽人皆知的人物。在互联网的圈子里，他们可能被一些人知道。他们有不同的头衔，诸如，某个网站创始人，资深IT专家，某个产业联盟的秘书长，软件公司总裁，杂志主编等。

但就是这样的聚会，如果你去听或说了，你也许会感到，这世界还真的有些人愿意花上下班之后的两个小时谈论该怎么办的问题，虽然你会觉得这些也许都是徒劳。你也可能会觉得，参加聚会的人有着各自的目的。

参加聚会的人的确有着各自的目的。就在腾讯发出声明第二天，这几位主讲人连同另外几位同行在网上发表了联名公开信，提出

了他们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建议，也邀请任何愿意参加的人签名。

他们呼吁腾讯和奇虎360立即停止互相攻击的行为，共同尊重用户的基本权利，并列出了包括知情、选择、卸载、隐私、索赔在内的5项基本权利，还向政府部门建议，要致力于保护用户的权利，但不要借此以违反市场规律的方式干涉互联网的发展。他们承认，这样的声音可能是微弱的，但却值得。他们呼吁每个互联网用户将这5项权利熟记在心，在一切场合向有能力推进改变的人重申。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影响较大的事发生，人们免不了谈论，多是私下的，也有比较公开的。但很多代过去了，人们的结论似乎总没有什么变化。人们感叹，这些事都是有权有钱的人说着算数的，老百姓不过是看个热闹，即使是受害者，也顶多是争取找到那些他们认为说话算数的人，舆论也有曝光呼吁的，但结果大多是不了了之。

这个周二的聚会上，人们的结论看起来也是如此。当有人问起几位主讲人对腾讯和奇虎360的纠纷接下来会怎样时，没有人明确地表达这一次讨论的结果跟以往的大事有多大的不同。他们大多遗憾地承认，比较很多传统的行业，互联网之前给人的印象还是个相对干净的地方，但腾讯和奇虎360这两家业界领袖的做法已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

聚会开始时，主持人征集了在座观众的意见，腾讯和奇虎的支持者各占约10%，其中还有人选择支持双方。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两家的做法都是流氓行为。这个结果让几位主讲人痛心——互联网行业的形象变成了这样，他们担心今后的年轻人是否还敢进来。

在谈到支持或反对其中一家公司的原因时，上台发言的观众主要提到的是道德形象。腾讯的垄断、对其他网站的模仿习惯被多次说起。作为业内人士的主讲人们承认，商业

利益和垄断地位是商业活动参与者都想要的，腾讯的错处在于利用垄断地位打压对手。

至于模仿，有人提到，中国很多企业的所谓创新，其实也是学别人（比如外国网站），“是‘小三’，腾讯这样的只是当了‘小四’而已。”此外，能被抄袭，也是自身创新程度不够。腾讯也有模仿不成功的时候，也收购了比如康盛（网上社区产品 Discuz! 的开发者）这样的公司，那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了。

如果聚会这样结束，一个普通的周二也就这样过去了。人们走出一时热闹的酒店会议室，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又一个黑夜中。人们还可能在下一个周二再来，到那时，人们会继续谈论着。主讲人和听众可能不再是此次的这群人了，但无论如何，可能都不会改变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的状况。

## 我比马化腾、周鸿祎更好吗？

事实差不多的确是这样。但还有一层的声音可能被忽视了。在聚会上发言的，除了表达对别人的看法，也有一些人说到了自己。他们认为，如果自己在腾讯和奇虎360公司负责人的位置上，他们的做法很可能好不到哪儿去。他们中间有人这样说：“这个事情以后等我们老了，甚至没等到我们老了，等我们孩子大了，他就会觉得你们这一代人是很混蛋的一代人，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太不像话了，这些东西会害了后代。”

比起说别人不好，承认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总是少见的。这在旁观的时候还可能比较容易承认，对处于争执的当事人来说也许就困难多了。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这样公开的承认多了，至少可以改善谈论的气氛，不总是把责任归到别人的身上。

在这个基础上，越来越多自发组织的公

共讨论可能会逐渐改变很多事情不了了之的惯性。以往，人们可能几乎完全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认为有权有势的人。现在，人们可以看到，随着越来越多有权有势的人也不过以让人失去尊敬的做法试图解决问题，相关的人主动组织起来共同面对这些难题也许是必须的了。

改变很可能是条漫长的道路。即使如此，如果腾讯和奇虎360处理矛盾的做法反映了互联网界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正常水平，这样的事件便可能成为各界人士的警钟。因为纵使其他人目前都是旁观者，争执和矛盾却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面对已经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年轻一代，如何不让他们失望，如何帮助他们树立让人尊敬的榜样，这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事情了。

从这个角度，一个既指出社会的黑暗面也承认自己就在其中并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的讨论会将会给人带来希望。不过，由于跟当事人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主办方之一的腾讯科技被遮住的做法虽然可以帮助讨论会避免被操纵的嫌疑，却仍然可能影响讨论会的独立形象。

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年8月，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参加了这个周二的讨论会，而谈论的主题是关于如何通过创新赢得用户。对比他三个月之后针对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做法的批评和警告，那次的发言中，周鸿祎不乏对腾讯的称赞。

而从周鸿祎的声明，可以看到他跟马化腾之间的短信往来。这说明两人之间有比较通畅的私人联系。但问题是，人的心思意念是复杂的，人在日常状况下表达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面。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人很可能管不住自己。从一些接触过马化腾的人来看，他这一次的做法跟他平时的温和形象反差很大。

## 互相造就新生命的自治生活

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有管不住自己的经历。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脆弱的，都需要得到帮助。人也可能都有经历黑暗的时候。讨论会上的有些人认为，腾讯和奇虎360处理它们之间纠纷的做法很像黑社会。这样的说法可能不一定准确，但这跟黑社会给人的印象也许是有些相似的。毕竟，黑暗中的社会，与阳光照耀下的截然不同。

无论在公司的办公室还是家中，彼此敞开、信任的沟通依然是普遍缺乏的。如果没有充分细致的交流，强制和怒气就代替了耐心与温和。长期以来，人们可能感叹于国家缺乏民主、自由和公义，却可能忽视了这些美好生活的实现在于日常的点滴之中。如果心中的暴力可以得到驯服，伤害自己和别人的暴力就能减少。

中国曾经错过了好几次世界产业革命的机会。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没有拒绝互联网的革命。马化腾和周鸿祎，还有参加周二讨论会的很多人，都是在这十几年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从业者。因为他们的学习和贡献，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受益于互联网带来的方便。

这最大的方便，也许就在于信息的自由流

通。然而，如果参与建设信息流通平台的工作人员之间出现了沟通上的问题，并且通过彼此报复的方式解决问题，互联网革命可能还仅仅是工具意义上的。人们不过是在用更加便捷的新工具做彼此伤害的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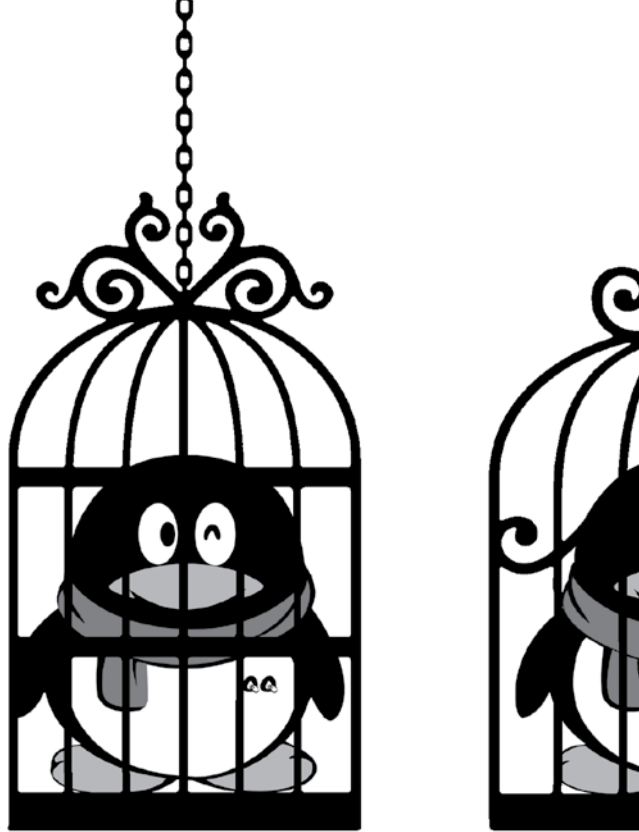
美国是推动互联网革命的主要国家。两百多年前，当这个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外在的敌人看起来远去了，人们却开始面临如何避免彼此报复的问题。在比如议会这样的公共场合，争吵甚至是暴力冲突都不罕见。但在之后的两百年，报复式的言论和行为大大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纷纷组织起来商量，制定了适合具体情况的议事规则，帮助彼此过上通过建设性的讨论解决问题的生活。

这种互相造就生命成长的自治方式是包括中国互联网在内的很多行业工作者需要迫切学习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行动起来，就像联名签署公开信的那些从业者。关于互联网在中国的前途，如果更多的人有着类似甚至更加深入的行动，那些普通的周二晚上就可能不再普通了。■

（本文是笔者近来和一位同事参加一个互联网行业讨论会之后的记录。愿彼此造就新生命的生活流行开来。）



文 / 文峰



作为一种现代经济的产物，公司的兴起也就是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

从英国《1856年股份公司法案》的通过开始，人们创办公司不必再通过国家特许授权的繁琐程序，而且股东在公司破产后不用承担除自己股份之外的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及其组织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此后几年，数以万计的有限责任公司在英国注册成立，全球公司的历史就此真正展开。

从公司起源来看，就像股份公司法案的推动者、当时担任英国财政副大臣的洛伊所说：“我眼下的目的并不是催促实施有限责任制。我是在为人的自由而战——在不受国家多管闲事的干涉下，人们可以自己选择跟谁合作及怎样合作。”从一开始，公司是和人们的“自由”相关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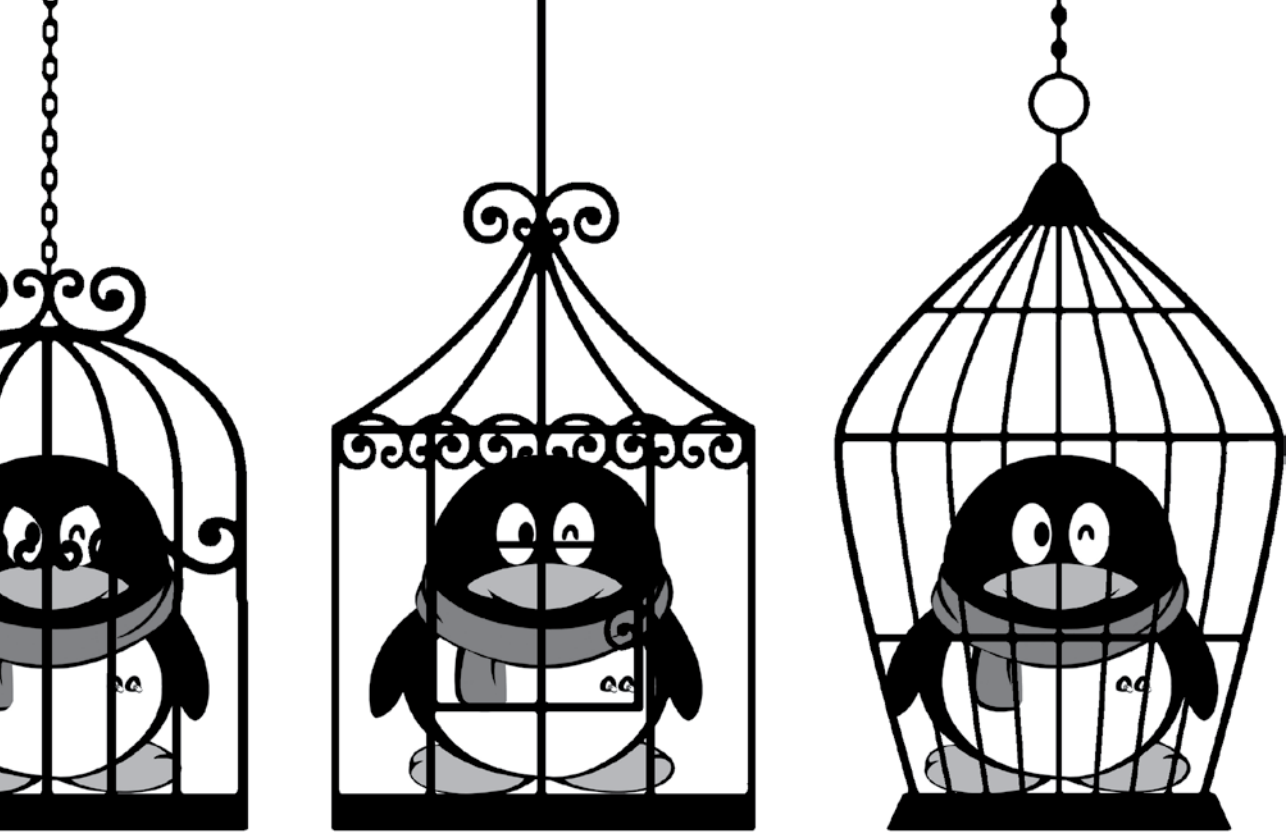
现如今，公司已经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事物了。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们也都在各类公司里工作，因为工作产生各种生命相连的关系，很多人的苦恼和软弱也出自这种人类组织。

我曾经在全球第三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工作，并且在这期间信主，这家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室就在教会新堂的对面，因此我对腾讯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它和360之间爆发了所谓的互联网大战时，有人问我的看法。然而在我看来，事情本身的真相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更不用说，公众现在了解的都是被操控下的“部分”真相；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人类组织，公司已经走得太远了，忘记了自己的起点在何处。

一些清醒的评论者们在这次“大战”之后，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他们热衷于抄来抄去，因为大家都在抄一样的东西，然后打来打去。这个行业曾经和国际大的发展潮流时差很小，并且只有十几年的发展时间，如何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在这个行业的经历只有在腾讯的短短八个月，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但是我相信：





这并不是腾讯一家公司造成的，所有的一切都和我们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相关。

我在2008年夏天重新找工作的时候，就想去中国的门户网站里看看那里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得到了去腾讯网工作的机会。一些朋友听说之后对我的祝贺是，腾讯发展非常强劲，腾讯员工很有钱。

对我来说，腾讯网的吸引力是，那里有好几位媒体的前辈，他们是90年代早期《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的元老，我一直想象着自己能够有机会和他们交流。

截然不同的现实让我认识了什么是大公司。从办完入职手续之后开始，就很少有人再和我有什么交流，整个网站有几百名同事，每人有一个“格子”，上班的时候很少能见到大家离开座位交流，每个人都埋头在电脑前。如果你认为这是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就错了，我后来才知道，很多公司的小道消息、同事之间的议论都是大家通过网络聊天来传播的。

现代的即时聊天工具提供给大家太多的便利，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一个聊天群，把你希望交流的人加入到群中，有些群是领导永远不会进去的，有些则是一般员工难以企及的。也许一个人就坐在你的对面，但是你们可能在各自的群里数落对方。除了中午的工作餐，这就是大家主要的沟通方式。

可想而知，我和那几位媒体前辈的交流没有机会进行，虽然我在聊天工具上找到了他们的头像，发出了邀请，但是除了没有回应就是礼节性地拒绝。我如果要去和他们见面交流，那可能会引发事件：因为我去找大领导谈话了，大家会猜测我究竟要做什么，会引起什么样的人事变化。

很快我就引发了“事件”。网站每天都会对各个频道当天所选的新闻头条进行点评和打分，这样的邮件网站每个员工都会收到，这样的点评几乎是例行公事，没有人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员工来说，

这样的“潜规则”没有作用，我很快对一次点评发表了意见，邮件点击了“回复全部”。这样做的结果是，整个腾讯公司接近一万名员工，包括CEO马化腾在内，都能看到这封邮件。

很多人，甚至是过去的朋友因为这封邮件才知道我也成为了腾讯的员工；同时我也被告诫，邮件不能这样回复给所有人。

从此，打分和点评又基本成了领导一言堂。我也开始了在各种群里和人交流的公司生活。闪烁的头像，一屏又一屏的文字，你不用看到人的表情，听到声音，即时聊天工具似乎解决了一切问题。

而最让我难受的是，这里的层级管理完全不像是以平等、分享为精神核心的互联网公司。很多工作任务是不经讨论，直接下达给下属，而下属们则是迫于无奈地执行，然后在各种群里消磨时间，发泄不满。在上的和在下的对彼此都缺乏尊重。其实很多年轻同事对未来很迷茫，内心中有离开和改变的愿望，但是公司能够提供的薪水和福利又让人对改变缺乏动力。

后来当我终于有机会和一位网站的高层领导交流之后，我发现这种迷茫和没有盼望是一致的，甚至做头的被束缚得更甚。随着腾讯上市，公司迎来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更多地表现在股价的飙升之上。2008年金融危机时，腾讯的股价从每股70多港元下跌到40多港元，正在人们惊魂甫定时，腾讯的股价却像中了魔法一样，在2009年又升到了130多港元每股。尽管有很多不快乐，但是因着手中的期权缘故，只能继续留下。

真是感谢主的怜悯，在那段挣扎的日子里，他让我回转，也让我知道被释放的自由

是何其珍贵。

不久我又引发了一次事件。我所在的腾讯网是这家公司的四大部门之一，一次内部员工论坛上发了其他业务部门的研发新产品的经验交流，看完之后我发现自己对这家公司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也深感我自己所在的网站部似乎失却了这种自由分享、交流和创新的活力，我把这样的感想附在了论坛里，没想到又引发了一场“邮件风暴”。

说是“风暴”，是因为这几句感言引来了CEO马化腾的关注，并且发邮件问员工有这样的看法，领导者该如何看这个问题。但是这样的风暴仅限于邮件，几个高层管理者在邮件中彼此回复了几句，事情就平息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想自己应该就此审慎地结束对自己在腾讯生涯的描述：因为我待的时间太短，角度也有局限，没有办法完全描述清楚大公司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对此的思考也一直在继续。

发生了腾讯和360的事件之后，很多人指责腾讯霸道、垄断。但是对事情的反思若仅止于此，那么仿佛今天这个行业的所有问题症结就只在腾讯了，甚至可以更轻便地归结于CEO马化腾了。

事实上，在腾讯公司内部，你看到的会是一个并不霸道甚至内向的马化腾。他在电梯里见到员工时，讲话甚至会脸红。他也是一个细致的人，会关注我这样一个基层员工在论坛的发言；会凌晨三四点还在发邮件指出页面的一些设计功能有问题；还曾经专门发邮件给员工，提醒大家在电梯使用高峰的时候，为了抢位置而占据反方向的电梯是不可取的行为。

当我选择离开腾讯时，由于自己曾经引发过几次“事件”，几位中高层领导都和我进行了交流，这些交流让我看到有喜怒哀乐，有性情，也有软弱的普通人。就是这些领导者，他们领导的公司却让很多人厌恶。

半个世纪前，管理学的开创者德鲁克宣告：大公司发生了什么，其实表明了我们的这个社会信仰什么。今天我们所在的社会，太渴望速成式的成功，而这种成功的标准也是单一的，并且是单一地以财富与地位来衡量。互联网集中体现了这一信仰，也为这一信仰提供了最为快捷的实现工具。

腾讯成为世界上市值第三的互联网公司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暴发户式的案例刺激了中国互联网界的每一个人，于是简单复制国外的产品创意，寻求获得快速的市场成功成为普遍诉求。渴望成功变现的人们又愤懑地发现，几乎每一个复制的创意腾讯都在关注，也更有资源成功，因此腾讯和360这样的纷争早晚会到来。

和互联网创新最丰富的美国相比，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中国的大公司明显缺乏真正的异象（Vision），只有亦步亦趋和对利润的追求，盼望的是偶发式的增长。

另一点很重要的观察来自于我的朋友，他在最近一本关于一家中国大公司的观察《微笑力》中说，在这个饱受人治之苦的国家里，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都希望在自己企业中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但是他们却把制度当做了“终极解决方案”。在一家大公司里，有很多复杂且时髦的管制制度，甚至人和人之间沟通也有便利的通讯工具和规范，但是这一切背后的基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被忽略了。

虽然管理学用了扁平组织、企业文化、绩效考核、360度沟通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离开了圣经提出的问题，谁是你的邻人，你愿意如何对待他，一切只是徒有其表。

在过去的制造业大生产中，竞争力取决于设备的设计、操作标准和流程的制定，生产被简化为容易控制的标准化过程，企业只要对一个生手稍加培训，就可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员工变成了一部活的机器，他不需要有任何创见，只要能够严格按照规定操作即可。今天的知识经济已经告别了这一时代，每一个人的潜力和创造能力对于公司的竞争力来说非常重要，Google这样的公司出现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当人们诘问中国的互联网为什么缺乏创新，并把责任大多归咎于外部环境时，需要反思的是，在每家公司里，人们是否受到尊重，有发挥自己潜力的自由。

这样的反思绝不应该仅限于腾讯，局限于互联网业。追本溯源，我们究竟因何而组织在一起，为了什么样的目标，在这过程中愿意如何彼此相待？

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醒道：“自由根植在（耶稣的）登山宝训和圣保罗的书信中。”这句话的含义是，无论是组织本身还是其中的领导者和成员，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为的是帮助每个成员都能够彰显自己身上的创造性才能。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创造主的尊严和智慧，帮助别人显明这一点，是自己最值得满足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德鲁克自己在晚年却对公司能做到这一点充满了失望，他转而认为，牧养型教会才是人类社会最富有希望的组织。■

# 如此“能不忆江南”

## ——远行记忆之六

文/姜原来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忆江南》

### 太行鸟巢江南莺

书架上有一只小小的鸟巢，不是工艺品，而是一只真正的鸟窝。它来自太行山余脉的房山十字寺，是守林人小马送的。前两篇《远行记忆》里记述过他（顺便告诉大家，上篇《远行记忆》结尾写到的期盼已经变为现实——我刚又从那儿回来，这个深山里的独户守林人之家又有三个人皈依了，现在终于有了一整个基督徒家庭守望着中国教会史的第一圣地）。他们一家人就像《创世记》中上帝托付于人的那样，悉心治理着那片深山茂林，守护着溪流的鱼、树上的鸟、野地的走兽……圣殿遗址和大自然的守望者当然不会像今天的一些动迁者那样，动辄让生命无家可归。

小马在树林里修枝采果时，要是看见鸟巢，都会小心绕开。这只鸟巢是他偶尔在林地上发现的。凭着丰富经验他知道，这是一只被抛弃的鸟窝（要是感到不安全，不少鸟儿都会断然舍弃巢穴另建新居）。于是，小马把这只鸟巢带回来送给了我。

“哎呀，这么小巧啊！”我不禁感叹。印象里，如此纤小的鸟儿在我的家乡江南比较多见，而北方鸟和北方人一样，个头大得多。

这是一枚只有二寸直径二寸半高的袖珍鸟巢，它的建造居住者，应该是一只类似蜂鸟那样的小鸟，可能还不止一只。算算时间，北京远郊山里的这枚微型鸟巢和北京城里的那座宏大鸟巢应该是差不多时间建造的。我的一位山东画家朋友里里外外仔端详了这枚鸟巢后说，“它比奥运鸟巢还美呢！”——它的外层，是结实的细树枝扎成的框架结构，接着是草茎和树叶编成的外圈，框架和外圈之间用一条条白色细腻的胶丝牢牢粘连着（这应该是小鸟自己的唾液），然后才是一层层内





圈，越往里，使用的草茎越纤细柔软，最后，是用细若发丝的不知名小草精心编织的“睡垫”。欣赏着这枚鸟巢，眼前几乎可以浮现出一幅油画：山溪和弦，山风咏叹，这些纤巧的小鸟在十字寺的古碑石础间跳上跳下忙碌，在杏树枝、李树花之间飞来飞去寻觅，建造着它们在十字寺山林里的一个个精致的家……，谁能不对造物的奇妙发出感叹呢！

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音乐有两种：欧洲古典音乐和大自然的天籁之声——虫鸣蛙鼓兽嘶风啸雨吟、海浪拍打礁石声、大雪飘落草原声，尤其是鸟儿在树林里的千百曲歌声。所以，收集的CD除了古典音乐片外，还有一些没有任何音乐伴奏的纯大自然录音片，其中最多的便是鸟鸣录音。几十年来常跑野外工作，每次再忙，也要在野地坐下来躺下来安静欣赏一会儿这样的顶级音乐会。后来举办“马槽文化考察”，只要有机会，也一定会有这样一档安排：在选好的一处野地，叫大家一个个分散坐开，在半个小时里保持

绝对安静，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再静静地去看，去嗅，去触摸。然后，我们聚拢在一起交流分享……我建议你甚至你所在团契也试一下这样的经历，会有意外收获的。因为人毕竟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在上帝原创的天地间，敬虔宁静的心定有致远的领受。这样的经历中，我最难忘的是：2006年初冬看望一位老前辈的那一次，我在《远行记忆之四》中记述过他。那时他93岁了，从忙碌的教会圣工中倒在病床上才两年。傍晚，他对我说，主呼召他要离世了……我在他床边搭了个地铺。凌晨，我被他从床上伸下来的颤动的手拉醒了，老人用他闪烁的目光向窗外示意，“听啊，小鸟在赞美主呢！”我从地铺上坐起来：窗外树影中，这个偏僻的江南小渔村朦胧曙色里，传来鸟儿们此起彼落的歌声，独唱、重唱、交响合唱……我们静静欣赏着这场赞美音乐会，直到天大亮……

因此，每次来到十字寺，决不会错过在这片教会圣殿遗址里的鸟儿音乐会。那次，还

兴致勃勃地把十字寺的小鸟巢带回了家，遗憾的是，这是只空鸟巢。

一天，去探访江南一个农村教会，路边传来了一串串清脆鸟鸣——原来是一个乡人正在兜售一种陶瓷鸟。在“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的江南乡间，自古以来流行这种鸟哨小玩具，有这样陶瓷烧制的，有陶土捏的，还有用木头竹子刻制的。在这种空心的鸟哨里灌进一点水，就可以吹出雀莺的鸣叫声，我们江南人小时候大多玩过这种玩具。于是，那次路上我又买了一只陶瓷小鸟，于是，十字寺的小鸟巢住进了一只个头般配的“小鸟”。从此，朋友来访时欣赏过小鸟巢后，常会有人吹上几声“江南莺啼”。

## 鸟瞰江南佳丽地

“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孟浩然）。江南，仅仅这两个字，对于中国人就意味着多少诗情画意！从汉乐府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到清人的“昨夜江南春雨足，桃花瘦了鳊鱼肥”，对江南的吟哦流溢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中；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到黄宾虹的《霜林晚眺》，中国美术史的经典山水画展开的多半是江南林岫。

人们常把江南泛指为长江以南的苏皖浙地区甚至包括赣闽湘。但是狭义的江南仅指从苏南的无锡苏州常熟到浙北的湖州嘉兴杭州一带。当地人这种约定俗成的指称其实颇有道理。长期生活在这里你才会知道，这片狭义江南的地貌物产风土人情和无锡以北杭州以南地区明显不同。历史上，尤其南宋以降，这里的才子佳人到了满街满巷的田地，自然，关于这片江南的香诗美文也是汗牛充栋；今天，这里一年到头游人如织，关于这片江南的图片文字浩如烟海，我等无瑕为之锦上添花。

我们关切它是因着：这片面积近四万平方公里的江南虽然仅占全国总面积四千分之一，但对于中国自古至今至关重要：唐宋以后它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富庶文化最普及的地区，近代肇始它一直是中西交流碰撞的最大剧场，也是悲美交集的中国基督教历史长剧中许多幕故事的发生地。所以，此篇始，《远行记忆》还会断续叙述在这里的长长行走深深领受。我本是从事环境规划工作的，养成了凡事先鸟瞰纵览的工作习惯。在无数江南文字滥觞于精致优雅时，我想先告诉大家的是，江南那鲜为人道的宏观壮美。

当地人所言这片“江南”的北侧，是长江的最后一段。从“姜更迪如”冰川的融冰开始，万里长江奔腾至此，铺展开它最辽阔的江面。你如果从“中国地理咽喉”吴淞口望去，但见水天一色，江对岸大多消失在水平线下面。我参与策划了“世界华人青年领袖夏令营”在这里的一次营会。正是朱敦儒所诗“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青年在此度过了刻骨铭心的时刻。听香港老师说，这是已经举办十年的营会之中最精彩的活动之一。

这片江南的南边是富春江、钱塘江一线，如山如壁汹涌而来的钱江大潮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常规性江海潮。江南的东边是浩瀚的东海，西边是太湖、天目山、昱岭一线。在大江大海大湖大山大致环绕中的这片江南，湖泊星罗棋布，河流密如蛛网，是中国湖泊水网密度最大的地区。例如，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远郊的青浦做风景区环境规划，查阅历史资料后我才知道，50年代初这个县域的水面积就接近75%。江南的水边总是葱茏着芦苇荡，水网之间的是千百年来像苏绣一样精耕细作的优质水稻田和桑树林。这片由长江三角洲东部平原和杭嘉湖平原连绵而成的真正江南，以当代环境学观点审视，其实是用中

国传统农业文化开发的巨大湿地半湿地型农林渔业平原。在这里，富庶的鱼米之乡和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了难得的衔接共存。

水乡泽国的江南大地散落着很少的山体，不用和北国的山比较，比之浙南雄奇的天台雁荡群山，这些山只能算是些孤山残丘，可是它们个个琼林奇花郁郁葱葱。就在这样的山水间，散布着千百个古老的小城镇，每个城镇里都有精致的江南园林。其实，整个江南就是古中国的一片巨型园林……

我的长辈都是江南人，虽然家在上海，可是从小常常走出市区住进老江南，对于“小桥流水人家”习以为常。中学毕业后一下子去了黑龙江，在北方十多年，这才和江南老乡范仲淹一样，在北国“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苍茫中学会了欣赏江南。从小恋家，离家一远就会撕心裂肺似的受不了，可命运硬是拖出我这样的人逼着我在行走中度过人生。不过有一次它补偿了，让我虽然仍在行走中却痛痛快快地补足了家乡情——80年代一回到家乡，因着专业工作我常常行走在江南大地。后来才明白，我有幸获得的是与千年旧江南的永别之旅。那数年行走刚结束，从90年代初迄今，江南已经面目全非——密集的公路网取代了水路交通网，连篇累牍的大小工业区取代了无数水田桑林，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带取代了当年撒在水乡的千百旧镇——古中国的这片巨型园林变成了今日中国的最大现代产业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常常蕴藏着深厚的启迪等待人们去收获。但在此之前，值得记录下桨声莺语中的一些旧江南剪影，因为在这些细节的比照中，江南巨变中的人的生命的异化才更加触目惊心，更为发人深思。

### 欸乃声中的江南剪影

江南，本是湿漉漉水淋淋雨意蒙蒙的江

南，即使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大都市上海，其实也是莫大水江南浸泡着的一块飞地而已。在上海最繁华的街道，到处可以碰到诸如“王家浜”、“曹家渡”、“横浜桥”、“万航渡路”这样潮湿的地名；连市里几个行政区的名字都滴着水——“卢湾”、“徐汇”、“杨浦”、“黄浦”……一二百年前，这里还都是水乡泽国。三四十年前在中心城区，不时会飘过江南乡野的身影——穿着蓝印花土布衫每天进城坐在墙角轻声叫卖茉莉花串的婆婆；夏天打着赤脚挑着甜芦粟的姑娘；背着竹篓兜售大闸蟹自己也像大闸蟹一样在弄堂里躲来躲去的渔民；苏州河边一年到头往来不息的小蓬船里住着的一家船民……

其实，只要一次小小远行，就可以从当年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蜂窝般市中心跑进碧绿翠青的江南水乡了——这是我们这些住在蜂窝里的男孩子少年生活的一部分，市区的东边南边被宽阔的黄浦江环绕，另外两个方向成了我们的最佳选择。沿着家一旁的西康路一路向北，走上二十分钟，就到了苏州河，摆渡过河，穿过工厂、铁路和一片比市中心的弄堂还要拥挤的棚户区，就是水的郊野……玩够了，打开书包，拿出一个个玻璃瓶，灌满清澈的河水，放进青青的水草，然后放进抓来的各色小鱼小虾小蟹小蝌蚪。等我们筋疲力尽回到家，一个个家里就像摆开了一个个微型的江南水族馆，够我们照料好一阵的了。

少年远行最美的方向在西边。先跑到延安路，然后只管一路向西，走上半小时就到了虹桥路。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去的一条马路。和今天相反，这里是当年最清静的一条路了，车辆极少，路两侧是浓荫连绵的香樟树林，树林后面就是密密匝匝的小河、菜地、水稻田，田野上散落着一些神秘的西式别墅。五月上下，香樟开花的时节，这条十里长路就像跨过泽国的一条清香弥漫的绿色廊桥。路的另



一头是孩子们魂牵梦萦的动物园，所以男孩子们过段时间就会去那儿远行一趟。有一次我们是一个个滚着铁圈跑来回的。动物园二毛钱的门票是我们普通人家孩子想都不敢想的价钱，但是沿着这么美的一条水乡路跑到门口，下河游泳，然后隔着竹篱等着黄昏时分动物园天鹅湖的野鸟成群结队飞上蓝天盘旋啼唱，这就心满意足了。

上中学时，常得去郊区劳动，有时候连课都停了，叫学生们在乡下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时间一长不少人逃回上海，我倒乐此不疲。班里只剩几个人还留在村里，静静融入了水乡生活。那时的民间交通几乎全靠手摇木船，那个村子除了水路，岸上只有一条两三个巴掌宽的小路。小路有时贴着河流，有时就是水田中的田埂，迂回曲折地穿过数不清的竹桥、木桥、砖桥、水泥桥，要走一个半小时才能到最近的一个小镇。初冬，走在这般原野，只见河流像渔网一样撒得到处都是，河流之间像网眼一样遍布着无数小块农田：墨绿色的冬小麦田，褐色的棉田里棉蕾含苞待放，水牛绷紧肌肉在留着稻茬的水田里犁地……一次，我这样穿过田野到邻村送菜籽，那时的农家白天都是大门敞开的。我走进那家，看见一个老伯跪在竹榻边，手里抓着一个竹子扎的十字架……在毛泽东时代，十字架就是危险。那是我在那种年代与基督教信仰星星点点几次遭遇中的一次。后来我才知道，上海曾经是中国基督教的基地，在以后教会受逼迫的年代，信仰的种子也一直深埋在周围江南水乡中。许多年后我去郊区松江县新桥寻找过那村子，那儿已经变成了工业区。

但是那天的场景就像一段影片留在了记忆深处——我一踏进房间，老伯立即站起来，看了我一眼，把十字架放进衣服的内袋，才收下我带来的菜籽。“上海困，饿了吧”，他说，“等等，家里酱油没了。我去打酱油马上回来，

就烧饭。”他从灶头上拿过一个瓶子，走出后门，我也跟了出去。江南农家后门都是一小片竹林，穿过竹林中的小径就是河边，砖砌的不足一米宽的小码头系着一条二米多长的小木船。他跨进船里，回头和蔼地又看了我一眼，然后一手提着酱油瓶，一手悠悠地摇起船橹，河面飘起欸乃吱呀的古老橹声……

## 浪漫的谎言和沉默的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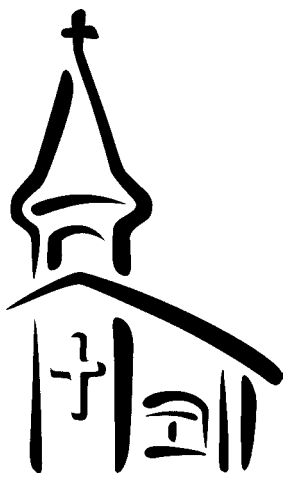
走马观花，江南的剪影的确是浪漫的。这幅家家傍河而居、事事以船代步的古老水墨画最易让外人痴迷陶醉。“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唐五代诗人韦庄是陕西人，他这首词唱出了一代代华夏文人对江南“集体迷恋”的文化现象。“住在这种画一样的地方，人还需要它吗？”——这是一个犹太游客在一个江南古镇，指着一座清代留下来的老教堂对我的询问。

讲授《基督与文化》这门课时，我向高年级神学生推荐法国当代学者勒内·吉拉尔著的《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一书。的确，人类话语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谎言，其中最可怕的是浪漫的谎言。这部著作犀利剖析了欧洲文化史上，言情小说、骑士传奇、英雄梦等数种浪漫谎言对真实的扭曲、对生命的腐蚀，探讨了严谨创作与真理的必然遭遇，很值得一读。

仅仅做一个时尚的江南游客，不过消费一下这份暂时的浪漫，倒也罢了。可是若把“欸乃一声山水绿”（白居易）当成了江南的象征一特质，那也是一种“浪漫的谎言”。

摩拉维亚出生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回到事情本身”的呼唤，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的重大事件。其实，中国思想文化更加紧迫地需要“回到事情本身”。例如对于“江南”，





首先需要回到江南的基本现实中去，走进那一大半的江南——被遮蔽的底层沉默的江南。可是，传统文化中，关于江南的文字车载斗量，大多是文人墨客的雨柳寄情亭桥感叹，极难看到对这片浩水润野底层生活的理解记录；近年来，关于江南的作品图文并茂，依然乏见对江南农民渔人的体察叙述。这似乎不经意的缺憾后面，其实有着怎样的傲慢与偏见乃至冷漠与狰狞！

沉默的江南就在那些深宅大院、秀美园林外面的风浪里、淤泥中。例如，从上海西去三十多公里，有一汪偌大的天然湖泊淀山湖，它也是黄浦江水源保护区。我曾在工作中走遍湖区，当年，在长风大浪的湖边讨生活的劳动者吃苦耐劳，沿湖的渔家农村民风淳朴。淀山湖曲折秀丽的湖岸线景色最佳处在偏僻的西侧，那里有个“雪米村”。2004年暑假，又一次活动在江南举办。“先不要去蜚声世界的古镇园林，我们去了解沉默的江南吧”——于是，来自香港上海的二十多名大学师生到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几天。我们打地铺睡在农家，吃着柴灶里烧出的水乡饭菜，喝着“阿婆茶”；白天，访问农民听他们讲过日子的事，和他们一起赤脚下水田；夜晚，和乡亲们联欢，每个人都卷进了热闹非凡的“打莲湘”土舞中；拂晓前，我们和农家孩子们早已一起守候在淀山湖畔享受瑰丽的湖上日出；半夜，我们像守夜人那样坐在田野里融入水乡中——我照例要求大家保持绝对安静……，可是结束时间还没到，却有人忍不住抽泣起来，一个，两个……于是大家情不自禁唱起了赞美诗歌，……最后，我们才出发去著名的古镇同里。没有坐车，而是像农人那样，搭乘运货船沿着古老的民间航道远航而去。一路芦花低垂白鹭四飞，但是要过航监站时船家叫大家趴在舱底，以免麻烦。这时想起了不久前内地人偷渡香港的历史，于是，“香港人偷渡同里”

成了弟兄姐妹们捧腹大笑的永远美忆……从此，雪米村，成了他们的紧张都市生活中藏在心里的诗……

## 从“肺腑之语”到“异邦新声”

“一句真话重于整个世界”，这是“20世纪俄罗斯良心”索尔仁尼琴震惊世界的名言（其实这是一句俄罗斯民谚）。世界到处是浪漫的或不浪漫的谎言，“真”，总是分外珍贵。在堆砌着无数话语和图像的江南，浪漫的谎言和沉默的真实同样并存，大地深处的生活常被遮蔽。这里，即使出现一些描写农民渔民的文本，往往目光浅薄琐碎，甚至和这些“墨面泥腿”们的真实生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鲁迅先生多次用一句华夏谚语戳破中国话语体系的这种千年老病——“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

而江南的“墨面泥腿”们似乎千年沉默着，江南的浩水润野似乎千年沉默着——至少对于主流文化和其中之人，是这样。这种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略有突破：鲁迅的小说散文多以广义的江南农村为背景；然后是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的出现。有一位人称“方尖碑”的上海神父，1948年其在巴黎大学完成的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江南渔民》。以他的高贵人格和对渔民的熟悉，一

定精彩，可惜迄今没有中文译本。——真相开始显现，那是生于斯长于斯理解悲悯于斯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但那远远不够。

2002年夏，在山东沂蒙山区一次“马槽考察”时，我们访问了一个农民。没有外界影响，他用数年时间独立写出了自己小山村精彩的《民俗志》并出版。我们大为感动——中华文明，基础是农业及渔牧林业文明。由它真正的身体力行者排除主流话语体系的干扰，记录自己生命和生活——真正实现“肺腑而能语”，这多有意义！于是从此以后，利用远行各地之便，我开始寻觅合适农民，试图让大地上响起更多的“肺腑之语”。

那次的江南雪米村之行，就在这合适的地点，发现了又一个合适的人选……四年后，陆老弟的《雪米村民俗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在书的序言中感慨的是：这本书不是城里人的雅兴之作（毕竟是局外人），不是官方的地方志（到底目的不同），也不是专业人士的“田野调查”或“采风记录”（终究“感情不专”），而是完全出自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之手。在浩瀚的江南文本中，其实这类文本最稀有最可贵。它深入细致、几乎面面俱到地记录了一个水乡小村里的生命生活。我们这才有机会回到江南的“事情本身”中去，走进江南农民的内心世界，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于是，江南大地“肺腑而语”了！

一次，代销此书的一家书店经理告诉我：有学者很为好奇而向他打听的是书的策划者怎是一个基督徒。大概在他们看来，“信洋教”的和华夏传统文化应该是水火不容的。我听了很开心——“凡是真实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腓4:8—9）我们为此见证。但这不是事情的结尾而是开端——一次次走进农家渔村，仅此而已，那么不过是一次次另类旅游；一本本肺腑之语发掘了鲁迅所言“中华朴素之民”的优秀传统文化，仅此而已，那

么最终它们只能存在于博物馆图书馆让人感叹。因为……且把镜头从上海远郊的雪米村拉到近郊的一个村子吧。

二十多年前，这也是一个“雪米村”，河环泾绕，菜田鱼塘，过路人累了随便走进哪一家，在家的人都会热情招呼陌生人坐下歇歇脚吃杯茶……现在，这里完全城镇化了，全村人都成了地主房东——家家户户的宅基地密密麻麻盖满了三四层的简易房再分隔成许许多多小间如同蜂窝一般，出租给从各地蜂拥而来的打工者。我一直对这种租金耿耿于怀——七八个平方十来个平方一间黑洞洞的屋子，就要一个民工一个月血汗钱的至少五分之一。即便如此这样的房间仍然供不应求。我去探访过一对安徽来的打工夫妻，他们租的“房间”，其实是二幢房子之间一条80多公分宽的间隙，房东把这条缝都利用起来，前设门后设墙上面封顶硬弄成一间像油条一样的“房间”出租。这“房间”太“细”了，只好用木条作成条状上下铺，夫妻两人只能像蚯蚓一样钻进一上一下的铺位……所有出租房，房东都要多收至少一个月押金，提前退租就不还押金。一次我又去这里探访，一个一脸菜色的妇女在向房东苦苦哀求——她要回家治病（打工者生大病大都回家乡治疗，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医疗保险而城里医疗费贵），求房东还她押金。房东是一对八十来岁的夫妇，以前我和他们聊过，他们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农民。现在，他们把房门嘭的一关对那个妇人根本不屑一顾……那天，我火冒三丈地失态了，至今深以为悔，但是……

这样的嘴脸实在太多了……

我们珍视江南—华夏大地的优秀传统尤其大地深处的“肺腑之语”，但又深深晓得，“肺腑之语”仍是属血气的，而凡属血气的就会异化乃至败坏，尤其在现代性浸泡全人类的今天，尤其在中国传统世俗化烂熟和当代世

俗性滥觞的江南。

人类的历史就是牺牲的历史——一些人以某种名义迫使其他人不得不做出牺牲而取得“成功”的历史。例如，这些新地主们今天理直气壮的新名义就是“市场”。于是，仗着地缘经济学的优势，一个个当年的“墨面泥腿”开起了血汗工厂，一个个“雪米村”变成了血汗租房……。犹如鲁迅诗中所道：“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过去，沉默的江南就是牺牲者的江南。今天，江南有了新的沉默新的牺牲者。奥登在《1937年的西班牙》一诗中为冷酷现实作出过如此结语：

……

时间短暂，并且

历史对于败者

可以说哎呀遗憾但爱莫能助或说谅解。

这就是人的世界逻辑。鲁迅拒绝接受如此的现实逻辑，深深系情于祥林嫂闰土孔乙己这些“失败者”们，上下求索穷极华夏传统思想资源后，他痛切提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历史论断。可是，鲁迅正如其自己反省的，“身上鬼气太多”，在尝试多种“异邦新声”的江南途中他还是夭折了。但在他前后，江南大地上，徐光启、瞿式耜、朱生豪、傅雷——一个又一个英雄紧张传递着异邦新声；江湖渔民群体、城乡家庭教会，一支又一支人群用生命缓缓唱起了神圣的异邦新声。以后的《远行记忆》里，会陆续记述有关的访问。至于我自己，正是在这些工作行走中，看到那么多杨白劳一有机会就成了黄世仁，也看到这么多祥林嫂成为路得、闰土成为彼得。这悲欣交加的经历是野地的暴雨，再次冲刷着我自己身上浪漫的和浪漫的谎言，也是严厉的呼召，催促我开设新课《基督与现实》和开始新的写作。

习惯于一边听交响乐一边写作。

这个江南酷暑中写这篇文章时，听的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第三交响曲。“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伯12：7）——夏日来临了，鸟儿从第一乐章起就在枝头唱起了它婉转的歌。然后是“草原的花朵告诉我”、“森林的动物告诉我”、“人类告诉我”、“天使告诉我”……溪流边的栋鸟月光下的夜莺不时鸣唱着，来到了最后的第六乐章“爱告诉我”（又译“爱对我说”）。

我恳切建议你也能听听这部作品尤其是这个篇章（并且建议尽量采用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版本！）这是怎样的音乐——这是怎样的“爱”啊！

好好留出一块时间，好好静下心来，仔细聆听这长达近半个小时的了不起乐章吧，你大概会同意我的看法的——这不仅是那种在我们华夏传统中也有且至深至切的人伦之爱，这不仅是那种在我们江南文化中也有且至美至广的对自然的爱……这只能是来自远方来自至高之处的神圣之爱。“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8:20）不妨读一下褚潇白姐妹在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耶稣基督形象在明清民间社会的变迁》——江南、中华，曾经对如此的异邦新声无法理解。渐渐的终于有人明白了并将有更多人明白：这大地上每个生命最需要的不正是如此的异邦新声、如此的爱吗！

“爱对我说”——在江南、在中华、在大地上，愿这神圣的爱，如这篇乐章那样，莺歌百啭地述说，柔情似水地述说，连绵悠远地述说，山长海阔地述说，悲悯垂怜地述说，雷霆万钧地述说。因为这是弃罪朝圣的述说——向死而生的述说。

稿于2010夏，改于2010年11月





## 寻找溪水边书屋

文/章以诺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诗篇》1:1—3

2002年春，北京张平姊妹退休后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她希望建立一个专注于“基督信仰”的书籍供给平台来满足基督徒在阅读方面的需要。在读到圣经《诗篇》第一篇的经文时，她深受感动，就把自己奉献出来的住宅改造成了一家书屋，取名“溪水边书屋”。这间小小书屋应神州大地基督信仰文化事工的需要，在刚刚兴起之时，成为北京第一家基督徒书店。

同年的“圣诞节”前夕，蒙上帝的拣选，我在北京一间教会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受洗后，一位朋友送我一本《跟随他的脚踪》，并告诉我，这本书就是在溪水边书屋买的。我

拿着那本书，满心欢喜，却不知道，我与这家书屋的“相识”才刚刚开始。

《跟随他的脚踪》的内容引人入胜，催人深思。书中主人公亨利·麦克斯韦牧师倡议了一项“耶稣会怎么做”的活动，要求每一位基督徒志愿者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做一件事都先问问“耶稣会怎么做”，然后自己就怎么做，而不问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很多人加入了这个志愿者行列，每做一件事之前，都问了自己一个问题：“What would Jesus do?”——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当他们认真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并努力照着去行的时候，都发现需要面对很大的财富与利益的冲突，还有来自家人的压力；但是，一旦认真履行之后，他们的整个生命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带出了巨大的影响。《跟随他的脚踪》使我受益匪浅。同时，我在心里也记住了溪水边书屋，感谢他们做了这本好书的“管道”。

2003年春，北京正值“非典”；秋天，神带领我去广州发展。离京前，我很想去拜访一下神往已久的溪水边书屋，买一些基督信仰书籍带在身边。

我只知道溪水边书屋的大概位置，但并不确切。我贸然前往寻找，以为不会太费力，却



一连询问多人，都无人知晓。我只好暗暗地祷告，求神带领我找对位置，并希望在寻找的途中能够做些荣耀他名的事。

我向前走着，走上了一座过街天桥。看见有位阿姨站在栏杆边，对着三环的滚滚车流，目光呆滞。我想，她可能是遇见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心中不免感动，就上前关心地询问，谁知阿姨听我一问就哭了起来。

原来，她最近一直想自杀，刚才已经在桥上站了很久，好几次想跳下去。起因是独生儿子去外地上大学，军训时吃了不少苦，常常在电话里跟她哭，她一听就受不了。她本人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向单位请假去长期照顾儿子，单位却没准假。一想到儿子过着没人洗衣、没人做饭的“苦日子”，她就忧烦不安。一开始只是失眠，后来慢慢发展成抑郁症，现在满脑子都想着如何一死了之……

那时，我还未成家，也不太懂得如何安慰一位母亲，我只能告诉她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告诉她，14岁我的父亲去世后，我便与母亲一起艰难度日。后来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到北京工作。我告诉她当年我的母亲对我的担心也很多，但因为母亲是基督徒，她知道有一位上帝，他眷顾信靠他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这样她每次想起我的时候，就不那么担忧了。母亲常对人说：“就是在下水道中也有神管着呢！”她相信经历困难长大的孩子会更成熟，那些难处中也有上帝的美意。我劝慰阿姨说，我不能为你做什么，请你与我一起祷告吧。她就顺从地闭上眼睛，和我一起祷告。祷告结束后，我明显地感觉她的情绪好多了，先前的恐惧与无助一扫而光。

我陪她走下桥，顺口问她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家溪水边书屋。她竟然说知道，而且她还认识开书屋的张平——“那真是个好人。”她说。

随后，她便带着我走进了溪水边书屋。正巧张平姊妹在，当她听说我在天桥上劝阻了那

个阿姨跳桥的事时，她慈祥的面孔泛起了欢喜的光彩。张平姊妹对阿姨说，神很爱你，专门差遣我年轻的弟兄做你的“天使”帮助你！

正值下午，书屋的顾客不太多。我们围坐在桌边彼此分享着生命成长中的种种见证，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感恩，都让人心生感动。

在书屋，张平姊妹告诉我们溪水边书屋建立的经过，其中，从感受呼召到住房改书屋的申请获得批准，再到装修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每件事的进展都能看到神的手在其中。装修时需要一千块砖，因为数量太少，砖厂不给送，当时正赶上“非典”，无处购买，工期又异常紧张，怎么办？晚上，张平姊妹向神开口说：“主啊，求你明天为书屋预备一千块砖吧！”她的祷告儿子也听见了。第二天早晨一开门，就看见门外有一辆拉着砖的平板车经过，张平姊妹就和拉砖的人商量要买下那车砖，那人竟然就答应了。拉砖的人并不是商人，他拉这车砖本来是要给自己用的，这次居然转让给了书屋，而且价格相当低，远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张平姊妹的儿子把砖卸下来，一数，刚好是一千块，一块不多，一块不少，真是出于奇妙的预备！

听了我们两人的诸多见证后，那个阿姨感动于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她的心彻底地软化下来。最后，我和张平姊妹邀请那位阿姨试一试像我们一样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欢喜地点着头。那位阿姨本来和她住一个社区，两人以前就认识，但她听过福音却一直不愿相信。今天，她有了亲身的经历，感受自然就不一样了。她很诚恳地说，她愿意“相信主耶稣”。几个小时前，她还深陷愁苦之中，欲跳桥了断此生；几个小时后，她就愿意将自己交到上帝的手中，决志信主。这不是神的奇妙预备又是什么？！

即将离开书屋的时候，张平姊妹叫住我，托我带一笔钱交给广州一间教会的姊妹。我对

她的信任非常惊讶，脱口问道：“您不怕我是骗子吗？”她满面含笑地说：“怎么会，你是荣耀神的小弟兄！”

那位阿姨见状也很惊讶，她说想不到在现今的社会，居然还会有这样奇特的“信任”——原本不认识的人，居然不仅热情地招待，真诚地关心，而且会托付转交金钱。张平姊妹告诉她，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同属耶稣基督，在主里面，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同是一家人，自然就会彼此信任。

带着这样的信任，到达广州后，我在第一时间将所托的钱款交给了那位教会的姊妹。随后，我打电话联系告知张平姊妹时，她说那位被我从桥上带回来的阿姨已经和他们一起查经聚会了……

如今算起来，这些事已经过去了七年多。今天，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了书屋的网站，急忙进入浏览，发现溪水边书屋就像一颗长在溪水边的树那样，在上帝的亲自看顾下，日渐成长，日日更新。当年离京赴粤之前拜访书屋的经历，每每回忆起来，心里都充满了感恩。想不到一段小小的“寻找溪水边书屋”的经历，都能被上帝大大地使用，用来帮助一个灵魂信主；同时，也让我结识了一位真诚爱主的老姊妹。就像《罗马书》8:28所言：“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愿这样一段寻找书屋的记录，也同样能够祝福那些正在寻找途中的人们……

2010年8月31日回忆于虎门



# 读者反馈

2010年秋季号《杏花》出刊以后，编辑部陆续收到读者反馈，现摘录如下，若读者对刊物有任何的意见，欢迎发邮件至 xinghua2007@gmail.com 与我们交流。

石家庄杨弟兄：

守望建堂的确是一场属灵争战，为守望祷告、为中国教会祷告。

陕西孙弟兄：

秋季号《杏花》已收到，看了守望教会的建堂的经历及祷告很是感动，感谢神的怜悯和同在，我每天也为守望的同工和众肢体祷告，求神坚固信心，在每次的经历中认识神的全能和人的无能，仰望交托给神，神会照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谦卑顺服的人身上，将荣耀归给神。

河南余弟兄：

守望教会全体同工、《杏花》事工同工，感谢神的恩典，守望教会这样一种教会成长的方法和建堂的计划，给诸多城市新兴教会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模式，特别是你们对教会的治理和行政管理，给我们在探讨教会的团队事工配搭中带来诸多的借鉴之处，同时感谢神让这么多知识分子和成熟的教牧同工一起配搭，为中国家庭教会侍奉模式转型带来很好的样板效应，真的为你们感恩和喜乐。本人关注你们教会也有一些时间了，也在你们教会的网站上下载了不少的资料，但都没有告诉你们教会，特此感谢，我们教会也在不停的扩张中，在建堂的这条路上与你们会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非常感谢你们将这期的《杏花》发给我们，从中能得到一些属灵的指导。

新疆苏弟兄：

主内平安，你所寄出的《杏花》我已收到，内容很丰富，给我们灵性很大的帮助，守望建堂是全中国教会的旗帜，我们都该付上功夫，这是我们共同参与的机会，是使命使然，义不容辞，使被囚的得释放（在信仰自由的层面上我们是被囚的）。

江西吴姊妹：

主内编辑朋友们好，新一期杏花已经收到，非常感谢。因为是课间拿的包裹，首先翻开后面的文章，看到书拉密的文字，一直很喜欢这位姊妹的文笔。呵呵，结果觉得本期文章她的开头就像是在写我，因为不久前也被领导找去谈话了啊。祝福守望教会，祝福你们，愿神赐恩给我们和我们的国家！

上海朱姊妹：

各位在京的兄弟姐妹：

愿你们安稳、得力！

请允许我先引用一段《耶利米书》的经文：“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耶12:5）

读了《杏花》之后，感觉守望教会建堂，不啻于一场艰苦的跑步竞步，斯诚不易。我虽然人不在北京，也不再在守望教会一同聚集敬拜，但长时间同蒙一灵清晰、明确感动，为守望教会建堂献出自己一份力，不论是金钱奉献还是膝盖和嘴唇的代价——我相信异地这样同蒙感动同负一轭的肢体不在少数。所以请你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目前占据那应许之地的当地居民多么强壮、凶猛，都千万不要放弃跟从神的带领，直至进入那应许的迦南美地。在这过程中，连放弃争战都是不够忠贞的！

也请你们在为建堂争战的过程中，切勿疏忽对会众的牧养，不要稍却对福音的传播，请一刻都不要忘记宣教——我相信这是我们天上的父对守望教会的托付。

我也一直在关注本届洛桑大会中国与会者的参会进展，当昨天从守望网站读到天明兄失去联络的时候，我难过得不能自己，只能马上做一个祷告。我相信所有关注此事的肢体感受到的伤痛是一样的，我也在为你们所有人祷告，特别是守望教会那些灵里软弱的。我能做的，只是默默地负上膝盖和嘴唇的代价，为你们代祷。

所以亲爱的守望者们，守望教会的众带领肢体，我愿意让你们知道，你们并不孤单，我们天上的父已经感动了一个异地的姊妹遥遥纪念你们，每日清晨为你们代祷，我每次都被感动为你们提名祷告，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对神忠贞，对神的托付忠贞！当你们觉得很难的时候，请一定记得马上来到神面前祷告。

为此我愿意告诉你们我的一点点看见，我在这段时间的祷告中渐渐看见神的永恒计划，那长期的计划。正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一样，尽管马丁·路德·金本人未能看到黑人不用再坐在公共汽车尾段的那一天，但在信心的仰望里，他实在清楚地看见了。

如今才半个世纪过去，可谁能想象得到就在50年前的美国，黑白对立那般严重，甚至一些南方的基督教会都公然敌视黑人信徒。感谢神，他让我最近重读了那段历史，从中看到了信心、智慧和力量，基督那和平的爱的力量。所以也求神赐给我们基督那般的谦卑、和平和忍耐。

也感谢圣灵感动我为大河房地产公司祷告，这一点或许会对你们有所安慰，所以我愿意让你们知道。

最后我想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那些不能相聚一起祷告的兄弟姐妹，就算身体不在一起，但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从未感觉远离，我相信圣徒相通，我相信圣灵的带领，我相信圣而公之教会——这正是我何以至今仍以守望一份子自居，因为我和你们同感一灵，同负一轭。我倍感荣耀。✠



1=E<sub>b</sub> 4/4

# 主爱在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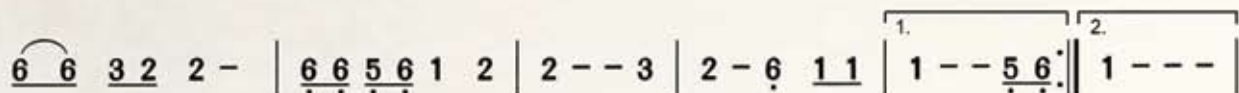
众牧者 词/ 董荣璨曲

献给2010年第三届洛桑宣教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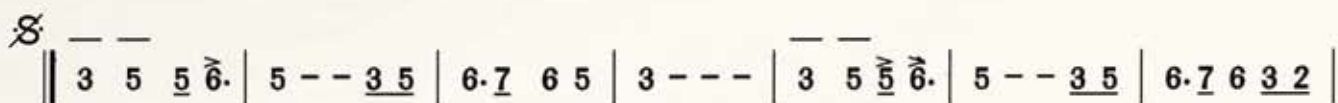
中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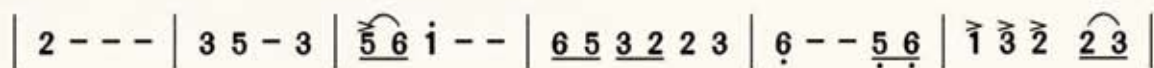
万古 长夜 盼基 督来 临, 宝血 涌流 救赎 恩 情, 福音 西 来  
 (神州) 荒凉 献二 鱼五 饼, 百年 恩典 爱传 四 境, 先知 眼 泪  
 旷野 田间 听十 架声 音, 城 中 街 头 敬拜 身 影, 忍 耐 谦 卑  
 (古老) 福音 唱时 代新 歌, 向罪 而 死 向主 而 活, 传扬 基 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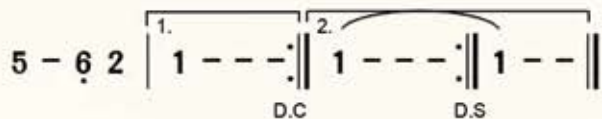
枯 木逢 春, 舍己 舍身 舍家 室, 效 主 甘 愿 牺 牲。 神州  
 化 城 中 角 声, 鞭我 杀我 无 怨 尤, 效 主 饶 恕 悲 悯。  
 守 候 主 圣 名, 受 屈 受 辱 受 试 炼, 效 主 顺 服 父 命。 古老  
 圣 灵 引 导, 不 离 不 弃 不 渝 移, 效 主 忠 诚 坚 贞。



主 爱 在 中 国 点 燃 永 恒 的 盼 望, 主 爱 在 中 国 兴 起 蒙 恩 忠 贞 的



心, 主 爱 在 中 国 携 手 亲 爱 的 圣 徒, 在 全 地 作 证, 主



爱 永 不 熄。 熄。





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

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

民17:6—8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19—20

